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银河英雄传 ——乱离篇



第一章 风过回廊

I

在狱如细碎水晶的点点星光下，金发年轻人甫下车的那一刻，“皇帝万岁”的欢呼热烈地响彻海尼森的夜空。就像年青人一辈子也看不厌星光般，他的士兵们心目中对这位值得歌颂的年轻皇帝，是永远也看不厌的。皇帝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闪耀着金碧辉煌的金发，举手向守护宇宙港的帝国士兵回礼。欢呼声再度如雷响动，反射在他那金黄的发梢。那头金发就是以往曾与他对立的门阀贵族们称他为“金发小子”的原因。而今天士兵们称他为“金发有翼狮子”(griffon，希腊神话中半狮半鹰，宛如长着翅膀的狮子一般的怪兽)。宇宙历八零零年，新帝国历二年四月二日夜晚，二十四岁的皇帝动身离开亡国的旧首都——海尼森，这是他为征服伊谢尔伦回廊所跨出的一大步。他已篡夺银河帝国，吞并费沙自治领，并逐步消灭了自由星球同盟，大部份的宇宙已纳入他那白晰的掌中。就地理上来看，自他那柔软的指间漏出的，不过是比构成宇宙的一颗最小砂粒更小的部份；然而，在人文上而言，它却是支配另一半宇宙长达二世纪半的政治势力的最后根据地，只要它存在，莱因哈特那一统全宇宙的壮丽雄心拼图，将无法完成。在受到舰长塞德利兹准将毕恭毕敬的行礼后，莱因哈特步入帝国军总旗舰伯伦希尔舰内。组成皇帝大本营的幕僚群，在其后尾随进入。以统帅本部总长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为首，包括非幕僚群的近侍艾密尔·冯·齐列在内，共约有二十人。“玛林道夫小姐！”随着皇帝的呼叫，进来的是一位年轻女性。她是国务尚书玛林道夫伯爵的女儿，也就是担任皇帝首席秘书的希尔格尔，昵称希尔德。比皇帝小一岁的她，留着一头朴素的金色短发，看来就像是一位聪明活泼的美少年。“是！陛下，有何吩咐？”“朕忘了跟你确认一下，交待你去处理的那件事，办妥了吗？”足智多谋、人称有胜过一个舰队武力的伯爵小姐，对于莱因哈特抽象的询问，不假思索地答道：“请陛下放心，我已将您的吩咐传达给负责人了。我想您不会再看到那令您不悦的东西了。”皇帝优雅地点点头，显得相当满意。在动身离开海尼森之前，莱因哈特下达唯一的命令——破坏非军事性的建筑物。他所要破坏的目标是，被称为自由行星同盟之父——已故的亚雷·海尼森的巨大铜像。对于亚雷·海尼森的纪念馆和墓地，莱因哈特则不予干涉，因为他下这道命令的用意并非在于夸示征服者。破坏铜像不仅只是出于他的审美感，同时也是加上了他对被竖立铜像之人物的羞耻心所做的一种反讽的考量。在莱因哈特的一生中，与建告巨大雕像以夸示一生的权力及权威的那种精神上的病毒是无缘的。他故意下了敕令，通令全帝国——只要罗严克拉姆王朝继续存在下去，在任何一位皇帝死后十年以内，绝对禁止建造该皇帝的雕像，而且雕像大小不得超过人身尺寸。“若海尼森真的值得同盟人民敬仰，那么，他也会同意我的处置是正确的吧。巨大的雕像并非常人所能承受得起啊！”年轻的征服者对希尔德说道。他对她点头之后的那一瞬间，其精神的思路就从地上转往宇宙了。就在此时，弗利兹·由谢夫、毕典菲尔特和亚达贝尔特·冯·法伦海特两位提督已先皇帝一步离开海尼森，各自率领舰队前往伊谢尔伦回廊。他们两人都是积极攻击型的战将，尤其是毕典菲尔特，统御着“黑色枪骑兵”舰队，一直享有猛

将之盛名。自前年持续至现在的这趟远征，一直都由毕典菲尔特担任先锋指挥官，虽然他的确立功无数，但他那勇猛声名所具有的破坏力更是非比寻常。对于他骁勇善战的表现，其他帝国军幕僚们有此一说。“毕典菲尔特在最前线吗？”“不是吧！只要是那家伙在的地方就是最前线啊！”当如前所述的插曲传到帝国宇宙舰队司令官渥佛根·米达麦亚元帅的耳中时，他未免深感怀疑，这些话是不是毕典菲尔特自己捏造的；不过这些话对毕典菲尔特的形容倒是相当贴切，这一点任谁都都无法提出异议。与皇帝莱因哈特同时由海尼森出发的有：帝国宇宙舰队司令官渥佛根·米达麦亚元帅，以及奈特哈特·缪拉及冯·艾杰纳两位提督。他们预定在往回廊的途中，与斯坦梅兹提督会合。另外，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提督也自帝国名义上的首都——奥丁出发，绕过费沙回廊赶来；由克涅利斯·鲁兹提督率领，负责在费沙回廊周围地带巡逻的战力不算的话，此次动员人数之众，仍然相当惊人。而海尼森的警戒任务，则交由格利鲁帕尔兹提督负责。他曾是前年以高等事务官的身份奉派至海尼森的菲尔姆特·雷内肯普的部属；其在拔擢人才时，以公正宽大为宗旨，而引起皇帝的注意。格利鲁帕尔兹微妙地回答说：“在罗严塔尔元帅尚未到任前，海尼森就暂且交给下官了。”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现任帝国军统帅本部总长一职，在征服伊谢尔伦回廊之后，预定将由他冠上新领土总督的称号，统辖昔日自由行星同盟全部领域。今年，他三十三岁，比皇帝年长九岁。他将担任皇帝的代理人，统治新帝国领域近一半的广大宙域。在今天之前，不论征战或经略方面，就算是皇帝几近自私的要求，罗严塔尔几乎都为他做到了。待全宇宙的统一大业完成后，他将面临完全不同领域的考验——自身才干是否足以担任广大占领区的行政官。不过，在才干这方面，至今还没有人对她有所疑虑。另一方面，梅克林格提督率麾下部队在伊谢尔伦回廊的另一端摆开阵势，准备挟击杨威利等人的后背。至此，包围回廊前后的巨网已全部完成。莱因哈特之所以组成如此庞大的阵容，并动员身经百战的各位名将，明白说来，无非只是为了讨伐一个人。此人就是前自由行星同盟伊谢尔伦要塞司令官兼要塞驻留舰队司令官的杨威利元帅。在同盟末期，对莱因哈特及其麾下的提督们来说，同盟军就是杨威利。在他们精神面的上下都漂着带有酸味的赞赏。有多少位名将，有多少次的败北，都肇因于杨威利一人！

说得讽刺一些，实际上根本是“偌大的帝国为了击败一个人，而发动了所有的武力。”而以国家的立场而言，为早日实现帝国统一大业，他们有必要去预防杨威利成为反帝国势力核心的后果出现。战舰伯伦希尔现在可以说是“移动的大本营”，皇帝办公室中，莱因哈特正忙着检讨往后的具体作战计划，他那苍冰色的眼眸直视秘书官希尔德，扬声说道：“如何？玛林道夫小姐，你现在还是反对朕亲自出征？”聪敏的伯爵小姐反对皇帝亲自率兵征讨杨威利一党之事众所皆知。注视着美丽首席秘书官的莱因哈特，笑容间隐隐带着恶作剧的表情。他询问希尔德的目的，并不是想让她屈服于自己，而是希望她提出反论。“老实说，下官还是反对。”希尔德看出莱因哈特的用意，便如是答道。听到这句话，眉清目秀的年轻征服者感到身体节奏一阵上扬，证明了他的精神活力仍然畅旺澎湃，正寻找着伸展的天空。“没想到伯爵小姐竟是这么顽固啊！”莱因哈特无视她的个性，反而开朗地笑了起来；希尔德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脸上微微一阵红晕飘过。“原来陛下早就把我的脾气摸得一清二楚了。”这可有点不公平了，不是吗？——希尔德心想。她至今

仍然反对，是因为她了解莱因哈特想要亲征的真正动机，并非为了政治或军事上的理由，而完全是在于他个人的矜持及竞争意识。而这种意识下，包含了他对于竞争敌手的尊敬与期待。假设杨威利放弃抵抗，向皇帝跪地求饶，莱因哈特将会有何感想呢？虽然这是他自前年以来所热切期盼的事，但心中总不免会感到失望吧。现在，皇帝认定杨威利就是他的战斗对象，并准备以最高礼节——倾尽无可匹敌的智略和压倒性的兵力——来面对杨。对于帝国军的这项举动，杨威利将作何反应呢？他会坚守易守难攻的伊谢尔伦要塞吗？或是挥军前进到回廊的出口——艾尔·法西尔，挑起舰队大战？实在令人难以预料。现在，帝国的战线已经形成一条超越一万光年，既长且大的光龙，以C字型的形态，穿过整个由人类所支配的宇宙。光龙的头部是在伊谢尔伦回廊的旧同盟领方位，尾部则是在伊谢尔伦回廊的旧帝国本土方位。若是伊谢尔伦要塞陷落，纳入帝国版图，那么光龙的尾巴将继续延伸，而以O字的形态环拥宇宙。如此绵长的行动线，原本应是军事学上的一大忌讳，但是，若敌我的战略状况优劣差别过大，这就不是个弱点了。置身伊谢尔伦要塞的杨威利，没有大胆行动的自由，即使帝国军队长长地延伸开来，他也无法自侧面发动攻击。因为，若说帝国军是一条光之巨龙的话，那么伊谢尔伦要塞无异是一颗小小鸟蛋。以战略上来说，两者之差真有天壤之别，杨威利必须藉助战术上的胜利，才有可能阻挠战略上的悬殊情势；目前，他的处境和巴米利恩会战之时一样，步步艰险。然而，莱因哈特那头勇猛自负的有翼狮子，是不会满足于只在战略方面将杨威利赶至穷途末路的。“尽管杨威利有多少奇谋，走到这地步，他也只能做两种军事上的选择了。一是前进应战，一是撤退防守，如此而已。但他会作何选择呢。他会采取什么方法来对付朕呢？这倒颇值得玩味。”随着霸气所至，莱因哈特便起而行之。行动上的自由是战略优势的保障。一直穷追不舍，迫使杨发动反击，这也是因为自己已经稳稳控制百分之九十九的绝对优势。只是莱因哈特还未完全保有推动历史和人类所需的王牌，而他那伟大的劲敌也是处于相同的情况。出乎莱因哈特意料之外的噩耗，将震动远自费沙传送而来，是四月十九日的事。费沙的代理总督官邸发生爆炸恐怖行动，工部尚书席尔瓦贝尔西死亡，军部尚书奥贝斯坦元帅、费沙代理总督博尔德克及费沙方面的军队司令官鲁兹一级上将受伤，其他死伤的人员共计四十一名。当消息经由超光速通讯传达过来后，正踏上远征之途的“金发有翼狮子”，苍冰色的眼眸射出熊熊烈焰，一时为之沉默。对于必须前进才能找出其生存价值的莱因哈特而言，这道被众人视为污秽的束缚锁链——恐怖行动其详情如下：四月十二日，来自帝国本土的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一级上将，以及从旧同盟领来的克涅利斯·鲁兹一级上将，再度于费沙会合。他们曾是已故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的左右手，在利普休达特战役中一同获得胜利；而这时，前者正精神昂扬，步伐坚定地赶往伊谢尔伦方向的主战场，后者却只能带着败北的创伤，奉令留驻此地。鲁兹的新头衔是“费沙方面军司令官”，任务是负责警戒新帝国最大的交通、运输、通讯要道。这项职务自然不能等闲视之，但眼看着与杨威利间的最后决战即将爆发，他却被迫自最前线撤回，这对军人而言，实为莫大的憾恨。那份遗憾就是被杨威利以诡计再次夺回伊谢尔伦要塞的不名誉之事，没有报复的机会了。鲁兹只有让主君和同僚去处理自己的失败之过。瓦列相当同情这位同僚的处境。因为中了杨威利的诡计，使得过去所立下的功勋，被败北感完全压过，这一点他也曾经历过。然而，若直率地表示同情，只会徒然加深

鲁兹的伤痛而已。而瓦列自己明知是博尔德克为了向自己及鲁兹献媚所办的欢迎会，只是因为这是一个安慰鲁兹的机会，才会参加。当瓦列到达会场时，已是七时五十五分了。军用高性能炸药爆炸的时间，恰好是在他到达之前的七时五十分。瓦列得以避开恐怖行动而幸免于难，反倒是托义肢之福了。甚至这么说这或许是前年讨伐地球本部行动中，向他挥舞毒刃的狂热分子所给的功德吧。不论何者为是，他在惨剧发生后的五分钟赶到现场，在一片混乱和狼藉中，冷静地下达指令给部分的人，成功地控制住了即将造成恐慌的事态。人们对这位毫发无伤的提督感到无比的信赖。席尔瓦贝尔西立刻被送往医院，由于大量出血，加上头骨有金属片嵌入，无法恢复意识，于十一时四十分，心脏停止跳动。罗严克拉姆王朝最高级的技术官僚，就在这场恐怖行动中消陨了。席尔瓦贝尔西曾有两个企图，其一，健全新王朝的社会资本与产业基础，创造征服之后的经济建设新时代；其二，成立一指导经济建设时代的技术官僚群，使自己成为该群体的核心人物，并伺机登上帝国宰相的宝座。“这两个愿望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他信誓旦旦地放言道。的确，他实现愿望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如今他的野心只能随着他的生命，在地面上永远消失了。暗杀事件发生后，瓦列延迟离开费沙的日期，他向莱因哈特报告事件经过，为席尔瓦贝尔西举行临时葬礼，并坐镇指挥搜查犯人，同时进行各项善后处理工作。“没用的暗杀者！既然要暗杀，就干脆一起把奥贝斯坦给做掉，还比较会有人赞赏。”瓦列当然没有说出这些话来，但他对鲁兹和其他两名伤患态度上的明显差异，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对于奥贝斯坦，他只是尽对上司的应有的礼貌，前来探视一番，待医师一有指示，便立刻退出病房。对于博尔德克，他仅派副官代为问候，自己则亲往鲁兹的病房。或许鲁兹的命运曲线多多少少在上升了吧，他并没有伤及内脏，而且有可能在两个礼拜内就可能出院了。不过，虽然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的精神反而更有活力了。当瓦列前来探望他时，他对瓦列说道：“我怎么能比奥贝斯坦先死呢？我要在他的葬礼上，念上一段虚伪的哀悼词，顺便在心中对他吐舌头，我就是等待此事，才至今都未战死。”军务尚书也很厌恶我们啊！——自己的内心中如此说道，瓦列不禁苦笑起来。他非常了解鲁兹的心情，三年前，为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的死所感到的惋惜之情，在他心中形成一支反感的箭，直刺奥贝斯坦的背脊。事件发生一周之后，瓦列启程离开费沙。在莱因哈特的命令下，该地的警备任务和搜索犯人工作，则交由辅助鲁兹的荷兹拜亚中将负责。待奥贝斯坦和鲁兹完全康复后，这些任务当会再交回到他们身上。“犯人可能是地球教的余党或是潜伏地下活动的前自治领主鲁宾斯基一伙人等。在这重要的时候，想要惊扰皇帝陛下的心思。”荷兹拜亚不禁咋舌，因为，正是“这个重要的时候”，犯人才会不择手段地在帝国军后方从事破坏活动。不过，犯人的目的并未得逞，除了已死亡的工部尚书席尔瓦贝尔西以外，犯人所要刺杀的对象主要是三名帝国军的最高干部，但这三人之中，奥贝斯与鲁兹只受轻伤，而瓦列更是毫发无损。接获噩耗的皇帝莱因哈特，在哀悼他失去所重用的人才之余，并没有因此而放慢往伊谢尔伦方面的行军速度。他只下一道命令给秘书官希尔德，下令服丧一日，并派工部次长古尔克暂代工部尚书的职务。“等伊谢尔伦要塞攻陷以后再为席尔瓦贝尔西举行国丧，目前一切就以临时处置。”莱因哈特如此对希尔德说明，但事实并非如此。奥贝斯坦和鲁兹身受轻伤；瓦列虽比预定日期慢了几天出发，但终究已离开了费沙；莱因哈特也没有因此次恐怖行动而中断征旅——凡此种种，将使犯人焦躁不

安，并会企图再度行凶。莱因哈特也充分洞悉这点，所以特地严阵以待，他要求奥贝斯坦和鲁兹必须要有处理这件事的手腕和冷静。如果在费沙所发生的恐怖行动变成动乱时，可以命令瓦列舰队回转，返身加以平定。若事态演变至不可收拾的地步，则才需考虑到莱因哈特本人作何打算。反正在此之前，莱因哈特完全没有将旗舰伯伦希尔舰首调头的想法。即使首席秘书官希尔德也不赞成莱因哈特在此时改变方针。她只陈述一点意见，希望皇帝能够厚恤席尔贝尔西的遗族。莱因哈特或许稍稍误会她的意思，也许是假装误解，以清楚地探求她战略上的见识。“玛林道夫小姐，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告诉我？”经这一问，她才想起一件事。“陛下！如果杨威利从伊谢尔伦要塞出击，进攻帝国本土，您该怎么办？万一梅克林格提督驻扎的防线被突破，那么，从伊谢尔伦到帝国首都奥丁之间顿失屏障，杨威利届时将如入无人之境了。”“你说得不错！这倒不失为上策。也许杨威利会玩弄这种花招吧！不过，前提是他必须握有充足的兵力。名将的才气受其它条件牵制，实在是件憾事哪。”莱因哈特秀丽的双唇露出讥讽的曲线，他话中影射的人是谁，没有人知道。环绕在杨威利四周的严苛环境，是谁造成的？“朕倒很想给那男子五个舰队，看看他还能变出什么把戏——想来挺有趣的！”“陛下……”“伯爵小姐，朕若要休息的话，首先必须把和杨威利之间的旧帐算清才行。只有使他屈服，完成宇宙的统一，一切才算有了开始！”谏言巧妙地被封住了，希尔德沉默着，她只得静静地聆听皇帝的声音。“不过，即使如此，朕仍感到有点不安，真想和那位魔术师站在对等的战略条件上，来一次正面交锋……”希尔德首次提出反驳：“这样的话，陛下，您大可以放弃这次的交战，退回费沙，甚至班师回朝，返回帝都奥丁。待杨威利养兵蓄锐之后，再与他一决雌雄不就好了。您又何必一定要与穷局一偶的杨威利决一死战？”这次，换莱因哈特默不作答了。他像是承受不住希尔德直言极谏的刺痛似的，不住地抚弄着胸前的垂饰。

渥佛根·米达麦亚元帅那充满活力的灰色瞳眸中，微微泛着复杂而波动的光彩。他本来喜好敏捷迅速的行动，在不安的阴影中做深思熟虑的作为，是恰与他个性相反的。当初他向妻子艾芳瑟琳求婚时，曾经烦恼得焦头烂额，但和他现在心中那股不安的感觉却又有所不同。费沙的恐怖事件所带来的沉痛打击，重重地压迫着米达麦亚的意识。“那个奥贝斯坦没死啊？好不容易才有机会证明他是人类呢？鲁兹只受轻伤，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他的挚友奥斯卡·冯·罗严塔尔语气更是尖酸毒辣。“单就可能性来说吧，即使那个‘会活动的毒药’奥贝斯坦，有胆量策划一樁惊天动地的事件，我也不觉得奇怪！而且有一就有二的。”米达麦亚忽然闭口不再作声，因为这些话无异是充满恶意的中伤之词。米达麦亚之所以讨厌奥贝斯坦，本来是单就气质上的，他知道这位头发半白，装着义眼的军务尚书，自有其主张的理由，且身负重大职责。话虽如此，米达麦亚仍无法除去个人好恶的情绪，去认同奥贝斯坦的论调。而罗严塔尔排斥奥贝斯坦的理由和米达麦亚的情况则又略有不同。这两个人像是在抢同一块珠宝。他们都将自己理想寄托在莱因哈特皇帝身上，期待有朝一日美梦成真。然而，由于两人的理想色彩大相逕庭，所以冲突对立的形成自是难免了。以米达麦亚的聪颖机敏，自然不难看穿这一点，但令他感到黯然的，是能洞悉此事以及洞悉此事而会引致的后果，实在

无法两立。他认为，对罗严塔尔表明自己的想法，罗严塔尔不见得直爽地加以认同，而对奥贝斯坦，他根本就不想讲。米达麦亚早就认定奥贝斯坦与自己处于对立地位，所以米达麦亚认为他只会拒绝妥协不愿改变心意。在这种情形下，奥贝斯坦自然容易遭受他人误解或敌视了。至于罗严塔尔呢？米达麦亚深信，这位好友的聪敏度绝对在自己之上，不过，罗严塔尔却将之封起随波逐流，米达麦亚最近开始担心此种可能，那波潮流可能成为瀑布而坠落到无底深渊……。“看似漫长的战争，又好像很短，不管是长是短，这次总要有个了结了。”“但愿是我们所盼望的结果。”在罗严塔尔的旗舰托利斯坦上，正进行着作战讨论会议，最后却扯到这个话题上。他们并非已厌倦了战争，而且，正由于他们没有厌倦战争，所以才不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战争全面结束后的情景。这种感觉和他们的主君的想法略有不同。“对了！那件事怎么样啦？”被这突如其来的询问，罗严塔尔以他那名闻遐尔的金银妖瞳注视着好友。以一半是恶作剧、一半是敷衍的声音，冲击着米达麦亚的耳膜。“咳！我不知道啊，我也不想去知道。阁下对那个女的有兴趣吗？”“我有兴趣的是你的态度。”两人同时沉默了下来。使他们隐入沉思的人就是怀着罗严塔尔孩子的女人——爱尔芙莉德·冯·克劳希；这种话题再继续讨论下去，似乎永远都不会有任何结果。罗严塔尔不想要孩子，米达麦亚和妻子之间没有生下孩子。世事以各种形态让人痛感它的不公。四月二十日率领帝国军的前锋部队，步步进逼伊谢尔伦回廊的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在旗舰“王虎”上召开会议。敌军已近在咫尺了，但为等候离开海尼森即将前来此的的皇帝莱茵哈特，他必须停止继续前进。而他也必须彻底统一全体舰队的意志。这时，其中一位幕僚人员自以为聪明地提出一项建议：“向杨威利发出和平宣言，若将伊谢尔伦乖乖地献给皇帝，并誓约臣服银河帝国，则可保全他们一党的性命。或许还可以答应他们几个条件，那就是认可艾尔·法西尔或其它行星，允许其内部继续施行共和主义。”毕典菲尔特双眉深锁，沉默不语。副司令官哈尔巴休泰德及参谋长格雷布纳上将等人，则互相使眼色，进行着无声的交谈。“反正，我们没有必要遵守这些条件，只要那个被美梦蛀蚀精神的杨威利，浑然不知地离开要塞，等到他到达和平会场后，立刻将他逮捕不就成了！不流一滴血，就可将全宇宙纳入陛下手中，这个计谋如何？”“你想听听我的回答吗？”“当然，愿闻其详。毕典菲尔特瞬时肝火上升，勃然大怒，咆哮震耳直冲云霄。“以后别再给我口出狂言！要是皇帝赞同这个丑陋的奸计的话，早在去年巴米利恩会战之后会杨威利之时，下令加以逮捕处死，不就结束一切了吗？皇帝一心盼望的是能够与那个可恨的魔术师正面交战，并非只要让他屈服而不择手段！”橘红色头发的猛将，以压倒性的目光逼视着部下。“被陛下指骂为无能的人，我还能忍受，但是若被讥嘲为卑鄙小人，那么，我冒死效命陛下到今天，也就毫无意义了！这个道理你还不不懂吗？”像被毕典菲尔特的骂声狠狠地揍了一顿似的，这名幕僚如丧家之犬，狼狈地退出。哈尔巴休泰德和格雷布纳看看尚未回复平静的毕典菲尔特，互相对望了一下，彼此同意对方的意见——我们的司令官也会如此啊。结果，没有得到任何意见，会议便结束了。原本毕典菲尔特就并未拥有完全裁量权，虽然有违他自身的个性，但在皇帝尚未下达命令之前，他只能安安份份地做好巩固最前线的工作。当同僚法伦海特传来定时通讯时，毕典菲尔特在闲谈中向他陈述“在最前线的百般无聊”，无聊到连任何该做的事都没有。话题就从这里开始——若敌军抢先发动攻击，在皇帝尚未抵达前，可不可以进入战斗

状态？法伦海特没有立刻回答。在本质上，他和毕典菲尔特一样，都是攻击型的用兵家，不过，他比毕典菲尔特年长，即使皇帝不说什么，他也知道自己身上所肩负的责任。所以他必须控制毕典菲尔特的锐气，在皇帝尚未到达之前，避免他闯下大祸。对这位水色眼眸的勇将而言，这也是克制自己的一种方法。隔了片刻，法伦海特才谈到自己的提案，他认为不妨劝告杨威利降服我军。反正杨威利军不可能会答应，而在皇帝到达之前，又没有机会交战，所以倒也没有必要坐着浪费时间。不如试着藉此探查敌军内情，来迟缓纯军事方面的反应。事实上，法伦海特并没有非常用心地提出建议。他的心思集中在派遣许多侦察舰，开往即将成为战场的宇宙区域侦察一事。一世纪半以前，使帝国军蒙上败北污名的达贡星域，非常地接近他们的航路，这个无可抹灭的名词，大大提高他们对于战场侦察工作的注意力。但是，当毕典菲尔特着手进行这项提案时，法伦海特反倒大吃一惊。他更无法想像这项提案将会带来何种意想不到的后果。

第二章 春天的风暴

I

如达斯提·亚典波罗所形容的“喧嚣嘈杂的春季祭典”即将来临，在祭典前夕，伊谢尔伦要塞到处洋溢着祭典的气氛。截至四月二十日的现在，聚集于杨威利麾下的反帝国阵营兵力，舰艇共有二万八千八百四十艘，官兵共计二百五十四万七千四百名。单以数量而言，这个数字是杨自指挥军队以来，兵力最强大的一次。但是在这批兵力当中，有将近三成的舰艇必须修理或整顿，近二成以上的兵员，乃同盟政府末期征召或志愿入伍的新兵，不能在受过训练之下就让他们上战场。同时，自从与艾尔·法西尔革命政府合并后，战斗部队急速膨胀，军队组织也必须重新编制。所以兼任后方勤务部长又恢复要塞事务总监一职的亚列克斯·卡介伦，可说是忙得不可开交，如果有人将他的脑神经切开来看看的话，这个人一定会被如排山倒海而来的数字和图表所淹没。当帝国军一级上将弗利兹·由谢夫·毕典菲尔特传来通告电文时，杨威利和尤里安·敏兹正在宿舍用早餐。菜单的内容除了烤面包和红茶之外，还有乡野风味的菜肉蛋卷、青豆浓汤和乳果，吃的人没什么反应，反倒是一旁的厨子，眨着淡褐色的眼眸，很满足似的望着他们。看得出来，这些餐点是下过工夫和努力的成果，尤里安郑重地公开认可这位比自己年长的弟子，的确是有进步了，而杨则为了妻子和自己向美食的女神祈祷，希望这并不是偶然的产物。向杨报告通告文件内容的人，是目前担任革命司令官参谋、未来的记录文学作家达斯提·亚典波罗。出现在电视画面中的他，在报告此事的同时，手上还拿着蛋、火腿和洋葱夹心的三明治。正如帝国方面的人所预料，接获这份通告的人，并不认为它是一份重要的文件。“怎么样？您想知道内容吗？”“嗯……看看也好啦！把它传送到这边的画面。”毕典菲尔特所传达的内容，遣词用句相当恭敬客气，但含意却极尽讽刺嘲讽之能事。“对前自由行星同盟首屈一指的将帅，现任共和主义残党唯一之将帅的杨威利，帝国军作此通告。您的抵抗破坏了和平和统一，不但无助于道德的

建立，而且在战术上更是难以施展，在战略方面也不可能会成功的。聪明如您，不该不明白这层道理，本官乃秉诚忠告，您若想保住生命及不坠的威名，就速速撤下叛旗，乞求皇帝开恩吧！本官非常乐意为您居中调解。期盼能获您理性的回音……”菲列特利加评论道：“毕典菲尔特倒是挺有挑衅艺术的天份嘛！他该生在同盟，当个政治家就好。”“那就可以期待他和优布·特留尼西特来场唇枪舌剑了吗？”杨本想这样说，但一想到这种说法有声援毕典菲尔特之嫌，遂改口说道：“身为唯一以外的将帅——你认为怎样？亚典波罗中将。”“毫无文学的感受性可言啊！”“不，我不是说这个……”杨端起第二杯红茶喝了一口，这是菲列特利加泡的，和尤里安泡的可说不相上下，口感相当不错。也许是错觉吧，不过能有这种错觉，倒也是一种幸福哩！

“我是在问你，对他们送这封通告来的目的有何看法？”“没什么大不了的。若是皇帝亲自发出的通告还有话说，至于那个毕典菲尔特提督，就别理他了。像他那种人，率领黑色枪骑兵舰队全军，为亚姆立礼会战前来复仇才是他的作风吧。”对亚典波罗的观察和判断，杨颇具同感。只是，他所采取的战术，全部都是根据莱因哈特的智谋和心态所设定的，若是毕典菲尔特没有接受皇帝的指示而擅自行动，那么，杨不仅必须赶紧想出短期性的应变措施，同时，也可能得重新修正长期性的计划。这是毕典菲尔特独断独行所发出的通告？抑或是皇帝莱因哈特亲下的指示呢？是认真的？还是形式的？是表面掩饰？抑或是等待我方内斗？“要不要回覆，阁下？”杨的副官兼妻子的菲列特利加·G·杨问道。当外人在场的时候，这位拥有褐色头发和一双淡褐色眼眸的女性，就会对丈夫使用敬称。这已是一种自然的习惯了。“这个嘛，你认为怎样？尤里安。”杨所监护的年轻人，用手指拨弄着亚麻色的刘海。他比杨年轻十五岁，今年将满十八岁。“俐落匀称的身躯和四肢，纤细而具透明感的容貌，看来宛若年轻的独角兽”这样的形容词流传到后世。“我认为将它搁在一旁置之不理，也并不为过，但是就礼仪上来说，好歹对方也是毕典菲尔特提督，不妨就回他一封信吧！您觉得如何？”“是啊！或许该这么做吧。”杨点点头，但身旁的三人却不见他是否已下了最后的决定。“……以不及昔日一个舰队的兵力，与拥有九成宇宙的敌手对抗，当恐怖紧张至极时，发疯错乱乃不足为奇。不过，谁也没有发疯，这是为什么……”“因为全体人员在一开始的时就已经疯了！”奥比利·波布兰中校对着宇宙朗读者虚构的文章，亚典波罗投以厌恶的眼光。在高级军官专用图书室中，亚典波罗正在写着他的名为“革命战争回忆录”的笔记。“写太多这种容易猜出结果的文章，在读者还没感兴趣之前，出版社早就厌烦了！得要写些更新鲜刺激的东西才行。”“少废话！你这个自称击坠王的家伙。在损别人之前，请先想想自己又怎样？赶快去想个对抗帝国军‘皇帝万岁’的口号吧！”亚典波罗大感不悦的是他想起前几天，自己正前往年轻军官聚集的地方时，波布兰竟向他说道：“三十岁以上者请回。”旧同盟中最年轻的提督之一的他，这年是三十一岁。去年，步入三十岁之际——“我从不和先寇布中将一样的坏事。尽管如此，为什么非得变成三十岁不可呢？”带着一半黯然和一半愤慨，亚典波罗对大自然不公平的现象，提出不平之鸣。被指为“活生生的不公平”的华尔特·冯·先寇布，抓抓略为尖突的下颌，从容答道：“对我来说啊，可不想什么坏事都没做，毫无意义地就变成三十岁哪！”……面对亚典波罗的反击，波布兰爽快地点头应和。“我想好了！民主万岁！”“什么！结果只是这样一句吗？这不够华丽啊。”“事实上，还有另一句口号。”“洗耳

恭听。”“去死吧！皇帝！”这句话听起来受用多了！——和前面那些话比起来，这句话显得充满共和主义的味道——未来的记录文学作家以奇怪的用语如此评论道，脸上却不经意地流露出一快的表情。“……可是，结果我们还是得借用‘皇帝’一词来编出欢呼的口号吗？这可一点也不好玩啊！我们可以说是语言的寄生虫哪！”和亚典波罗与波布兰之间的话题比较起来，一场阴森可怕的会谈，正在艾尔·法西尔的独立革命政府内部秘密地举行中。面临帝国军全面攻击的压力，与伊谢尔伦革命预备军司令部保持联系并受命采取对策的罗姆斯基主席跟前，一位政府运作委员向他献上一计，提案内容如下：杨威利再怎么神通广大，只要大军压境，他必败无疑！而且，当杨失败之后，艾尔·法西尔的命运也难逃一劫。值此之际，我们势必在革命政权和杨及其同党之间做一选择。因此，不如将杨等人及伊谢尔伦要塞交给帝国军，以此要求帝国承认我方革命政权的自治权。只消帝国军宣称承认自治权，我们立刻将杨自伊谢尔伦要塞抓出，一旦失去了杨，伊谢尔伦势必瘫痪，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慢慢地和帝国军谈判交涉了。这在帝国军阵营，毕典菲尔特所驳回的策略是相同的。讽刺的是，杨威利的政治构想被这些低档次的谋士捉到了弱点。他们都知道杨威利的最终目标，是与帝国和平共存，因此只要提出这种方案，杨威利必无拒绝之理。罗姆斯基博士一脸呆然地回视这位委员，过了数十秒之后，才慢慢回过神来。他猛然地摇头，表示拒绝之意。“不行！不能这样做！请杨提督前来，借其声望和武力以资号召的是我们啊！我们若出卖了他，民主共和政体及其神圣精神，都将因而被玷污。暗杀列贝罗评议长的一伙军人，在皇帝面前下场如何，你们回想看看！这种无耻的计谋，我绝不会同意的！”罗姆斯基的决定并非基于政治因素的考量，而是出自个人的羞耻心。正因为如此，众人所加诸于自由行星同盟评议会议长姜·列贝罗的恶评箭头，才没有指向他身上。很明显地，罗姆斯基非常缺乏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也许在潜意识中，他明白在历史的某一时期，理想会比现实重要吧！

无论如何，罗姆斯基的决定，使杨再次脱离“被民主政府出卖给帝国”的危机。II 杨并非全知全能的，也正因如此，他无法察知所有不利于己的恶意和阴谋。首先，横阻在他眼前的第一大敌便是名将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巨大恒星，他所放射的光芒，耀眼夺目，使人完全无视于其他行星的存在。决战迫在眉睫，在战端开启之前，杨再次确认了自身的立场。自己究竟为何而战？为什么非向莱因哈特取得成立自治领的约定不可？因为事关民主主义的基本理念、制度及运作方法，必须有人将这种知识传给后世，不管自己所做的事有多么微不足道，这个原则将永远不变。专制政治虽居于一时的胜利，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世代的交替，统治阶层的自律性将渐渐松散疲软。没有人提出批评，没有人要求处罚，欠缺自省能力的人，将加速自我膨胀，独断独行而不知悬崖勒马。惩罚专制的人不存在了——因此，专制支配者会成为不必遭受任何人惩罚的人。于是，像鲁道夫大帝、吉斯穆特低能皇帝、奥古斯都流血皇帝等人物，遂得以滚动绝对权力的巨轮，辗压人民，染红历史的大道。对这种社会体制存有疑问的人，终会出现。届时，只要有与专制政治不同的社会体制形态存在，就可以缩减他们的痛苦和试验错误的时间了，不是吗？然而，这只不过是渺小的希望种子罢了。自由行星同盟政府不也曾经高唱“消灭专制主义，民主主义永存！”吗？杨并不相信任何一种政治体制有所谓的“永远”。只要人心有二，民主政治和专制、独裁政治，

亦将在时空轨道上并存。即使是在民主政治隆盛达于顶点的时代，期望专制政治者依然大有人在。这些人当中，有人怀有支配他人的欲念，有更多人却希望被他人所支配、服从他人，因为这样可以活得较轻松。他只等人家来告诉他，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只要服从指导和命令，就可以得到自身的安定和幸福。有人就是能够满足这样的生活吧！只是，只能在栅栏内自由生存的家畜，有朝一日，或许终将死于饲主的刀下，成为餐桌下的牺牲品。专制政治的权力罪恶比民主政治更为凶暴的理由之一，是因为没有在法律和制度上确立人民具有批评专制政治的权力以及矫正专制政治的资格。杨威利经常毫不留情地批评国家元首优布·特留尼西特及其党羽，但他并未因此而遭受法律制裁。虽然他也为此遭遇不少刁难，但当权者却也得一找出另外的藉口才行。这完全是拜民主共和政治的主张——言论自由所赐？政治上的主张是就该尊重，因为它是阻止权力者自我膨胀的最大武器，也是保护弱者的坚实盔甲。为了将这种主张流传后世，杨不得不舍弃个人意念，与专制主义奋战到底。确认过上述立场后，杨接着思考对策。要如何才能击败那个战争天才皇帝——莱因哈特呢？若在回廊外排开舰队，则势必将被大量的帝国军包围。即使再企图引帝国军进入回廊，一旦用兵神速的米达麦亚元帅迅速闯入，阻断回廊的入口，那么所有的战术都还来不及施展就被大批兵力蜂拥而上，产生夹击歼灭的后果了。“看来，也只有引帝国军进入回廊了？”话虽如此，谁也不敢保证就能因此一战而胜。而引莱因哈特进入回廊，则有两种完全相反的方法。一是故意败北，使皇帝自满于胜利的骄傲？一是倾全力取得胜利，以败北的耻辱使皇帝大怒？“两者都行不通啊！”杨自付道，如果莱因哈特那么容易因小小的胜利而骄傲，或因一时的失败而震怒的话，那么，杨今天也不用如此辛苦了。从身为旧高登巴姆王朝的一位将帅之日开始，莱因哈特就一直是先完成战略方面的条件，再于战术方面充分发挥创造的天份。在亚斯提会战时采取的各个击破战法，对莱因哈特而言，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真正证明他那伟大才能的，是在后来的多次战役中，大批兵力的运用、补给的完备、部下的人事安排、地利的确保及开战时机的选择等各方面的表现。自由行星同盟末期的战争，完全在莱因哈特所设定的战略状况下进行，战场上，可以说在第一道炮火出现之前，胜负就已成定局了。伊谢尔伦要塞并不具有战略意义。回廊的两端在帝国军事的支配下，势同被封锁在袋子中，孤立无援——杨这样认为。不过，或许这只是自己的忧虑，帝国军的行动线和补给线之所以不得不拖得这么长，乃是因为伊谢尔伦没有落入帝国军手中之故。这点是轻视不得的。战术上的意义则非同小可。以纯粹的武力来攻打，伊谢尔伦要塞的确具有易守难攻的价值，尤其要塞主炮“雷神之锤”更是具有无与伦比的破坏力。更进一步而言，它还具有政治方面的意义。不败的杨威利，以易守难攻的伊谢尔伦要塞为根据地，抵抗罗严克拉姆新王朝——这个事实本身，已向整个宇宙正式宣告民主共和政体将继续存在，并成为支持民主共和政治者的精神支柱。关于这一点，即使是无心的，杨也无可否认自己已具有偶像人物的价值了。但是，无论它具有何种意义，一旦讲和，伊谢尔伦将沦入帝国版图。而当情况危急时，杨所钟爱的这座要塞，也只是成为政治交易的一项货品而已。尽管如此，就敌我军事力量的差距而言，想在战术上一较长短科是痴人说梦话。这是事实，不过，仍有办法使巨大的帝国军事铁壁产生裂隙。军神之子——金发的霸者，极欲和杨一决雌雄。杨也深知此事。如果他想取得胜利先机的话，就只有乘机抓住心

理上的间隙了。杨的构想有点近乎妄想。利用战术上的胜利，诱使莱因哈特讲和，迫其承认实施民主共和政体的一颗行星，可拥有内政的自治权。这个行星可以是艾尔·法西尔，也可以是更为边境的未开发行星。当整个宇宙——除该行星外——都陷入专制的寒冬时，必须有一个温室可供培育微弱的民主政治幼苗，直到幼苗成长，足以承受试练为止。因此，杨认为必须战胜莱因哈特，但是，或许输给莱因哈特会更有利也说不定。在杨败北之后，莱因哈特也许会善待追随杨的官兵们，以最高的礼遇遣散他们，让他们各自去发展未来。或许这样真的比较好。毕竟杨的能力有限，没有杨的话，他的部属或许能拥有更丰富的未来罢。尤里安将红茶送到勤务室，杨两脚搁在桌上，对他开口说道：“莱因哈特皇帝似乎有意和我交手哩！如果违背了他的期望，他可能永远都不会放过我的。”杨半开玩笑地说道，但心中却不免暗忖，这个分析是正确的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杨和莱因哈特之间的交战，便是无可避免的了。尤里安泡的红茶，他动都没动。长长地叹口气说：“事实上，我认为这种想法是我自己过度膨胀的话，倒还无所谓。不过，莱因哈特高估我了！我只是浪得虚名罢了啊……”巴米利恩会战之后，莱因哈特曾经放他一马。莱因哈特允诺他，只要归顺帝国，定会大大重用他。杨拒绝了。和已故的比克古提督一样，杨也无法和专制支配者握手言和。无论支配者的手有多么美丽、温暖。莱因哈特有莱因哈特的个性，杨也有杨的个性，他无法在那个性之下得到自我的解脱。“这就是所谓的宿命吗？”杨威利眉头深锁，尤里安满脸通红，因为尤里安意识到自己所用的词语，丝毫不具有自己的生命和思维。但是，不管尤里安所说的话有多疏浅，只要是发自他内心真正的想法，杨都会认真的、温和地给予回应。“命运还说得过去，宿命的话，就有点惹人厌了。宿命有两种意义，对人而言都是侮辱。其一，它会使人停止思考分析状况；其二，它会使人类的自由意志变成毫无价值的废物。宿命是不可抗拒的啊，尤里安，但事实上无论身处何种状况，最后还是要由当事人自己抉择的。”这些话有一半以上是杨说给自己听的。杨不愿将自己的选择，以一句“宿命”草草搪塞。杨从不认为自己是绝对正确的，他总是觉得一定有更好的方法、更正确的途径，在军官学校身作为一名学生时，甚至后来指挥千军万马时，他都保有这种想法。信赖他和批评他的人很多，但却没有人能站在他的立场，替他设想。所以杨只有在自己的才能和器量的范围内思考、烦恼。如果一句“宿命”就能解决一切，那么凡事就轻松多了。但是即使杨错了，他也希望这份错是归于自己的责任。尤里安凝视着敬爱的提督的身影。和六年前第一次见到杨时比起来，尤里安长高了三十五公分，现在，只要他的头发再长五公厘，他就有一百八十公分高了。终于赶上杨了。但尤里安并不因此感到自傲，因为他老觉得自己在精神和智慧上并没有随着长进。后世的历史学家们对于尤里安·敏兹的看法大致相同——“虽谈不上伟大，但不失为一位有能力而诚实的领导人，在历史上留下不小的功业。他深知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既不过度自负也不独断独行，承接前人的脚步，充分发挥自身的才能。”当然，也有人提出另一种苛刻的批评。“尤里安·敏兹根本就是杨威利的另一个翻版，此外一无是处。他对于民主共和政体及战略战术方面的想法，无一不源自杨，根本毫无创见可言。杨虽独断妄为，但堪称为政治及军事两方面的哲学家，至于尤里安·敏兹，充其量只是上述两方面的技术师而已……。”这篇评论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尤里安是有意做杨威利思想的忠实执行者的。对他的这种生存方式，有人批评为荒谬，但是，

若尤里安有意超越杨而失败的话，后人将会如何评断他呢？有人一定会骂他“自不量力”。不过尤里安非常了解自己，而为此大感不快者亦大有人在。杨曾对尤里安说过一句话：“有一半以上的人支持你的话，就已经相当了不起了！” III 高级军官俱乐部中，杨舰队里的两个“问题成人”，手上端着威士忌酒杯，互相交谈着。华尔特·冯·先寇布泰然自若地说道：“那并不是私生子。我自己也不知道她的存在，并没有要隐藏的意图。这是光明正大的，谁也不能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啊！”“卡琳若听了，一定会从背后踢你一脚的！”在背后指指点点就能了事吗？——奥比利·波布兰的绿色眸子闪过恶毒的光芒。两人将先寇布的女儿——卡琳，也就是卡特罗捷·冯·克罗歇尔，和起司、咸饼一同当成下酒的佳肴了。尽管内心非常认真，也看不出在拼命的样子，这点是他们共通的毛病。他们邻桌的达斯提·亚典波罗正端起酒杯。先寇布和波布兰两人邀他同坐，但他以可能感染不纯病菌为由，回拒他们。尤里安心里想到，他可能还在为前几天“三十岁以上者请回”之事，感到老大不痛快吧！方才趾高气昂的亚典波罗，似乎有点软化了，他吆喝在走廊散步的尤里安来作伴。尤里安好不容易喝完一杯酒时，亚典波罗已经喝完第三杯了，他脸不红气不喘地说着决战将至，却不见杨舰队的干部们有任何人面露惊恐之色，他并将此归功于杨的为人处世之道。“司令官人格上的影响力——不！应该说是污染力，实在惊人。在杨舰队诞生之前，伙伴们一定都是那种一板一眼、拘泥形式的‘标准军人’！就像梅尔卡兹提督那样的。”“总有例外吧。”“你是指先寇布中将吗？”“我想，不只是他而已吧……”“那……还有就是奥比利·波布兰了，这家伙向来个性似乎就好不到哪里去！”亚典波罗露出恶作剧的笑容，尤里安只得苦笑以对。亚典波罗和杨之间的交情，自军官学校时代算起，也有十五年了，因此，他受到的“污染程度”，自然非先寇布等人所能比拟的。“教你一句好话吧！尤里安。”“什么？”“这个世界上最有力的说词！不化是正论或雄辩，都敌不过这一句话！”“如果是免费教授的话……”“唔！这句倒也不失为一句好的说词哩！但还是……敌不过我这一句话的！这句话就是‘那又怎么样？’”或许是酒精在作祟罢，尤里安的反应有点迟钝了。亚典波罗一个人自顾自地笑了起来，他宣称，前九天，帝国军毕典菲尔特提督传来通告时，回函是以他的名义寄出的。“太过草率的话，往后就麻烦了哦。”“尤里安！由正面开战，战胜帝国军的机率有多大？”“胜算是零吧。”“回答得可真干脆呀！这么说来，即使采取任何行动，也不会使目前的胜算降低喽！所以我们做了什么都是无妨的。”“这似乎不算是因果论吧！”“那又怎么样？”自称青年革命家的他，露出顽童的戏谑表情，再将酒注满酒杯。“用侠气和醉狂做事吧！反正现在要认真也认真不过帝国军！狗用牙去咬，猫用爪去抓，各有其适用的打斗方法。”尤里安点点头，用指尖拨弄着酒杯。他会接受亚典波罗的邀请，多少也有点原因。因为在之前没多久，尤里安才与卡特罗捷·冯·克罗歇尔发生口角哩！后来两人沉默下来，是因为彼此觉得有点可笑使然。“有人说愈吵感情愈好，没什么大不了的啦！”实在不是开玩笑。卡琳的视线落在单座式战斗机斯巴达尼恩的操作说明书上，一面瞥见正在运送中的整备用具，正在心中大叹巧妙之时便直直地撞上了墙壁，说明书和用具都掉落地上。尤里安前来她捡起掉落地上的东西，两人你一句我一句，不知不地偏离了社交性的谈话。不过，首先开火的应该说是卡琳。“中尉你可不像我这么笨拙，不论在哪一方面，成绩都很出色嘛！”即使是洞察性和感受性比尤里安差一千倍的人，一定也不

难理解卡琳的话中之意。如何回应卡琳尖酸的话锋呢？实在难以决定。不过，尤里安并没有默不作声，他在脑海中汇集词汇。“那只是因为有多才多艺的人们在我周围，他们什么都教我，如此而已。”“是啊，你可都碰到一些好老师啊！”难道卡琳在嫉妒我？——尤里安有点不安地想到。他从小就在卡琳的父亲、波布兰中校及其他人的呵护下长大，这在她的眼中看来，或许是过份地独占特权吧！卡琳自出生到今天的十六年之间，也只和父亲谈过一次而已，她从来不知道置身充满慈爱的环境中是什么滋味。尤里安本人也非常希望自己能为他们父女做些调解，但是，连波布兰中校也无法顺利做到的事，他也无做到之理了。尤里安犹豫了一下，最后他自脑海中的言语档案中挑了一句最无聊的话：“先寇布中将是一个好人。”话还没说完，尤里安就开始后悔了。卡琳用轻蔑而掺杂着讥讽和充满反感色彩的视线逼视着尤里安。“是啊！以男人的眼光来看，或许他还会令人眼红哩！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是女人，他什么都好！”尤里安愣住了。后悔之意全消，他这次所以说不出一句话来，是因为满腔怒气袭上心头之故。“这是你一厢情愿的说法罢了！难道你的母亲是那种只要看到男人就说好的女性？”少女紫蓝色的眼眸里闪耀着怒气。“这句话还轮不到——不，不需要您来说吧！中尉！”她故意补充说道，并非基于礼貌，而是出于反对。“是你逼我这样说的！”我真是说了一句不宽容也不明智的话了——尤里安有点苦涩地自觉到。这种时候，他特别羡慕先寇布中和波布兰了，因为他们的精神层次是那么成熟自然，如果自己看起来会聪明一些、灵活一些的话，那是因为对方比自己有器量，刻意地来配合自己，使自己能跟得上而已。和杨、卡介伦、先寇布、波布兰、亚典波罗……等人比起来，自己显得何其幼稚啊！竟然连一个比自己年轻的女子都应付不了！

双方你来我往的结果，互为平手，卡琳气愤地一晃那一头“淡红茶色的头发”，以介于“走”跟“跑”之间的速度离去。目送着她的身影，感情和理智还兀自交杂一起，尚未理清头绪，就又被亚典波罗抓来当酒伴了。而在某个尤里安不在场的地方，这件事却成了下午茶的点心。在百忙中好不容易抽空回家休息的亚列克斯·卡介伦，被两个女儿缠着不。一面将自己无意中看见尤里安和卡琳发生口角之事告诉夫人。不过，他很保留地没有说出“这样的话，我们的莎洛特·菲莉丝较有希望喽！”这样的话。“真的是！尤里安这小子比我想象中还呆哩！如果他够机灵的话，就应该懂得如何抓好女孩子的心理啊！”卡介伦夫人一面将自己做的起司蛋糕切开来，一面若无其事地纠正先生的看法。“这种事虽然可以靠后天的努力、下功夫揣摩而开窍，不过，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知其它生活方式为何物者，可不是聪明人生存之道哟！大概是被杨先生影响的关系，才会变成这样的吧？”“总归是监护人的责任喽？”“那……把尤里安送到现在这位监护人那儿的那位仁兄是不是也有责任呢？”“那……时候你也没有反对啊！”“当然哪！我当时认为这样做很好哇。现在也这么认为啊！你后悔当初做了这件善事了吗？”把起司蛋糕囫圇塞进嘴里后，这位人人称能的军官，便悻悻然地又钻回堆积如山的文件中了。

IV

情势尚未告急之中，紧张的气氛似乎已渐渐高涨起来，杨舰队的军官们，在交头接耳的交谈中，有些略显兴奋。“如果真要和黑色枪骑兵来个正面对战的话，咱位应该先注销户籍才对！干*Transfer interrupted!“一个人就

可以了吗？好个贼胚！”“你想在背后打个洞呼吸吗？”“哈！不管怎样，我们是在螳臂挡车。不过如果命中要害，即使巨象大概也会踉跄倒地吧！值得咱们放手一搏了！”在理论武装方面，杨的部下并未比司令官讨论得还热络。当然，其中代表人物就是达斯提·亚典波罗。他遵照指示，针对帝国军毕典菲尔特提督的通告，撰写回函。第一份文稿写得太低声下气，被他撕掉了；第二份文稿又觉得措辞太强硬，因而作废；第三份文稿，终于向杨提出，请求发文。“你认为这就是高贵而稳健的作品了吗？”杨十足一副正替学生打作文分数的老师模样，不住地摇头。这是在战舰尤里西斯上召开的幕僚会议席中——“致屡战屡败、阶级却不降反升的奇迹人物——毕典菲尔特提督：阁下的缺点是勇气和思虑无法协调均衡，想要纠正这个毛病的话，就来攻击我军吧！我们会给阁下一个最后的成长的机会，让阁下能在失败中记取教训……”杨耸耸肩，将文件传给邻座，他拿下扁帽，拔弄头发。“这样写会激怒毕典菲尔特提督的。”“我正是有此意！让他原本就过剩的血气，全部直冲脑门！”“一败涂地的男子”的确是毕典菲尔特的负面形象，但这个评价并不公平。他在用兵上欠缺弹性导致失败，也只发生在亚姆立礼会战那一次而已，其它如与自由行星同盟军或门阀贵族联合军的多次交战中，获得胜利的经常是他。而他那种阳刚个性所造成的破坏力，连身为同阵营的罗严塔尔与米达麦亚，也都无法否认其威力。至于亚典波罗，目前他的任务并不是分析事实，而是夸张毕典菲尔特的负面形象。“我明察亚典波罗中将的意思，不过，文章内容不够洗练，阁下如果不要拿个人的品性来作为下笔依据的话，应该会好一点。”华尔特·冯·先寇布提出这项负面评语后，亚典波罗扬扬双眉。“对方不一定能看出文章的洗练度，我只是想让毕典菲尔特提督所出售的商品，增加一些附加价值后，再把它送回去罢了！这样做效果不错，我是这么认为的！”“你是要怒发冲冠的毕典菲尔特开始蛮干起来吗？但皇帝一定也下了要他自制的命令。他是不会轻举妄动的。”也或许这封信反而会引来帝国军发动全面攻击，当我方尚未做好万全准备时，就引发了正式的战争也说不定。更何况法伦海特、毕典菲尔特等人，均是身经百战的指挥官，他们的能力和实力足以粉碎一些小诡计。先寇布的这番见解，固然是一针见血，不过有人则认为，要是真正爆发舰队战的话，身为陆战指挥官的他也没有出场机会，所以对别人的作战方案，他总是毒辣地批评。“毒辣吗？别开玩笑啦！若是这样，那不就是认为他平常说得太甜了。”波布兰放声说道。这是，出乎意料之外有一个人举手要求发言，表示支持亚典波罗的提案。这个人就是旧帝国军一级上将——维利伯尔·由希姆·冯·梅尔卡兹。“帝国军的先锋部队似乎是黑色枪骑兵和法伦海特舰队。”正当杨宣布此事时——“喔，法伦海特吗？”梅尔卡兹喃喃念道，年近半百的脸上，露出几分感慨的神色。“这个人和我有种奇妙的因缘啊！如今身处宇宙两端，人各一方，记得这才三、四年前的事而已，那时我还和他列舰并肩对抗……共同的敌军啊！”梅尔卡兹的副官贝伦哈特·冯·舒奈德，略显提忧的目光投向敬爱的长官身上。与其说中途倒戈，不如说是自帝国流亡同盟的梅尔卡兹，今天会在这里，固然是他自己在利普休达特战役结束之前所做的抉择，但当时劝他选这条路的却是舒奈德。这个决定到底对不对，直到今天，仍在他心里翻腾不已。或许该说是达观吧，梅尔卡兹从没向人提起他在帝国本土，还有一位分离已久的妻子。他默默地担任杨舰队的参谋长和检阅监督，身上穿的却仍是帝国时代的制服，关于这一点，连一向多嘴多舌的姆莱中将，也未加以批评。“我认为

帝国军的军服并不适合身故的比克古元帅，同样的……”其后省略的这番意见，全体人员都接受了。现在，梅尔卡兹开口说话了，其语气缓慢而沉着：“如果海伦法特和毕典菲尔特两舰队真的发动攻击，我们这时若能使他们成为各个击破的目标，那么，多少可以缩减战力的差距，也许值得试试看吧！”先寇布一脸疑惑地望着梅尔卡兹，或许他在想，敦厚严肃的梅尔卡兹莫非也已感染杨舰队的恶习了？当然，先寇布本身在这种风气中，始终都非常珍爱自己的羽毛。这并非单只他个人所应该做的，而是使恶习成为气候的全体都应该省思的事。恐怕只是其中硕果仅存、未受感染的梅尔卡兹，徐徐地接着说：“送出这封通告的同时，我军亦同时出兵，他们当不至于回避后退，以他们以往的个性来判断，势必会发兵应战才对。先把他们教训一顿，到后来与莱因哈特皇帝的本军对峙时，或许那趾高气昂的皇帝，在心理上已经略输了一筹了。”赞成！赞成！——在一旁热络地喃喃自语的人是亚典波罗。杨两手弄着摘下来的黑色扁帽，静静地不发一语。“此计虽好，不过，对方是黑色枪骑兵啊！只怕布饵的手会被整只吞噬掉呢！”姆莱中将提出其一贯的慎重理论。不断唤起伙伴们对失败的警惕，是他存在地杨舰队的意义之一。不过，撇开杨不说，连先寇布、亚典波罗也认同这种存在的价值，是尤里安等人所无法想象的。“……连我自己看来，这手段也算恶毒了，但……”菲列特利加和尤里安赫然发现，喃喃自语的杨，黑色眼眸里的深处，智谋的火舌灿然耀升起来。杨转过身，向顾问级的半百军官问道：“梅尔卡兹提督，我想借用您的名义，可以吗？”别人若知道的话，一定会说这是一个大骗局的毒计，此时在他的脑中浮现。V那个声音并没有持续太久，也不是什么可怕的呻吟声。杨的耳朵之所以能够敏锐到听见那个声音，是因为他想起白天的时候，尤里安的表情和动作显得有点无精打采，这个印象在他的记忆回路中，就像残光一般忽明忽灭。当然，也有可能是军舰内部高级军官的私人房间，也都那么窄小而且墙壁太薄之故吧！

杨从宇宙历七九四年以来，一直是尤里安·敏兹的监护人，这个结果就是那个没露出尾巴的恶魔——亚列克斯·卡介伦所造成的。第一次见面时，尤里安的身高还不及杨的肩膀，是个有着亚麻色头发、双眼充满聪慧的小男孩。小小的身体里面，拥有杨所没有的多项美德——例如勤劳以及对整理事物的热情。杨走下床来，在睡衣上披上长袍。妻子菲列特利加睡着了，也或许她并未睡着，只是假装入睡，看着先生下床。看见杨打开窗户披着长袍，一边摇头，一边向自己说“晚安”，尤里安知道自己叹息的声音被他听到了。“对不起，打扰您了。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最近事情特别多，一想起自己还是这么不成熟，妨不住就用力发出声音，想发泄一下。”这样做也是不成熟的行为吧！——尤里安面红耳赤地思索道。杨摸摸下颚，对尤里安的问题大感兴趣，他那平稳的目光注视着年轻人。“错了，你不是不成熟，应该说只是半熟吧。”这位人称魔术师、智将的男人，似乎有意在安慰他的同时，开点玩笑。尤里安正不知如何回答之时，杨自装设于墙壁上的餐具橱里，拿出白兰地酒瓶和杯子，轻轻地打开来闻了闻。“怎么样，来一杯吧。”“谢谢。不过，这样好吗？你从卧室偷偷溜出来……”杨没有马上回答，他小心翼翼地将酒倒入两只杯子。“卡介伦中将一定会大叹‘我永远也无法享受与儿子一同饮酒的乐趣呀！’这就是长期欺侮善良学弟的报应！嗯！好香啊！”嘴里唠唠叨叨说着恶毒的话，杨和尤里安举杯相碰，尤里安闻到浓烈的酒味，开始呛了起来，他把酒杯在一旁。“想要当大人，首先要搞清楚自己的酒量。”

杨冠冕堂皇地说道，被酒呛到的尤里安，此时自是无言以对。当夜，两人对谈至天明，这件事尤里安后来始终未曾忘怀。关于恋爱，杨并没有讲述什么大道理，这是每一个人必须亲身去领会的，但也有人终其一生也无法彻悟。换作是卡介伦的话，大概会这样说吧——关于男女间的心理问题，杨也能向人说教？这比孤军抵抗莱因哈特皇帝大军还狂妄哩！

事实上，杨所做的事，和他正打算做的事，都是狂妄的。如果莱因哈特以征服者之姿态出现，而倒行逆施地进行无谓的流血并强取豪夺的话，那么要对抗他并不难；但是直到现在，事实只证明莱因哈特是历史上最高等的专制君王。他是一名征服者，但却宽大为怀而贤明；对于敌人虽毫不留情，但从不加害一般市民，而且在帝国军的占领下，社会秩序反而建立起来了。这是到目前为止，杨及其伙伴们所面对的最大的矛盾所在。换句话说，当大多数的人民肯定专制政治、接受专制政治时，高唱人民主权的杨及其伙伴，便成为多数人民的反对者。因为这时他们的立场是站在否定人民幸福、否定人民抉择的那一边。“我们不要主权、不要参政权！因为现在皇帝施行德政，我们只要全要全权委托他就好了！政治只是实现人民福祉的手段而已，所以只要人民可以得到幸福，把严肃刻板的外衣抛弃，又有何不可呢？”当有人这样说时，我能够提出反驳吗？这就是一直困扰着杨的问题。以防止未来的恐惧为理由，迫使眼前的流血事件正当化之徒，在过去比比皆是。“为了防止将来可能出现的暴君，所以我们必须用武力打倒现在的名君，将权力重新分配设限，让民族共和政治永远存在！”这个反论实在可笑，不是吗？“为了守护民主政治制度，所以我们要打倒名君！”这个说法岂不使民主政治成为德政的敌人了？安定时代螫伏不动、动乱时代揭竿而起的民主政治幼苗，是杨一直想保有的。但是，因着人民本身拒绝的可能性，而使这种价值毫无意义时，正是目前最大的问题所在。想起旧同盟时代一些粗制滥造的立体电视剧，杨对尤里安说道：“如果这个世界上，有所谓绝对善良和绝对罪恶的话，那么，或许人类就可以活得较单纯、较轻松了。”VI 这一年四月中旬，自由行星同盟首都——海尼森，发生一场小骚动。在巨大的历史规模的精神病院。有一天晚上，当地发生火灾，大约十名患者当场死亡，无法计算出正确的人数的原因是因为经确认后的生存者和所发现的遗体数量之间的误差。特别病房大楼八零九室的患者——安德鲁·霍克，不管他是否活着，医院的人似乎都对他没什么印象。安德鲁·霍克这个名字，就像死水一样，沉淀在人们的记忆之井中。四年前，也就是宇宙历七九六年，同盟军在亚姆立礼会战大败，几乎断送了江山命脉，在当时负责拟定作战方案的人就是他。由于转换性歇斯底里症发作，他被编入后备役，翌年——七九七年，爆发了在当时任职同盟军统合作战本部长——库布斯里上将的暗杀未遂事件，他便因此被关进精神病院厚实的墙内，自此封锁人生的一切。自由行星同盟的军事力量，竟然像酵母粉做成墙壁一样，倏地瓦解开来，这并非一个人的力量所能为之。但是，霍克必须承担战败责任一事是谁都不能否定的。在他二十六岁时，便已位居准将之位，晋升速度凌驾于杨威利之上，于是，野心、速度也和肇事率互成正比。精神病院发生火灾一事并没有被掩藏起来，但霍克失踪一案，却被混肴在“死者及失踪者共十一名”的官方统计数字中。在帝国军的占领下，行政的运作责任出现了推诿拖延的状况，因为同盟的下级官僚深恐为帝国军斥为处事无能、武断。“没事、没问题——没事了。”自故雷内肯普高级事务官的时代开始，他们就养成了这种应对的态度。有一艘太空船

朝向虚空飞去，其中的一个房间内，一群男女蜷缩在一起，位于人群中心的是一个年方三十出头、外貌尖瘦的男子。如果尤里安·敏兹或奥利比·波布兰看到这一幕情景的话，必定会再将视觉记忆库重行整理一次。那名男子便是地球教团的代理总书记既大主教——德·维利。在帝国军瓦列提督的扫荡下，地球教的总基地溃灭之际，德·维利理应已埋进数百亿吨的土砂和岩石里，在遥远的未来成为一尊化石才是，但是，他并没有死；教团中枢和周围的一部分人生存下来了，当然，他们对敌对者的憎恨也与日俱增。环绕着德·维利的部下之一，两眼绽放着火苗。“眼前我们虽然失败，可是我们是得到上天恩宠的子民，来日一定可以东山再起！”其他部下点头附和。“绝对不能让皇帝与杨威利讲和！要让他们彼此杀到最后—兵—卒—为止。这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德·维利大主教伸出一只手在空中挥舞。一半是为了抚顺部下们的血气，相反的，另一半是在煽动群情。他不是万能的，但是他大致可以猜到，这时杨威利的政治构想会走向何处，当然，绝不是地球教团所谓的圆满之道——同归于尽。他们若想逃过最悲惨的命运，则我们就动手把他们推进痛苦的深渊。所幸，三年前使用过的旧工具还在，只要将上面的铁锈和尘土洗掉就可以了。“霍克准将！阁下才是民主共和政治的救世主！杨威利与专制统治者——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妥协、讲和，认同他的霸权，甘愿臣服于其下，以确保自己的地位和特权！杨威利该杀！他是出卖民主共和政治的丑恶背叛者！霍克准将！不！阁下本来就该是一名年轻的元帅了，你应该指挥同盟军，期待有朝一日为宇宙一分为二而决战！我已准备好一切了，杀掉杨威利，拯救民主共和政治，夺回过去阁下曾经拥有的正统地位吧！”狂热分子所需要的并不是事实，只要为他涂上他所喜欢的幻想色彩就可以了。将霍克玩弄于股掌之间更非难事，只要让霍克相信他想相信的一切即可。安德鲁·霍克一心想成为民主共和政体拥护的英雄，这是他脆弱的精神世界中一份恒久不灭的志愿。对于抢走霍克所谓的正统地位的杨威利，他憎恨到极点！关于这点，与地球教团干部对宇宙历开始以来的非地球势力所抱持的仇视态度，本质上是一样的。发动阴谋的人对这件事非常清楚。德·维利向着眼前可见和不可见的一切，发出恶毒的讯息。在听觉区域里，那些恶毒讯息波动，变成有形的笑声。“好！有些事没有必要特别记在心里，不过，有件事我要说在前面。自古以来，被暗杀的人即使没有被暗杀身亡，也能名传千古；而执行暗杀的人，却只能因为暗杀成功而留名历史。”要不是说话者的语气显得洋洋得意，这段话一定可使人深铭肺腑。因为它同时准确地指出事实及真像。“这个刺杀杨威利的男子——安德鲁·霍克，或许会遗臭万年。但是，留下恶名总远比被历史遗忘还值得！对于那般没有实力又想追求荣耀的愚者而言，这也算是功德一件了！”挥手示意身着黑衣的部下退出后，德·维利略显厌恶地检视自己方才所说的话。尤其是自己的未来仍是模糊难测，一道无形的铁钩却已牢牢勾住包装于野心外的感性褶皱。他微微摇摇头，那充满世俗的思考——而非狂热信仰的思考，转向一个人身上。这个人是一个既可以为他铺路，又能在他路上挖洞的男子。其人头上童山濯濯，眼光细密尖锐，身躯结实魁梧，曾经是费沙行星的执政者、背叛教团者——安德鲁·鲁宾斯基，对于这个人，连一个氧原子都不能让他得到！

德·维利的憎恶和危机感，向着那位精神上的血缘者不断地扩展开来。

第三章 常胜与不败

I

.....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与杨威利之间如同叙事诗般的战争，使“宇宙历八零零年”这个容易记忆的一年，成为人类史上最具悲剧性的纪年之一。自从人类使用宇宙历以来，仍然和以前一样，经历了无数次的战争。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发生在遵守法律秩序者与破坏法律秩序者之间、独裁者与解放者之间、特权阶级与非特权阶级之间、专制主义的军队与共和主义的军队之间.....。但是，从没有一场战争会像宇宙历八零零年的战争一样，有着极端不平等的外在条件和内在因素之均衡。.....就外在条件而言，这是一场支配几近整个宇宙的空前大帝国，与一支流亡的个人军队之间的战争。如同恐龙与小鸟由正面相互攻击的抗争。就这一点看来，胜败的归属并不具有讨论的价值。但是从内在要素来说，这场战争实在无异是一场精神双胞胎之间的战斗。像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一样同时兼具长远广阔的眼界、丰富的构思、以及对前后方的优越组织能力的战略家，就只有杨威利一人。而像杨这般具备深澈的洞察力、正确的判断力及随机应变力，同时又深得军心的战术家，也只有莱因哈特。他们是常胜与不败之间的对决。.....在另一方面，两人也有共通的地方，那就是他们都厌恶鲁道夫大帝以来统治人类长达五世纪的高登巴姆王朝。无论是莱因哈特或杨威利，都深恶痛绝门阀贵族的支配体制，并致力消弭财富独占的不平等。他们都期望废除“高登巴姆式的社会制度”，改革桎梏人类、侮辱人性尊严的邪恶秩序。政治的目的不外乎消除不公正，并尊重个人选择的自由，关于这点，两人的立场完全一致。当时，大概没有像他们这般彼此尊敬对方的人。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必须用血来实现贯彻各自的主张。.....两者之所以水火不容，非战不可，是因为他们之间那唯一相左的观点——为实现社会公正的权力，应该集中或应予分散？——入为了这个唯一不同的观点，使得当时人类社会最伟大的两位军事天才互相攻击，导致数百万的官兵在伊谢尔伦回廊内外留下鲜血的轨迹。这真的是一场无可避免的悲剧吗？——J·J比萨多《英雄式的史诗》宇宙历八零零年、新帝国历二年五月一日，莱因哈特皇帝身居阵前，挥军开始进攻伊谢尔伦回廊，有史以来，第一次有银河帝国军队自旧同盟领方面向伊谢尔伦要塞发动攻击。此时，艾尔·法西尔独立政府的首脑，逃往伊谢尔伦回廊内部避难，艾尔·法西尔宣称不进行防卫。这无异是证明了杨威及其同伙乃有意引诱帝国军进攻回廊内部。以希尔德——希尔德·冯·玛林道夫伯爵小姐的说法，杨在此时将确定战术的优势视为第一优先。“杨威利也有意一战吗？”年青皇帝自言自语道，希尔德以充满赞赏和不安的眼光注视着他白晰脸颊的鲜丽血色。对于此次的军事行动不必要的动员军队、穷兵黩武等批评，在帝国政府的内部也开始出现，但却是公开的。国务尚书佛朗兹·冯·玛林道夫伯爵负责镇压这些不平之鸣，他晋见皇帝陈述意见。“为了讨伐杨威利，不但动员帝国全军，陛下更亲临阵前，这正有如以大炮轰击老鼠。臣并不了解军事，不过，臣认为只要在回廊两端部署军队，封锁他们，使他们长期孤立，迟早他们会投降的，所以依臣之见，认为没有必要速战速决。请陛下明断，请回驾帝都吧！”这个道理，莱因哈特早已心知肚明。希尔德、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都曾向他进谏此事。他虽明白此事，但还是发兵进攻。这么做虽是在于确保帝国的战略优势，然而，他的真正目的就像他自己所巧妙形容的——“杨

也有意一战”，他只想和杨威利交手看看。他也知道杨威利占有战争的地理之便，那却是杨唯一有利的条件。担任大本营情报主任参谋的费赛尼亚中将，以前曾担任卡尔·古斯塔夫·坎普提督的参谋长，他根据手边所有相关的资料回答皇帝的询问。当然，资料并不丰富。“现在，杨威利军除了部分的前卫兵力外，其余皆潜伏在伊谢尔伦回廊之内，回廊入口已经无法进行通讯了。”事实上，宇宙之中并没有正式称为“杨威利军”的正规军队。其正式名称应为“艾尔·法西尔独立政府革命预备军”，但由于这称呼不好叫又欠缺魅力，所以命名后的第二天，大部份的人就都忘光了。根据达斯提·亚典波罗的记载，除了杨威利之外，所有的当事人都以向来惯称的“杨舰队”来称呼，帝国军方面的军方记录则统一使用“通称杨威利军”的说法。不管名称由来的人物自身是如何地有所抱怨，但这仍是他人对杨的评价。例如，渥佛根·米达麦亚就这样评论他：“艾尔·法西尔独立政府云云，不过是装饰杨威利这只公鸡的鸡冠罢了！”因为当艾尔·法西尔独立政府的首脑逃往伊谢尔伦回廊避难，宣称艾尔·法西尔不作武力防卫时，莱因哈特未加一顾。在他谨慎的神情中，闪现一抹冷笑，他全副的精神都放在黑发魔术师所将展开的种种技俩和战术上了。“难道完全没有办法让杨不战而屈吗？”希尔德再三地提案。莱因哈特之所以未将她的提议放在心上，不单是因为他那好战的个性使然，更是因为他了解希尔德的目的是在将皇帝的注意力转移至其它事物上。倘若只是思考，那么非军事上的谋略方案，可说得多不胜数，连原本精神层次与此无缘的渥佛根·米达麦亚也能够想出许多谋略方案。总之，如果没有杨威利这个人的话，皇帝及他旗下的勇将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完成统一霸业，这是众所公认之事。将杨引至签署和谈条约的地方，再将他杀掉，这个方法如何？给除了杨以外的“叛乱部队”承诺全员无罪，并令其逮捕杨；或者，让杨的部下相信，杨企图出卖他们以求自保等……各种方案罗列不尽。但是，这些谋略方案绝对不会被实行。如同黑色枪骑兵舰队司令官毕典菲尔特上将斥责幕僚所提的方案时说的，罗严克拉姆新王朝是以光明正大的舰队战为专长的。目前在数量上，我方以十比一占得优势，又加上战争天才——莱因哈特皇帝亲自率兵出征，以及由“帝国双壁”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为首等名将指挥作战，我们还怕什么呢？然而，令帝国军感到不安之处，也并非全然没有。帝国军的征战路线和补给线是人类史上最长的，而且泰半以上都是占领地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游击战、恐怖行动、罢工风潮……等等妨碍战争的事情。前几天，皇帝的重臣——工部尚书布鲁诺·冯·席尔瓦贝尔西，不就被炸死了吗。也难怪国务尚书玛林道夫伯爵忙得分身乏术了，帝国的中枢划分为帝都奥丁、费沙行星和前线的大本营三处，就政的效率而言，相当不理想。在矫正此一不合实际需求的现象之后，或许应该开始驱除内部的害虫了吧？后世有一部分的历史学家则得意洋洋地发表如下评论：“……深入敌军内部，速战速决，取得完全胜利。这个华丽的梦想，不知使得古往今来多少的用兵家、征服者，只落得埋骨他乡的凄凉下场。即使是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这样的战争天才，也无法抗拒如此甘美的诱惑。”这不是诱惑，而是自己的生存意义。在旗舰伯伦希尔的私人房间里，莱因哈特确定了自己的信念。贴身侍从——少年艾密尔·齐列静静地走近，开始收拾白磁咖啡杯。最近，他一直勤于模仿亲卫队长奇斯里准将那毫无声息的走路方式，以免惊扰皇帝陛下，但是当他成功之后，又开始对何时才该出声叫唤陛下之事，感到烦恼不已了。交叉双腿坐在有扶手座椅的莱因哈特，沉浸

在独自的思考中，没有注意到少年那自然优美的动作。从那时候开始，至今已十年了吧？莱因哈特那苍冰色的眼眸，微微一闪。砂漏的砂子往反方向逆流。十年前，宇宙历七九零年，旧帝国历四九一年，皇帝佛瑞德里希四世将姐姐纳为宠妃；而他进入少年军校以后，年年独占学年成绩首席之座，或许是因为如此，才会孤零零地站在白眼的包围中。他的朋友只有一个，而且是唯一可靠、忠实、且无可取代的莫逆之交。这位红发的朋友总是亦步亦趋的跟随着他，有时候，莱因哈特会将内心深处的野心，以疑问的方式向这位好友透露。“吉尔菲艾斯，你认为鲁道夫做得到的事，我会不能做到吗？”……打开记忆之窗，逝去的情景与不该失去的种种……都随着光与风飘进莱因哈特的意识中。为何那时即使是在隆冬时分，放眼望去，各处也都充满生气的色彩呢？为何那时快洗烂的旧衣服，穿起来比绫罗绸缎还舒服呢？而胸中的野心，为何渐渐产生蛊惑般的韵律呢？如果未来意味着无限的可能，达成野心代表拥有幸福，那么为何自己无法毫不犹豫地放手一搏呢？是无知使然吗？还是自己预感的正确度被过高的自信和傲慢所掩盖了？莱因哈特并不能确定。不过，在这个时候实在没有必要去想这种事情的。皇帝这短暂的寂静，透过高级副官修特莱所带来的费赛尼亚的一份报告所打断。情报主任参谋的表情和声音，因紧张而泛青。“陛下！抱歉之极，有扰圣安。根据方才传来的情报，担任前卫的毕典菲尔特及法伦海特两位将军，已经与敌军陷入激烈的战斗状态了！”

11

开战报告的传来，实在不合莱因哈特之意。因为等到麾下所有兵力配置完备之后，再与敌军一较用兵长短，才是这位年轻皇帝所衷心期望的。和前年的巴米利恩会战截然不同，此次莱因哈特很明确地掌握战场的位置。迫于杨威利的短期战，帝国军不得不在伊谢尔伦回廊的前面排开阵型。“为何不等到朕到达之后才开战？毕典菲尔特及法伦海特两人，简直是妄自尊大、有勇无谋，竟无视于朕的用兵计策吗？”白晰脸颊上泛红的莱因哈特的勃然怒气震撼了旗舰伯伦希尔的舰桥。幕僚人员神情肃然，莱因哈特一面用手拨开垂落额际的金发，一面强自镇静下来。一定是对手杨威利所使的诡计，故意激怒海伦海特和毕典菲尔特，企图先挑起战端，以分散帝国的战力，他在心里这么推算着。他的推算是正确的。后来才知道事情的始末如下：战端是由布署于伊谢尔伦回廊帝国方面出入口的帝国军开始的。这里的战力为战舰一万五千九百艘，指挥官是担任后方总司令的耶尔涅斯特·梅克林格一级上将。梅克林格接获远自费沙送来的莱因哈特皇帝的指示，抢在毕典菲尔特及法伦海特之前，自反方向侵入伊谢尔伦回廊。他原本计划由背后牵制杨威利，再伺机变更计划，与敌军交战，在我军赶到之前，使战况陷入胶着状态，然后再一举自前后夹击杨威利。然而，根据先遣侦察艇的报告，杨得悉梅克林格入侵，竟倾集全部战力，迎击梅克林格。舰艇数量超过两万艘。“两万艘以上？”梅克林格为之哑然。他拥有卓越的战略见识，不为偶然的战术要素或个人逞能而行事，能根据必要的状况配置、投入必要的战力，稳扎稳打，确保胜利的获得。行事一向如此的他，根据自己的思考和计算，杨威利既然能够往这里投下两万艘以上的舰队，那么，可以推测杨总共拥有五万艘以上的战舰。储备兵力，按兵不动，将所有兵力投入主战场以外的地方，在用兵学上反而是一种欠缺考虑的行为。自前年以来，不断流入伊谢尔伦要塞的同盟残党数量，杨在数字统计上花费了不少工夫，目的即在于使帝国军无法掌

握正确的数字，并使帝国军产生这种错误的判断。“不可以进入战斗状态！立刻回转，离开回廊！”梅克林格的指示并非因为胆怯，以他的立场而言，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他旗下的兵力为不足一万六千艘舰艇，和杨威利军相比，居于劣势，更何况他一旦失败的话，帝国本土完整的机动战力就消失了。当然他可以将将在边境和要地担任警戒的战力集合起来，总兵力可达十万艘左右，但是这些部队欠缺统一指挥的领导人物，附近的敌方部队若出动狙击，届时将成为敌军各个击破的对象了！接着，对方即可直视在遥远星海的彼方，帝国首都奥丁孤立的形影……原本帝国军的军事优势竟然是如此而已！长年以来深受危机感刺激的梅克林格，基于其个性、用兵思想及责任感，除了避免与敌军陷入激战，退兵至伊谢尔伦回廊的帝国出口，重新布署之外，别无他途。杨达到目的后，遂急速回兵，转而与毕典菲尔特对峙。而毕典菲尔特待人根本无从得知梅克林格撤退之事，还一直以为杨的背后仍有我方军队。“那是，如果梅克林格没有采取退却的行动，或是至少抵挡杨威利的攻势两天的话，后来的状况也将全然改观！我们就可以前后夹攻杨，将他封锁在伊谢尔伦要塞周边的狭小宙域中了，而且，当黑色枪骑兵直捣要塞，杨情急之下必会折兵返回，届时梅克林格只要从背后发动攻击，就可以立下大功了呀！”日后，猛将毕典菲尔特咬牙切齿地说道。就结果而言，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梅克林格也提出了正确的主张。只是“艺术家提督”并没有大声倡言。“像杨这样熟知战争情报及通讯之重要性的元帅，可说是别无他人了。我军惟恐给予伊谢尔伦要塞探知我军情报的机会，必须经由费沙维持通讯网络，当然，这样便会产生时差。杨料到这件事，利用我军通讯网络所产生的时差，一方面籍着谋略，一方面籍着武力，规避了被敌军夹击的危机。杨威利真正伟大的地方，不在于他预测的准确度，而在于他使帝国军的行动或选择，完全操纵在他预测的范围内。也就是说，银河帝国身经百战的名将们，总是在他所预先设计好的舞台上行动。”他之所以如此抒发感怀，是因为杨威利已经无法为敌军名将分配舞台位置了。在达斯提·亚典波罗的无礼回函之后，一封由另一个人所发出的通信文到达暴跳如雷的毕典菲尔特手上，是四月二十七日之事。他没有独断独行地处理这件事，经过再三考虑后，决定与战友法伦海特一同商议。亡命同盟的梅尔卡兹提督后悔以前所做的选择，声称将投降莱因哈特皇帝，在敌营担任内应——听到这件事，法伦海特一句话便否定了情报的可信度：“不值一谈！这一定是陷阱。梅尔卡兹提督虽是我军的敌人，但他并不是会在这种节骨眼上变节的人！”“是不是陷阱，用不着你来告诉我。我只是想知道这个陷阱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一定是想使帝国军掉以轻心，再乘机发动偷袭，毕典菲尔特认为如此，法伦海特也不得不承认这个说法有几分道理。因为，除此以外，别无他途可循了。只是令法伦海特感到不解的是，这种肤浅的诡计会是杨或梅尔卡兹想出来的吗？毕典菲尔特提出一个看法：“该不会是死间吧？”梅尔卡兹亲自来帝国军的阵营，使帝国军松懈防备之心，杨舰队再出奇不意发动突袭。当然，梅尔卡兹将遭帝国军杀害，充当诱饵的人物将难逃一死，所以这计策叫做“死间”。虽然是一个无情的计谋，但提出此计的人，可能就是梅尔卡兹本人。“梅尔卡兹可能是想死得其所吧！所以他才会想出这招，牺牲自我。在下次通讯之后，危机大概就会出现。”法伦海特虽然觉得毕典菲尔特的意见与其说是预测，毋宁说是期待，但却没有理由反对加强舰队的防御及应变能力。他们下令麾下的舰队进入第二级战备状态，准备随时迎击杨舰队的突袭。不久，第二次

通信传来。毕典菲尔特取得法伦海特的同意，回函表示愿意“以客人之礼迎接梅尔卡兹提督”，然而，这时有一个问题产生了，毕典菲尔特等人该把这件事向皇帝报告吗？——在犹豫之后，他们决定呈报此事。只是，他们预期将会产生的反应竟比他们预料的时间更早发生，因此失去了报告的时机，只得先发动武力迎战。何况，倘若梅克林格从背后进逼伊谢尔伦的话，正是夹击的良机，他们绝对不能错失这个机会。最后他们还是跳进了杨所设计的舞台上。宇宙历八零零年四月二十九日，“回廊战役”无声无息的开幕铃声向着全宇宙响起。铃声直接传进参战的数千万人的心脏，加速了心跳鼓动的频率。III 杨威利军在暗中接近时被发现，遭到先发制人的炮火攻击，那种狼狈的情景实在教人惨不忍睹，至少毕典菲尔特是如此认为的。当然，他并不知道杨的幕僚——姆莱中将曾经黯然地批评道：“我方舰队只有对逃跑的演技最为拿手……”这并不容易，但却是达斯提·亚典波罗的专长。如果没躲过黑色枪骑兵的獠牙，全身必然会被咬碎。为了统御部下，他尽管背脊冷汗直流，表面上仍须装作泰然自若。但是亚典波罗还是发挥了玩命的演技，在千钧一发之际，摆脱帝国军的主炮攻击，假装溃散而逃。一旦帝国军追击过来，再返身予以攻击。被激起战意的毕典菲尔特，以一个老练战术家的做法，故意放慢追击的速度，待亚典波罗回转攻击的那一瞬间，再猛然发动攻势。这番舰队运用堪称一绝，亚典波罗这回也几乎陷入了被半包围的状态。这已经不再是演技，亚典波罗拼了命才逃入回廊内。在亚斯古里旗舰的舰桥上望着萤幕的法伦海特，咋舌说道：“毕典菲尔特这个混帐！一开始就打算这么做了吧！应该遵从皇帝的指示才对的！”法伦海特误会他了，但是看着黑色枪骑兵冲进回廊的情景，毕典菲尔特的指导显得井然有序，难怪会被视为有计划的行为。金属和非金属的惊涛骇浪被掀起，看见黑色枪骑兵冲进回廊时显现在萤幕上的光点群，杨已知道即将赢得这场战斗的胜利。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杨威利环视舰桥上的幕僚人员——妻子兼副官菲列特利加、先寇布、姆莱、派特里契夫、史路等人；卡介伦受命留守要塞；梅尔卡兹和费雪留在其它舰艇上，执行其它任务；还有在今年年初受命担任司令部巡回参谋一职的尤里安·敏兹也在这儿。这就是所谓的“杨氏家族”目前仅有的小小阵容。“帝国军拥有一位稀世的皇帝及许多的名将，对他们全部的人来说，伊谢尔伦回廊太窄了，而这种狭窄的情况却是我们的生路。我们要好好地利用一下。”与其说杨的声音充满自信，不如说他只是在淡然地说明事实而已，并将胜利已垂手可得的想想法根植于部下的心中。杨威利被称作魔术师，是因为他所给予人的依赖感，至死也不会消失。他的部下们借用古人的小对话，对他们的司令官开了个玩笑。“你认为提督最佳的作战是什么？”“就是下一次的作战！”……十时四十五分，帝国军急速逼近的报告传来，全体舰队进入第一级战备状态。十一时三十分，亚典波罗提督的部队到达，直接合并入杨舰队的左翼，对付来攻的敌军。“辛苦了！”“请将谢意换成一些实际的东西吧！”这段对话在通讯萤幕上匆匆交换。指挥大舰队作战的杨，自最初的伊谢尔伦争夺战以来，就是这个样子：屈着膝盖，半盘腿地坐在指挥桌上——这个时候也不例外。幕僚们有时瞥见他的身影，也能安定心神。监控员的声音突然紧张地响彻舰桥。“敌军突破黄色区域，进入红色区域！进入主炮射程之内！”“准备炮击！”杨举起一只手，这并不是下达射击的意思。他拿下黑色扁帽，搔搔杂乱的头发。“连猫看了都会退避三舍”——这是离开舰桥，登上单座式战斗艇斯巴达尼恩的奥比利·波布兰的批评。“敌人已进

入射程范围！”重新戴上黑色扁帽，杨的右手再次举起。尤里安深吸一口气，当空气吸至肺部深处的瞬间，杨的右手挥下。“射击！”“射击！”光与能源交织成的巨大波涛，在宇宙的角落里，掀起无声的风暴。萤光屏上，爆炸的光芒绽放开来。集中火力是杨舰队最擅长的技术，其熟练度堪与脱逃的精湛演技相匹敌。闯进回廊的黑色枪骑兵，碰到光与热织成的巨墙，急速地停止下来。毕典菲尔特发出愤怒的咆哮，炮门开始大吐报复的火焰。宇宙历八零零年、新帝国历二年，自由行星同盟完全崩坏之后，在伊谢尔伦回廊四周所展开的战争，再也不是善与恶的对决，这是一场和平与自由的战争，或是一场权力欲望与固守制度之间的冲突；“正义”这个不完全的天平，随着支持或喜爱莱因哈特及杨威利的偏向而摇摆难定。对战争中的当事人而言，自一开始便不是站在中间立场，死及死亡的意义，全系于这次战争。帝国军的黑色枪骑兵和法伦海特舰队，各自形成纺锤阵形，对抗凹形阵的杨舰队。法伦海特首先向后方的皇帝报告战斗开始，为了不让黑色枪骑兵陷入孤军奋战，他接着急速进攻而来。正面对阵的炮战，杨舰队的阵形较帝国军有利，可使用的炮火数量也凌驾于帝国军之上。帝国军即使想重编阵形，但在彼此舰队产生的干扰下，又处敌军炮火的正面，这是几乎不可能的事。“黑色枪骑兵这些鲁莽的猪猡！就这样去自掘坟墓吧，关我们什么事！”副官山德斯中校充满愤怒与被害者意识地发出牢骚，法伦海特自己也不禁感到无奈。另一方面，毕典菲尔特也相当不满。他认为法伦海特若是待在后方就好，但偏偏他跟来了，硬要与自己并行布阵，使得在狭窄的回廊内行动受到彼此牵制。毕典菲尔特的副参谋长欧根少将，双眉微微地皱了起来。“黑色枪骑兵”舰队当中号称最为谨慎的男子，犹豫了数秒之后，他向司令官提出了意见。毕典菲尔特一头蓬松的橙色头发，两手交叉胸前，站立在主萤幕的前面。“长官！这似乎是要诱使我军进入回廊的陷阱。为了不引起皇帝的震怒，应有觉悟牺牲部分兵力以向后撤退才是。”“皇帝的震怒”一词对毕典菲尔特而言，仿佛是一种巨大的回音。事实上，欧根的意见，毕典菲尔特早已明白了，但是，如果保持这个阵形后退的话，一定会被杨舰队呈半包围状态追击而来。他所担心的正是这点。所以毋宁奋力前进，试图突破中央——毕典菲尔特下达他一贯风格的决断。黑色枪骑兵开始移动。这是在正面突击方面，破坏力堪称宇宙第一的舰队。现在除了运用这支舰队最大限度的破坏力，毅然地突破中央之外，也没有其它办法可以杀开一条生路了。在毕典菲尔特的指挥下，各舰主炮一齐连射三次，攻击杨舰队之后，黑色枪骑兵突然急速挺进。杨舰队屈服似的后退了，但只是中央部分而已。几乎就在这一刹那间，杨舰队的阵形以V字型伸展开来，变成纵深阵。时间分秒不差，弹性恰如其分，这项完美无缺的舰队运动，是费雪中将挖空心思构思出来的成果。杨舰队的纵深防御线，就像字面呈现的景象一般，形成一面火墙，粉碎了黑色枪骑兵的前进计划。漆黑涂装的舰艇群变成翻滚转动的火球后，霎时与漆黑的宇宙融为一体。帝国军也发射反击的炮火。在激烈的炮火中，己方舰艇相继被击毁，但他们仍旧保持住阵形，继续前进。他们希望以强行进逼形成接近战，甚至使双方陷入混战，则毕典菲尔特便可以用压倒性的破坏力，彻底击碎杨舰队。一旦战况脱出杨的掌握，杨舰队就只是一群弱兵而已了。

IV

“好好回想一下去年巴米利恩会战的情景吧！你们帝国军在惨败、大败、彻底失败后，本该化为宇宙尘的一部分的，是我们悲天悯人，饶你们不死，

现在你竟然忘恩负义，再次发动侵略，你们的皇帝真是徒有漂亮脸蛋的无用之徒！”将黑色枪骑兵引进回廊的任务大功告成后，进入杨舰队左翼，完成漂亮演出的亚典波罗，向帝国军发出强烈的怒吼。“皇帝万岁！”“去死吧！皇帝！”两军在通讯回路上，好战的叫骂声你来我往。黑色枪骑兵的波状攻击相当猛烈，在杨舰队整齐有序的扫射中，帝国军挺进的前端，部分化为火球而稍退，但不久便又重整阵形向前挺进。杨舰队也无可避免地遭到惨烈的攻击，旗舰尤里西斯的萤幕，在近距离的爆炸光芒中，充满锦簇炫丽的花团，能源的乱流有时也达到扰乱阵形的密度。杨舰队的一艘巡航舰发出白热光芒爆炸开来，当黑色的战舰突破那道残光，逐渐逼近展开接近战之时，杨的幕僚们的心脏强烈地跳动起来。尤里西斯的左右两边射出能源光束的利刃，在集中炮火之后，敌舰变成一团热量，被击毁。“毕典菲尔特这个蠢蛋！他以为蛮冲硬闯就可以成功吗？”史恩·史路少校喃喃地说道，而杨并未如此认定。就纯粹的军事而言，帝国军的恢复能力几乎等于无限，而杨威利军则相当于零。因此，帝国军若以最坏的打算，使敌军蒙受与我军同等的损失，最后敌军将会完全消灭，己方将可生存下来。这并不是所谓的战术，但在战略方面极端地说，动员大批军力的意义，可说正是于此。“将两支舰队结合起来，共有三万艘，悉数歼灭敌军之后，不是还剩下一万艘吗？”毕典菲尔特发出的豪语，看似粗俗，却一针见血地指出战略的本质。但是和敌军比较起来，我方的损失远比敌军更为惨烈，这件事连橘发的猛将也无可否认。发动了十几次的波状攻击遭到粉碎后，他只好采纳参谋长雷布纳上将和副参谋长欧根少将的意见，暂时撤退。于是，取而代之的攻势主力是法伦海特舰队：“大军是不需什么用兵手段的，只要攻势强就够了！笔直前进！攻击！”法伦海特的判断和指令是正确的。值此之际，若倾力发动快攻，则就不会有陷入杨设计的那艺术般或该说是魔术般的用兵技俩之余地了。应该发动连续攻击，使敌人没有喘息的余地。法伦海特舰队开始了连黑色枪骑兵都会汗颜的强悍攻势，向前挺进。杨舰队的炮火对这批不速之客猛烈地开火，但是这时官兵们的疲劳却对杨舰队大大产生不利。经过数次炮战之后，法伦海特发现这点，于是倾集兵力对付由亚典波罗所指挥的杨舰队左翼之一角。他打算突破杨舰队的左翼，向右翼回转过来，直攻杨主力的侧面。他成功了！法伦海特暂时截断了杨舰队，并对杨的本队发动攻势。法伦海特的攻势固然迅猛，但杨舰队也不甘示弱地反击。以圆锥阵型冲进敌军一角的法伦海特舰队，受到来自左右两方的密集扫射，刹时化为一连串的火球。宛如由死亡与破坏所交织成的绚丽项链。遥望好友陷入苦战的毕典菲尔特，这时已将阵形重新编列完毕，对于杨舰队所显露的疲态，他也不疑有它，马上下令急速前进。迎击的炮火散放开来，如同字面所形容的一样，黑色枪骑兵将杨舰队的一部分打得落花流水。毕典菲尔特和法伦海特会合完成之后，再度成功地集结了战力，然而，这正是狡猾已极的陷阱真髓！帝国军的两位将帅，将兵力集结的地方便成了随后杀至的火力的旋涡中心。预测到这一点之际，他们却已别无选择了。因为不能坐视己方战友陷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下。帝国军各艘舰艇的萤幕上，燃起猛烈炮火的炽焰，不到三十分钟光景，他们已由优势转为劣势。杨舰队对帝国军两大舰队，在数量上虽居于劣势，但却能利用回廊外缘的危险宙域将敌军包围起来。这时，将法伦海特舰队逼近危险宙域边缘的是维利伯尔·由希姆·冯·梅尔卡兹提督。“是梅尔卡兹提督吗——？”听到旧战友的名字时，法伦海特水色的眼眸一闪，凝视着镶嵌在萤幕中的光点群。这位横跨两

代王朝，勇将英名历久不衰的三十五岁男子，棱角毕现的脸上，浮现一种毫无敌意的表情。“好吧，这也正合我意。”法伦海特喃喃说道，虽然夹在敌军的炮火和危险宙域之间，但他仍发挥了非凡的军事手腕，再次整编了旗下的舰队，瞄准包围网的一角，集中火力，杀开一道出口。几乎在同一个时候，毕典菲尔特也突破了杨舰队的一角，他已弃继续与敌军作战的念头，企图杀开重围，冲到回廊的出口。但是他的行动又再次落入杨舰队的陷阱中。为对付敌军的行动，杨散开自己的包围网，重行排成纵深阵，围绕敌军的左右两侧。杨利用回廊的特性成功地作成的纵深阵，使深陷中央、无法通过火力异常密集的细长宙域的帝国军后退无门。不管愿不愿意，法伦海特和毕典菲尔特，除了突破火与热交织成的暴风圈，逃向回廊外围，此外就别无选择了。而如此一来，一旦决定了退路之后，即使想在中途转变攻势，也只能列成横队来对抗杨舰队所形成的火墙。倘若不愿冒然地在敌军阵前回头，那么，横队的各处将被火网截断，最后只有落败而逃。“杨威利这个男子的智谋实在可怕啊！明知如此，竟还误陷这家伙的技俩，我的功勋矿脉已经挖尽了吗？”自嘲的阴云静静地滑过法伦海特的脸颊。在杨舰队的旗舰休伯利安上，斯巴达尼恩开始发射。“松子、利口、雪利、苦艾！各个中队！准备发射了吗？”奥利比·波布兰中校的声音中，毫无督促出发的紧张感，当被问及逃难死境的秘诀是什么的时候，他的回答是：“轻视世间一切事物”。这男子的本领，也许正在这里。他的部下个个也是胆气豪壮，或说是桀傲不驯，精神的波长一如上司。他们是从自由行星同盟时代开始，已经身经百战，出生入死的老兵了。当然，有少部分的人是例外。波布兰注视着机内萤幕的一角，首次参加作战的卡琳——卡特罗捷·冯·克罗歇尔中士的脸，他抿嘴一笑，绿色眸子里闪耀着阳光般的光彩。“害怕吗？卡琳？”“不！中校！没什么好害怕的！”“装腔作势倒无妨！刚开始时衣服太大没关系，等到长大了，衣服自然就合身了。勇气也是这样的。”“是！中校！”“……担任人生辅导的波布兰，做了不负责任的发言。反正是别人的人生嘛！”卡琳一时无言以对，年轻的击坠王这次笑出声来说道：“好啦！去吧！卡琳只要做到我所教你的百分之六十二点四，你就可以活着回来了！”方才学到的百分之六十二点四，卡琳觉得好才出击没多久，就全部用光了。上下的失调感、三半规管的混乱、现在位置不明所带来的不安——在短短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卡琳全都体验到了。“卡特罗捷·冯·克罗歇尔！坚强一点！那种蹩扭的样子，被那小子看到可会笑你哟！”那小子？那小子是谁？卡琳刹时觉得自己的心思受到牵阻，而大感不快。斯巴达尼恩在宇宙的战场的遨游，飞行的速度令她觉得痛快，但飞行的轨道却谈不上稳定。眼前战舰的外壁急逼而至，她连忙急忙上升。一回转，竟分辨不出自己所回避的船舰，究竟是友军还是敌军。这是认清自己初次上阵经验粗疏的时刻，她所有的神经回路都难以告诉她这个事实。卡琳手握拳头敲着自己的头盔，她确认计量器及现在的位置，并放声读出数值。她瞄准与己机擦身而过的舰艇，凛然按下中子光束的按钮，当她意识到对方有可能是我方时，心上不禁一颤。铀238炮弹的火线在虚空中织出死亡的刺绣。永恒的黑夜被红、黄、白的彩色刀刃，切割成无数细片，那一片一片的漆黑，贪婪地吸取着无数人的生命。“轻视世间一切事物！”世俗中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人听了都会翻白眼的台词，卡琳却奉为最灵验的咒语。真是的，华尔特·冯·先寇布这种教育的大敌，仍然没有遭受天谴，好端端地活在世上。社会的加权总有一部分是由枫糖树的枝干所组成的。半毁的巡航舰放出

一团能源乱流，将卡琳的爱机推向上方。视线和心脏回转了数次之后，卡琳好不容易重新确认自己的方位，这时，一架帝国军王尔古雷机跳进她的视线。紧随在火线之后的机体，直逼卡琳的头顶。“轻视、世间、一切、事物！”卡琳随着音节变换爱机的机首角度。她的反转动作比敌军更早一步完成，火线刹时缝合了虚空，卡琳的中子光束机枪瞄准敌机，头盔之内，淡红茶色的发丝飘动着。“去死吧！皇帝！”“卡特罗捷·冯·克罗歇尔中士，击毁一架敌机，平安归舰了！”接获这个报告时，与卡琳血缘相承的父亲——华尔特·冯·先寇布中将，站在尤里西斯战舰的舰桥上，举起小瓶的威士忌。他将瓶子举至额前，抿嘴而笑。“为这个野丫头干杯吧！……”那是身为父亲所流露的真情，抑或仅是藉口而已，从他那勇敢的表情上，旁人根本看得出来。V四月三十日二十三时十五分，法伦海特一级上将的旗舰——亚斯古里，终于陷入杨舰队火力的巨网中。他担任溃败而逃的已军后卫，防止全面溃散，同时掩护已军撤退，因此不得不面对到已方数量减少和敌军火力密度不成比例地增加。能源中和系统的出力超过极限的瞬间，灼热的光束贯穿了亚斯古里号的舰身。舰艇发生爆炸，舰内火舌猖獗，法伦海特自指挥席上被弹出，撞向壁面，痛楚似螺旋般地刺入体内，自受伤的肺部深处吐出的血和着空气溅在地板上。当他从地板上坐起身来时，一种急速接近的死亡的足音，在耳内深处响起。满脸是血的法伦海特一笑，水色的眼眸反射出金属的光芒。“我生长于和莱因哈特陛下相近的贫穷贵族家庭，为了生活而当军人。遇到过好几个无能的上司和盟主，但到取后，竟能跟随这位最伟大的皇帝，可说真是幸运的一生了！如果顺序有所改变，也许就遇不上了……”痛楚再次袭来，化为鲜血自嘴角涌出。在愈来愈暗的视线之中，他看见担任随从的幼校生仍然在旁守护着他。法伦海特直视学生那泪尘交错纵横的脸，勃然斥道：“干什么！还不赶快逃走？”“阁下……”“赶快逃走吧！要是被人家说亚达尔贝特·冯·法伦海特战死的时候，还要带个小孩子作伴，那我上天堂以后，就很没光采了！”火、硝烟和尸臭味相弥漫，幼校生仍奋不顾身地恪守学校的精神。“那么，请给我任何一种东西当作遗物吧！就算拼上一命，我也会把它送到皇帝陛下那儿去的。”奄奄一息的帝国军猛将绝望似的望着少年。他现在连苦笑的气力也没有了。“我知道了，就给你一个遗物……”连声音也急速地消失了。“就是你的生命。活着回去见皇帝吧！不要死啊！好吗？……”法伦海特恐怕连自己的声音都听不见了。司令官死后，二十三时二十五分旗舰亦告爆炸，只有极少数的幸存者，挤身太空梭，从战火中逃了出去。五月二日，战败残存的士兵们与莱因哈特皇帝本军会合。毕典菲尔特的黑色枪骑兵，舰艇一万五千九百艘之中损失六千二百二十艘，兵员一百九十万八千名，六十九万五千七百名丧生；法伦海特舰队方面，舰艇共一万五千二百艘，损失八千四百九十艘，兵员一百八十五万七千六百名，一百零九万五千四百名丧生。此外，罗严克拉姆王朝军队的一级上将，更首次有人战死沙场。“法伦海特死了……”苍冰色的眼睛沉浸在哀愁之中。在决战的前夕，竟然丧失一名军中最高干部。这个男子在利普休达特战役中，虽然是莱因哈特敌对势力中的一员，但金发霸者却认为他是一个大将之才，而被赦免其罪，并特别礼遇他。这无法不令人感到惋惜，——莱因哈特没有说出来，而对生还的另一名一级上将投以那剑般的目光。自亚姆立札会战以来，首尝败绩的猛将，纵然倦容毕露，但仍强打精神挺直腰杆，等待皇帝的斥责。“毕典菲尔特！”“是……”“这是你应有的失败。明知道眼前的陷阱，而故意往下跳，想要

将其咬破，而却没有成功吧？算是将功未成万骨枯了。”毕典菲尔特勉强地调整自己的声音。“枉然断送战友生命还有许多陛下的士兵，我这不才之身，不管遭受任何惩罚，也不会有任何怨恨。”莱因哈特摇摇头，耀眼夺目的金发如阳光下凝固了的波浪。“朕并非在责备你！至少那要比你‘不应该有’的失败要好得多！此后你得再以你应有的作为来弥补你的过失。法伦海特元帅也一定希望如此。朕也会有另一番觉悟来面对杨威利，你也借力予朕吧。”人们也知晓了已故的一级上将已成了罗严克拉姆王朝叙勋的第四位元帅。毕典菲尔特那橘色头发下低垂的脸，久久不能抬起，他率直地为主君的宽大而感动，但在年轻霸主身旁服侍的罗严塔尔却不这么认为。不论是在意识面上或潜意识中，他都明白皇帝的霸气，都专注于打倒杨威利一事上。“不是胜利就是死，是吗？吾皇。”罗严塔尔元帅犹同自言自语地说道，皇帝的首席秘书官希尔德微微转动身体，同时望着皇帝和统帅本部总长。“不对。并非‘不是胜利就是死’！而是胜利，或是更完全的胜利。”莱因哈特发出一种具有透明感的笑声。有时候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真是口出狂言。不过，他知道自己只是想再次确认自己存在的理由罢了。为了赢取胜利而亲赴战场，这种真实的感觉充满他的全身。皇帝就这样笑了好一阵子，贴身侍从艾密尔·齐列看在眼里，那要比任何事都来得令他喜悦。

第四章 万花筒

I

银河帝国军大本营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亚达尔贝特·冯·法伦海特一级上将战死与晋升元帅的公告。不久之后，这个消息也为刚回到伊谢尔伦要塞上的杨舰队所知。梅尔卡兹提督得知此消息之后，自己为他昔日的战友服丧一天。这位前高登巴姆王朝的宿将于是在五月一日的作战会议当中缺席了。代他出席的是胸前佩带黑纱的舒奈德，这个代理人一入座，立刻招来一顿带刺的白眼，那是来自杨舰队里头最为严肃，集所有“拘谨、刻板”之特性于一身的姆莱中将。不过姆莱倒也没有开口予以斥责，反倒是华尔特·冯·先寇布中将说了一些和军事方面完全无关的感想，像什么“穿着丧服的女人，每个看起来都像是美女，这倒是一个事实”，这句话也招来了姆莱那不仅充满荆棘、甚且还充满了毒针的视线。在这个会议上，杨非常地疲劳，现在的他看起来，仿佛一心一意只想要一杯白兰地酒，和装满了热水的浴缸，不过众人对于杨这种精神状态倒也不觉得有什么稀奇。因为杨每次在构想一些他人觉得绝不可能的奇谋时，偶尔还会显露一个充满知性与活力的创造艺术家的风格，但是当他的奇谋付诸实行，而且得到成果之后，他总会像只老猎犬一样地庸懒。“每次战争一结束的时候，他就会想起自己是一直讨厌战争的，所以就会显得有些不高兴。”这是尤里安·敏兹对于过去的追述，不过这并不是因为他故意用讽刺的眼光来观察所下的评论，而是他为杨的怠惰所做的辩护。至于菲列特利加则不仅认为没有必要为丈夫辩护，甚至还把怠惰列作为一种美德，不过他们两人企图为杨威利这个人物赢得他人严正之评价的努力，最后似乎还是徒劳无功。“我军在首战当中，暂时获得胜利，不过这不是会带给帝国军的基本战略任何影响呢？”每次只要姆莱一开始发言，整

个会议就会开始有个会议的样子，这种情景应该可以说是杨舰队的一种习惯。这些年轻的幕僚们具备了大胆无畏、桀傲不驯与不守纪律这三种特质于一身，不过姆莱却很明显地让他们感到畏惧。“蔷薇骑士”连队长卡斯帕·林兹上校在少年时代，曾经立志作为一个画家，他曾用他的画笔为杨舰队的幕僚们，画过很多素描的肖像画，不过在描画姆莱的时候，他并没有仔细画出他的脸部，而是在军用扁帽与制服中间，填上了“秩序”这两个字。但是一旦没有姆莱的眼睛和嘴巴，那么“流亡的私人部队”是不是还能够维持一个军队的组织，就很令人担心了。“不，应该不至于会有什么大的影响。这一次和过去亚姆立札或巴米利恩的时候不一样。我居心不正地螫伏在洞穴当中，所以就算是皇帝也无法随心所欲地选定战场，不是吗？”所谓居心不正，这种说法倒也不是杨自己的谦逊，而是个不争的事实。只要是在和战术相关的范围内，杨不算是个老实人，同时也不是个理想主义者。在获得胜利之前，可说是极其狠心、而且毫不留情。这个时候，达斯提·亚典波罗正在回廊入口的地方，指挥着五百万多个连锁式爆炸机雷的铺设工作。奥利比·波布兰发挥了他揶揄的本领说道：“这男人只要是和打架相关的准备，他绝对会不辞劳苦地完成。”“那应该是在帝国军入侵的时候，用以争取时间而铺设的吧。”这是一般对于在入口处铺设机雷的用意所做的推测，而杨本身也没有对此加以否定。连日来的疲劳仍留在杨舰队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专为短时间内恢复身心所设计的密舱床此时更是全天运转，兴奋、紧张与不安的情绪，仍像踩着踢踏舞似的在士兵们的神经里跳动着，因此不断有人在一天之内多次进出密舱床。毕竟具备像先寇布、亚典波罗、还有波布兰这种精神水准的人在“狂欢的杨氏家族”当中，似乎并没有那么多。尤里安和先寇布等人一样，并不觉得疲劳，但是却感觉到心脏和肺部的机能常常欠缺安定。在另一方面，帝国军的情形又是如何呢？在首战当中，法伦海特一级上将战死与黑色枪骑兵败北的消息，对帝国军来说，的确是一个冲击，不过倒不至于构成精神上的致命伤。法伦海特固然是一位名将、黑色枪骑兵固然勇猛，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的重要性绝对比不上皇帝莱因哈特。那位值得万人称颂的皇帝，不还是振动着他那自豪的无暇巨翼，散发出金黄色的光泽吗？士兵们的士气仍然非常高昂，不过帝国的最高干部们并不是仅依赖士气来实施作战指挥的，“帝国双璧”连日以来不断地重复着作战的协议。“大军如果要确立战略层次的优势，庞大的兵力是不可缺的重要因素。不过就战术层次上而言的话，就不尽如此了。随战场地形之不同，庞大的兵力反而可能成为失败的一个原因。”像这种军事常识，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当然都能充分地理解。如果只要拥有大军就可以获胜的话，那么在“达贡星域会战”的时候，高登巴姆王朝早就可以使自由行星同盟军完全覆灭了。而且在“亚姆立札会战”的时候，同盟军也应该是当时的胜利者。庞大兵力要能够发挥庞大兵力之功能的话，第一、补给必须充分，第二、情报传达必须准确，第三、不能把兵力分散。罗严塔尔与米达麦亚面对眼前伊谢尔伦回廊这个特殊的地形，自然必须要特别留意第三点。“皇帝大亲征”的最后一幕，应该是由“回廊战役”的壮丽光辉来作为点缀的，但是这场战役对莱因哈特来说，却不见得会为后世人评定为表现最优异的一场会战。后世的战史学家当中，有人认为皇帝莱因哈特用兵的特色在于“华丽的洗练”，但是这个特色在这场战役当中，却丝毫未见有所发挥，甚至有人评论莱因哈特所表现的不过是在“单纯地夸耀战力的优越”，这样的评论令人不知此语究竟为批判、亦或是惋惜。总之，不论如何，

莱因哈特的“优越战力”在这个时候仍然丝毫没有动摇，不过这也是因为有一个可以让战力再生的环境。杨舰队在伊谢尔伦回廊的入口铺设了地雷的情报，让帝国军的最高干部们都不禁为之眉头一皱，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立刻察觉到杨威利真正的企图究竟是什么，杨不是早就看出如果把帝国军引进回廊的话，那么战术上就会出现活路吗？他大概是打算在帝国军入侵的时候，还可以争取一些迎击的时间吧。“指向性的杰服粒子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杨这种诡计根本毫无价值嘛。”这种意见一到了统帅本部总长罗严塔尔元帅的耳里，立刻就被踢到一边了。现在的情势和亚姆立札会战的当时根本完全不一样。现在的战场是更为狭小的伊谢尔伦回廊，一旦入口被地雷区封住以后，行动的自由性就明显地受到约束了。“假设我们现在用杰服粒子在那个栓子上打了一个洞，那么严阵以待的杨舰队刚好就可以把炮火全部集中在那里，等我们见情势不对，想要从洞穴里退出来的时候，如果再受到狙击的话，根本没有反击的方法，只怕要被打得落花流水。”不过，无论如何，如果想要歼灭螫伏在回廊里的杨舰队，并不是非得要进入回廊里不可的。“也不能完全驳回这个提案吗？”罗严塔尔一面低声自言，随后独自一人思索了半天之后，便将他自己的作战计划，向皇帝禀奏。莱因哈特接到了罗严塔尔所提的作战计划之后，晃动着他那金碧辉煌的金发表示同意。“你这个作战计划很好。一旦侵入回廊之后，以我军七、八倍于敌人的兵力，足以让杨威利及其一党的人全部覆灭。”“臣期望于获得陛下圣旨，然后付诸于作战。如陛下您察知有任何不备之处，盼陛下予以修正。”“不，没有关系。如果用你所提的作战计划仍不能获胜的话，那么就由朕重新构思对付杨的手段。总之，辛苦你了。”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和他的主君以及敌手杨威利，同样都是心中蕴藏着矛盾的人。尽管他从各种旁证看来，有足够的理由可以怀疑他并不希望莱因哈特皇帝获得最后的胜利，但是他所构想的作战方法，从当时的状况或条件看来，恐怕都是最好的构思了。渥佛根·米达麦亚基于对君主及密友的考虑，很细密地检讨了这个作战方案，不过仍然找不出有任何必须要修正的地方。“能够让疾风之狼评定为合格真是太光荣了。看来我可以在宇宙舰队里当个普通参谋什么的了。”被罗严塔尔这么一说，那对充满活力的灰色眼眸，充满了像是从纸背后透出来的眼光。“不、不成，你不能当我的参谋，我和皇帝不一样，我是会嫉妒部下才能的那种人。”罗严塔尔这不高明的玩笑，被对方以同样不高明的玩笑来回报。在他那黑色的右眼、蓝色的左眼和端丽的唇上，隐约地刻画着不同的微妙笑容。“疾风之狼真是太谦虚了，如果要论这个宇宙的用兵家，可以胜过我的就只有我朝皇帝、杨威利、梅尔卡兹、还有您而已哪——而其中两名并不需要我去与他们战斗，这真是太幸福的事情了。”罗严塔尔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同温的多层海流声音。米达麦亚经过半秒钟的沉默之后，用指尖捏了一下自己的耳朵。“如果按照你的论调，那么如今世上屈指可数的用兵家中，过半数是在我方阵营中，如果大家为了共同的目的同心协力的话，那么胜利自然而然地就属于我们的。”疾风之狼突然露出烦躁的表情。“够了，罗严塔尔，我不懂，为什么你和我必须要做这种似乎隔着什么内幕的对话呢？直到前不久，我们还没有这种必要不是吗？”罗严塔尔满脸无辜的表情，对着老朋友笑道。“正如你所说的。这么一个难得的夜晚，总得要有好酒相伴哪。如何？虽然是比不上四二零年份的，不过可仍是四四六年份的白酒喔！”

宇宙历八零零年、新帝国历二年的五月三日六点三十分，银河帝国军在皇帝莱因哈特的亲自指挥下，开始入侵伊谢尔伦回廊。虽然在首战当中，损失了一百万以上的将兵，不过现在仍拥有舰艇九万五千六百艘、兵员一千六百万人的战力，此外在后方还拥有预备兵力，也就是在回廊与旧同盟首都之间海尼森之间布阵的奥古斯·沙姆艾尔·瓦列所率领的舰队，光是在他控制下的船舰就高达一万五千二百艘。相对于这样的战力，杨威利方面的军力勉强可达二万艘，就数量上而言，根本不成比例。皇帝莱因哈特在总旗舰伯伦希尔的舰桥上，透过萤幕注视着先锋部队一面处理地雷、一面往前推进的情形。“沉默提督”也就是亚伦斯特·冯·艾杰纳一级上将，受皇帝之命令，担任第二阵突入部队的指挥。“承蒙皇帝陛下的圣旨，此乃身为军人之至高荣誉。臣自当为陛下之丰功伟业尽绵薄之力，若无法成事，仅以臣下之性命向陛下谢罪，吾皇万岁！”艾杰纳并没有说出这样的一些话，只是恭谨而默默无言地向皇帝一鞠躬，之后即自皇帝莱因哈特的面前退下了。其他的提督们，也在经莱因哈特的受命之后，纷纷开始部署部队。在首战当中，饱尝败北之苦的毕典菲尔特也暂时地接任原法伦海特舰队指挥权，拥有将近二万艘舰队的兵力。莱因哈特正期待他麾下的猛将能够发挥强烈的复仇心，这一点包括当事人以及战友们都非常明白。最年少的一级上将奈特哈特·缪拉担任后卫。自这场自宇宙历七九九年开始，至八零零年结束，一般通称为“大亲征”的远征当中，奈特哈特·缪拉几乎从头到尾都奉莱因哈特之命，担任最后卫的指挥。这也意味着帝国军在此次长远而庞大的征战路途当中，无法完全消除对于后方的不安这个事实。毕竟在后方的是一片旧敌国的广大领域，一旦有组织性的叛变发生的话，那么就算是身经百战的瓦列可能也将面临无法处理的危险。真到了这样的时刻，缪拉便需立即由战场折返，与瓦列共同协力，确保回归帝国本土的这一条长远归途。另一方面，缪拉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防止万一有敌方企图由背后袭击帝国军，虽然这个万一几乎是不可能的。受命担任先锋，扫除地雷区并突入回廊深处的是洛尔夫·奥图·布拉斯契上将，在经过半天以上的苦心作业之后，终于得以将任务完成。洛尔夫·奥图·布拉斯契上将过去曾经在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的麾下，齐格飞过世以后，遂直属于莱因哈特。无论在前线也好，在后方也好，他的处理能力可谓一流，更由于他凡事准备周到、面临战斗时的反应极为果断，所以才能爬到今日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有人给予他如此的评价，说是“忘了自己所做的准备，胡乱突进”，或许可以说他的勇敢是天生的，严密周详则是后天努力的结果吧。五月三日二十一点零分，布拉斯契首先开始把炮火对准杨舰队齐射。准确地在五秒钟以后，反击的炮火撕开黑暗的虚空杀了过来。每个瞬间，炮火的光点和线条快速增加。不久之后，即形成一大片呈波浪般涌现的光芒，占据了整个萤幕。在这一瞬间，整个回廊化成了充满破坏与杀戮，令人头晕目眩的万花筒。布拉斯契舰队立即暴露在对方集中的火力之前。而在他们后方的又是地雷区，想要后退等于是不可可能的了。觉悟眼前的处境，这也是作战的一环，布拉斯契接获皇帝的指示，立即将他麾下舰队的六千四百艘舰艇分散成以一百艘为单位的小集团，采取避免敌方火力集中的作战方式。但是在分散的过程中，却也已经遭受到不小的损失。就在前后均有火光之壁耸立的情况下，帝国军的先锋部队已经被逼进死巷。五月四日二点二十分，帝国军统帅本部总长罗严塔尔下达展开第二作战阶段的指示。指向性杰服粒子开始被释放出去。五道肉眼所无法看见的云柱，顿时贯穿了地雷区爆

炸起火，然后化成五头巨大的火龙，俯身冲进黑暗的虚空。这的确是一幅壮丽的景观，但是这美景却是隐藏在人们心中的恐惧的狰狞原貌。火龙消散以后，五条像是隧道的通路被凿穿，仿佛是把火龙拧毙的巨神手指。高速巡航舰于是经由五条隧道状的通路往前突进。跃进回廊内之后，马上就受到杨舰队所发射的炮火攻击，纷纷化为火球爆炸。但是要同在同一时间内，压制住五处的攻势是不可能的，而且最主要这是对方的欺敌行动。趁着敌方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五条隧道的时候，帝国军的主力已经由布拉斯契上将所辛苦开辟的通路，入侵到回廊内部了。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之后，帝国军好不容易确住回廊内做为桥头堡的要冲。五月四日十二点零分，皇帝莱因哈特的旗舰伯伦希尔那纯白的身影一出现在回廊内，杨舰队的通信回路立刻就有声音化的紧张与兴奋在其中窜流。“皇帝驾临了，准备好花束了吗？”亚典波罗那喋喋不休的嘴也显得不够精彩。调整好呼吸和心律之后，他手掌往桌上一拍，大声喊道：“攻击！”在炮战当中，亚典波罗最精通杨威利式的单点火力集中战法。数万条的光线于是化为豪雨集中在几百个要点上，展现了计算与实践的完美组合。呈现密集队形的帝国军，无法躲避来自正面的炮火攻击，密集的爆破声冲击着舰艇与舰艇上的人们，光与热宛如瀑布似的倾泻到六角体的空间内。仿佛无数的小恒星爆炸所释放出来的能源旋涡又产生连锁反应，使得狭窄的回廊中顿时为汹涌澎湃的浊流激荡着。而这浊流更弄乱了帝国军与杨舰队原有的秩序，能源光束的直进受到了阻挠，命中率变得极低，整个战场的前线一时之间真是混乱到了极点。后来首先恢复秩序的还是已经习惯于在这个回廊中战斗的杨舰队。米达麦亚虽然一面受困于狭窄的回廊地形，一面仍受到杨舰队炮火攻击，不过还是努力地想要恢复正统的阵型，无奈却又更进一步地被对方逼近的激烈炮火所攻击。“左翼后退，中央与右翼前进！”米达麦亚的用意是想要籍着左翼的后退，将敌方的先锋部队给拖进来，中坚与右翼同时朝反时针方向回转，即可攻击敌方的左侧。这种活泼有生气的用兵法，如果不是“疾风之狼”的话大概也无法使出罢。这方法如果成功的话，那么杨势必得要陷入苦境了，不过此时米达麦亚的指示虽然快速，但是部队的行动却跟不上。再加上通讯体系无法完全发挥应有的机能，空间不足而无法供庞大的兵力自由行动，帝国军的舰艇秩序瞬间出现紊乱，杨立即把握住机会下达齐射的指示。爆炸光线的波涛，占据了伯伦希尔的萤幕。数百艘在旁守护着纯白女王的舰艇，一下子同时爆炸起火，在脉动的火光中破碎震飞。但由于帝国军坚厚的阵容，伯伦希尔的身影并没有因此暴露在敌人的视线当中。米达麦亚发出啐舌的声音，回头看着副官阿姆斯特道尔夫少校说道：“看来被擢升为什么元帅或宇宙舰队总司令的这段期间，我指挥战斗的感觉好像变得迟钝了。竟然会下达我军所跟不上的作战指挥。”他于是请求皇帝，由总旗舰伯伦希尔换乘到自己的旗舰“人狼”上去，亲身冲入最前线的战火旋涡当中，当时是在五月四日二十点十五分。

I I I

“‘疾风之狼’到最前线来了！”帝国军的通信回咱当中，此时到处充满了欢呼声。除了皇帝本身以外，大概再也没有其他帝国军的将帅这么受士兵欢迎的了。边罗严塔尔或许也比不上吧。米达麦亚冷静沉着地置身炮火当中，重新构筑作战方式，然后命令部下实行。“拜耶尔蓝，上！”令人敬爱的长官所发出的命令，让年轻的勇将充满了昂扬的斗志。此时在他麾下的舰艇约有六千艘左右，在帝国军当中并不算是大部队，但是在机动性和敏锐度方

面，无疑的是一支杰出的队伍。由于先前帝国军几乎得被迫得一律采取纵向的队形，因此米达麦亚的用意是想藉由拜耶尔蓝的队伍形成一翼，产生半包围的阵势。迎击这支队伍的是达斯提·亚典波罗的舰队。杨已经洞悉米达麦亚的作战意图，故非得加以阻止不可。拜耶尔蓝的战斗指挥能力，几乎与亚典波罗不相上下。但是双方的兵力却无法互相抗衡，亚典波罗的兵力和眼前的敌手比起来还不到八成。假若战况由双方最先的遭遇，然后发展为混战，那么大概迟早会被逼成劣势。亚典波罗便打算将拜耶尔蓝引进自己和杨的本队之间，以便左右夹击。所以双方开始激烈的遭遇战五分钟之后，便开始往后退，企图引出敌人。拜耶尔蓝了解这分明是一个陷阱，但是如果就此撤退的话，整个大局便不会有突破性的变化，就算踩进去，米达麦亚也一定会替自己想办法，倒不如就假装上钩吧。于是拜耶尔蓝不仅追着敌人后面，甚至还以更积极的行动速度，用几乎接近浪费的程度发射光束和飞弹，猛烈地进击。这时杨的战术行动熟练地近乎异常。一面用炮火牵制米达麦亚的行动，然后先让前锋部队朝十点钟方向高速移动，待拜耶尔蓝罕察觉到的时候，半包围的态势已经确立了。拜耶尔蓝于是仓皇地后退，藉此让受害程度减至最小。“这个魔术师在戏弄拜耶尔蓝吗？不过角色还不对是吧？”米达麦亚不得不苦笑了一番。如果没有杨威利的统率和用兵的话，那么“艾尔·法西尔革命军”其实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但是反过来说，一旦有了杨的指挥，那么他麾下的军队就是全宇宙最强的精锐部队，左可攻，右可守，前方突进，后方徐退，二万艘舰艇的军队可以抵敌十万艘的敌人。但是，这样的作战最后一定会导致消耗和疲劳。就算精神上不疲劳，那么身体也无法再受意志控制吧。到了那个时候，才可能有胜利的机会吧，这是米达麦亚内心的想法，但是在胜利机会来临之前，帝国军却不见得能够维持应有的秩序，甚且还被强制要投入体力。莱因哈特、罗严塔尔、米达麦亚都明白如此的做法非常愚蠢，但是一旦被拖进回廊当中，那么就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帝国军如果不间断地继续投入兵力，除了能够强迫杨舰队不停地作战，累积疲劳和损伤之外，大概就没有什么好处了吧？另一方面，米达麦亚指挥作战的敏捷迅速和正确，也已经接近神乎其技了。他和他的密友罗严塔尔同样对此次皇帝亲征的战略方面有些批判，不过一旦莱因哈特授意，他便会将自己的立场限定于战术层次上的指挥官，将自己所有的智慧才能，全部集中在眼的战场，以便确立优势的地位。他让以机动性为主的战斗集团和以火力为主的战斗集团，以每一千艘为单位，随时补充崩溃的战线，另外使输送船团和医疗船全面出动，让己方的兵备补给站能有效率地结合在一起。所以杨舰队虽然得以保持优势，但是帝国军也并未因此而退走，甚且还顽强地维持舰队秩序，这不禁让杨感叹地说道：“不愧是疾风之狼。他的用兵虽不炫耀神奇，但却不是一般平庸的将领所能做到的。”这样的赞叹对此时的米达麦亚来说，或许是一点意义也没有的。因为帝国军尽管在兵力上远胜于对方，但是却受限于狭隘的战场，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后方的兵力无法参与战斗，只能在远方隔着己方的战斗继续观看情势。“变成一群散兵了，真是难看哪！”米达麦亚如此想着，一面感到焦虑，为自己无法符合用兵学的基本原理而感到羞耻。五月六日，杨采用梅尔卡兹的策略，对帝国军展开攻击，杨本身、梅尔卡兹以及亚典波罗三个人轮番对帝国军的左翼——范围较窄的部分——予以痛击。而且在帝国军将主力注入左翼的时候，马利诺所率领的分舰队冲进了帝国军的核心，这算是一种奇谋，不过却也是正统派的用兵法之一种。正因为如此，成功的

机率相当高，事实上已经眼看就要成功了。“太好了，上！”马利诺用脚踏着地板，大声地喊道。“用最华丽的葬礼来埋葬华丽的皇帝！”说着说着，马利诺激动起来，呼吸加速，他的舰队以闪电顺着避雷针落下的态势与速度，对莱因哈特的旗舰发动攻击。斯坦梅兹一级上将注意到主君的危机。于是他将他部队的舰艇尽量排成细长的阵势，这虽然不见得对战斗有利，不过他原本的数量就比较多。为了要阻止猛进的马利诺，他从左斜前方开始反击。受到敌军在数量和态势上的压制，马利诺的分舰队朝左方像雪崩似的崩散。三十分钟不到的交战，马利诺已经失去了麾下四成的兵力，舰队的秩序也几乎要全面溃散，此时紧急赶来救援的杨本队及时化解了马利诺的危机。斯坦梅兹舰队的监控员发出惊叫声。“敌方主力，以密集队形突入！”斯坦梅兹立即指示迎击，但杨直属部队的炮火精密度是无与伦比的。斯坦梅兹舰队顿时化成连绵数万公里的火球和爆炸的闪光。此时杨本队与梅尔卡兹的分队无言地连结在一起形成两翼，交互地痛击斯坦梅兹的舰列，在这样的痛击之下，斯坦梅兹的舰队以令人惊异的速度解体了。爆炸之后随即产生火灾，舰内笼罩在一片恐慌之中。火神的剑在舰桥上一闪而过，幕僚们被扫落到热波的底处，设备和计量仪器全部都为热浪所淹没。就在这一片痛苦的惨叫声快速转换死亡的呻吟声当中，斯坦梅兹的副官西贝尔中校透过一片血池、火海和弥漫的烟雾，寻找着司令官的踪影。斯坦梅兹就在他的身边，脸朝天地仰躺着。西贝尔吐出一口血块，张开染成鲜红的嘴。“长官、长官您的左脚完全碎了。”

“……你的报告总是很正确。托你的福，至今全都是靠你的帮忙……”斯坦梅兹脸上毫无笑容地回答着，纯事务性地注视着自己已经丧失感觉的左半身。“看来是没救了，你的伤怎么样？”他的并没有得到回答，西贝尔中校趴在自己流出的鲜血所形成的血池当中，已经一动也不动了，他的血也因为地板下的高热正快速地在蒸发当中。斯坦梅兹又继续叫着波连参谋长的名字，但同样地没有听到回答。此时瘫痪的感觉继续扩大到他的右半身，出血也紧随而至，黑夜已经降临到视线范围内，耳朵也被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墙。提督低语着“格蕾茜”之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斯坦梅兹一级上将的旗舰被笼罩在一片红色光彩中，影像映在罗严塔尔两只不同颜色的眼中，令他瞬间停止了呼吸，莱因哈特回过头，看着统帅本部总长。他的半边脸为萤幕所照射出来的光芒映照着，这位年轻的皇帝此时看起来仿佛是座用白磁和黑曜石所塑造的雕像。“斯坦梅兹脱离了吗？”“……立刻确认，皇帝陛下。”罗严塔尔回答皇帝的问话说道，但他竟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失神了四秒多钟。直到斯坦梅兹司令部唯一的生还者马克古拉夫少将前来报告司令部全员战死的信息，花去了三分钟的时间。当年轻俊美的皇帝知道继法伦海特之后，又失去一位得力将帅时，用一只手同时按住他前额的金发与白晰的额头。有着长睫毛的眼睛紧闭起来，瞬间之后，他那苍冰色的眼眸直视着一个人。“玛林道夫小姐。”“是，陛下。”“陛任命你担任第二任大本营幕僚总监，继斯坦梅兹之后辅佐朕。”希尔德一反平日的聪颖，显得有些为难。“不过，陛下，我……”举起他那像是用岩石为素材所雕刻而成的白晰的手，阻止了伯爵小姐的异论。“啊，我明白，你确实从未亲身指挥过一兵一卒，不过，指挥士兵的是前线的提督们，而指挥他们的是朕，你所要做的只是为朕提出建言即可。有谁会对皇帝的人事命令有异议的吗？”希尔德恭敬地行礼。她并没有说出极可能会有异议的那个人的名字。

这个时候，帝国军的阵列已经出现破绽，即使有米达麦亚这么用兵神速的人，也难以完全修复帝国军的破绽。尽管斯坦梅兹麾下的舰队并非弱兵，但因为司令部已经完全毁灭，没有办法采取统一的行动，所以他们英勇的抵抗行为效果等于是零。此外更因为他们的舰队毫无秩序地左右散开，反而混乱了己方的指挥系统。皇帝莱因哈特在总旗舰伯伦希尔的舰桥上，尽管他优美的眉毛微蹙，但仍非常平静地注视着迫近到眼前的敌方炮火。罗严塔尔站在旁边，注视着皇帝的姿态，难道自己会和这位金发的霸主一起葬身于此吗？这倒也还好，罗严塔尔暗暗里对着内心深处的明镜笑着。他为了防止大本营出现危机，事先就已经考虑到了。亚雷桑迪·巴特豪瑟少将是罗严塔尔麾下一位出名的勇将。他并没有显著的才干，也没有统帅庞大兵力的能力，但是却能够按照命令，忠实且不辞劳苦地完成战场上的任务，因而能得到罗严塔尔的信赖。每当因为有少数兵力的动向使得局面产生变化的时候，罗严塔尔就会动用这个人物。这个巴特豪瑟所指挥的二千四百艘舰艇，在杨舰队的右侧成平行状，发动炮火攻击，成功地将杨舰队进击的速度减缓下来。虽然仅有些微的时间，但已经争取到足以让旗舰伯伦希尔退避的机会。莱因哈特基于本身的矜持，不愿于此后退，但因罗严塔尔指出如此可将敌方主力引入予以夹击，所以最后还是被说服了。但是帝国军各个部队的运动速度，违背了罗严塔尔的期待。伯伦希尔后退后所产生的空间，在帝国军的舰队还没有能立即补位之前，反倒给予了杨舰队突入的空隙。罗严塔尔经由监控员的惊呼声，知道了杨舰队猛然进逼之后，虽然感到意外，但也立刻以炮列准备还击。在这一瞬间，杨舰队朝下方突进，钻过帝国军的防御阵线后，以光束与飞弹由下方射击莱因哈特的本队，由极近的距离突入舰队中。帝国军的诸将领为此此举感到颤栗。杨此时的用兵法让人觉得用猛将来形容比和智将更为贴切。杨的炮火极为猛烈，击碎了帝国军的抵抗，朝莱因哈特一贯乘坐的旗舰伯伦希尔逼近过去。莱因哈特也同样感到颤栗，不过他的颤栗并不是因为恐怖，而是因为极度的激动。“就是这样，非得是这样才行啊！”白磁般的皮肤充满生气而涨红，呼吸兴奋地高涨起来。光线与能源的巨大波涛席卷了宇宙的一角，莱因哈特的生命力本身好像化为实体似的，在这片波涛的正中央闪耀着光芒。“罗严塔尔！俯角三十度，朝两点钟方向集中火力，敌舰列一有空隙，马上压迫突破。”莱因哈特说了这几句话，但是对这位金银妖瞳的提督来说，主君的意图已经非常明白了。莱因哈特正面对着敌方的炮火与高速移动，并没有因此而落入恐慌之中，反倒已看透敌方维持舰列的要点，并且能够对该处集中攻击。如果能够突破该处的话，那么就可以像在切割钻石之前，先用钢凿给予最后一击似的使杨舰队全军溃灭。就算仅能得到最小的效果，杨也必须要先抑止住攻势，重新编排阵列。这么重要的要点，在广大的战场上是少之又少的，而莱因哈特竟能够在一瞬之间看透。罗严塔尔不得不承认，皇帝的天才是值得赞叹的。莱因哈特一边撩起他那亮丽的金发，一边笑了。他的笑脸就像是打翻了珠宝盒，那么样光彩夺目。“我料到杨威利会猛攻出击，在巴米利恩会战的时候也是这样，不过，如果不和朕直接对决的话，那么就难以将朕打倒哪。朕……”莱因哈特出乎意料地沉默了，他无意识地用左手抵着嘴，用他那像是由初雪所凝固成的白色牙齿，轻轻地啃着他的无名指。希尔德接着为之感到惊异，因为莱因哈特的表情变的充满怒气。在接获己方已经阻止了杨威利的猛烈攻势，并迫使其退后的报告之后，他的表情几乎丝毫没有改变。杨威利的旗舰尤里西斯，从好几天前以来，就一直在死亡战场的

正中央来来往往。“看来你一辈子的勤勉，已经在这里全部耗尽了哪，杨提督。”先寇布如此说道。这位地面战及肉搏战的名指挥官，以骁勇闻名的男子，在舰队战中却没有上场的机会，所以便一手拿着威士忌酒，扮起旁观者的角色来了。如果让亚典波罗那些人看到的话，简直会让他们羡慕死了吧。这场战役一结束，亚典波罗就在旗舰的舰桥上，裹着毛巾就睡起来了，一直到返抵伊谢尔伦要塞为止都还没有醒过来。由此可见这场战役的艰苦。而奋勇执行了十四次出击的奥利比·波布兰也是一样，在最后的出击结束回航之后，他在自己爱机的座席上睡了六个小时，在自己的寝室睡了十四个小时，后来被亚典波罗批评说：“真难相信他竟是独自一个人睡着了。”无论如何，杨舰队目前所维持的优势，就好像是用单脚踏在薄冰上一样的危险，因为兵力的数量实在不够。虽然击毙斯坦梅兹，而他的舰队也暂时无力化，但是其他像是奈特哈特·缪拉、毕典菲尔特、艾杰纳等人还毫发未伤地在后方待命，他们的潜在力量是值得畏惧的。而他们之所以没有到战场上，固然是因为战场本身过于狭隘，但皇帝莱因哈特一旦采用了杨所最害怕的战法，届时应该如何应对呢？在那之前，我方除了先主动以攻势压倒帝国军之外，难道别无他法了吗？就这样，五月七日二十三点，杨正打算发动全面的攻势。不过，这一回奈特哈特·缪拉终于出现了，他带兵保护着皇帝，伫立在杨舰队的炮火之前，加以阻挡。杨威利最初听到敌方有一舰队，指挥官身分不明，以身为壁地守护在皇帝之前，同时正在排除我方之攻势的时候，杨就轻轻叹了一口气。“啊，那名指挥官一定是铁壁缪拉。人如其名地守护着他们的主君。就凭有着这样的部下，莱因哈特皇帝的名号就足以流传后世了哪！”去年，在巴米利恩星域会战当中，由于缪拉前来援救，而使得杨无法打倒莱因哈特的记忆，此时又复生了。此时的缪拉，一待麾下的兵力完全齐备，立即一鼓作气切入杨和莱因哈特当中，而杨也仅能在缪拉舰队还没有完成阵形之前给予一击，然后立刻后退重新编排舰列。能有如缪拉这般的良将于麾下，杨不得不为莱因哈特的作战阵容之坚强感到赞叹。其实也不只有缪拉，其他如与杨作战而死于沙场的法伦海特、还有斯坦梅兹，都不是因为对于专制政治的信赖而舍弃生命，而是对于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个人的忠诚心，才舍弃了享尽天年的机会。对他们来说，这是报答莱因哈特知遇之恩的一条途径。“也就是说，人们所追随的是个人，而不是理念或者制度，是吗？”身为战斗艺术家的这名男子，尽管身处于苛烈的战斗旋涡当中，脑细胞群的某一个部分，仍然还是从事着不能称之为紧急的思维活动。为什么而战，这个问题是杨经常在思索的，就理论上得出来的结果只能确定战争是无意义的。使“为什么”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核心呈现模棱两可的状态，然后用感情来代入，这就是所谓的煽动。自古以来，基于宗教的憎恶所引起的战争，之所以会招来最激烈、最不可容赦的战祸，都是因为其战意是起于情感，而不是基于理念。对于敌人的憎恶乃至于嫌恶，以及对于己方指导者的忠诚，全部都是在情感支配下的产物。不论他人，就杨本身而言，他对于民主政治的忠诚，从另一面来看的话，也就是对于专制政治的憎恶。杨担心尤里安·敏兹的地方，便是这六年以来，一直在他的保护和影响之下的这名年轻人，到了最后是不是会变成为了杨而战的。这样子是不行的，杨的内心如此想着。如果尤里安是基于他对杨个人的忠诚心，而对敌人产生憎恶甚至好战的话就糟了。无论如何，希望他所抱持的自始至终都是对于民主主义思想及制度的忠诚。不过，一想到自己是不是期望尤里安在自己死后，仍然能够继续为反对帝制而战这

一点的时候，杨却犹豫起来。原本杨就不希望尤里安成为军人。虽然尤里安后来是因为自己的期望才成为军人，且因为自身的才干受到良好的评价，不过杨还是经常会觉得后悔。就像这样，杨本身就好像是一个矛盾的聚合体。不过杨自身最大的矛盾应该是，他在这样激烈的战况当中，却还从事这些根本无助于获胜的思考，竟然还维持不败的这点吧。他目前的敌手是战争的天才，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尽管创一集军神之魂与智神的头脑于一身的伟大霸主，但是无法在战斗中打败对方这个不起眼的“流亡私人部队”。

∨

到了五月八日，两军的混战仍然持续着。缪拉加入战斗行列，只能暂时逼退杨的攻击，并未能使战局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这点和巴米利恩会战的时候不一样，因为缪拉的参战早在杨的意料中，所以老早就想好了应对的方法。“前后、左右、上下，不管从哪一个角度看起来，全都是我方军舰的踪影。可是我方却还是处于劣势。”米达麦亚元帅的幕僚布罗上将发出焦虑和失望的声音。如他所说的，帝国军尽管在数量上占了绝对的优势，但实质上却是受到杨舰队的牵制。和正了一年前的巴米利恩会战比较起来，这次的“回廊战役”不管在时间或空间上，规模都小了许多，但执拗的战斗和移动却不断地持续着。在数字上明显处于劣势的杨舰队，除了活用回廊的地形，藉着机雷区和集中的火力来切断敌人阵形，利用时间差予以各个击破以外，根本没有胜算可言。不过就连缪拉，一旦无法自由地移动配置兵力，也只能忍受绵延不断的局部战斗了。在这场激战中，“米达麦亚元帅战死”的消息，一传到帝国军总旗舰伯伦希尔的时候，整个舰桥上立即笼罩在无色彩的颤栗之中。随侍在一旁的艾密尔，此时觉得皇帝莱因哈特那金黄色的头发仿佛在瞬间都化成银灰色了。而统帅本部总长罗严塔尔元帅的脸，仿佛被他左眼的蓝给渲染似地，整个脸色铁青，用单手扶住皇帝所使用的指挥桌，以支撑住他修长的身材。他的手腕颤动着，这样细微的颤动，透过桌子传到莱因哈特的身上。“卑职贱命韧性甚强，得以存活至今，敌方的炮火没有能够击破天顶的门户。”米达麦亚所传送过来的通信文，否定了刚才的虚报。整个大本营又恢复了生气。米达麦亚的旗舰“人狼”仍然在帝国军的前锋，虽有受损但仍然健在。莱因哈特决意要使用最终的，同时也是最惊人的战法，就是在这个时候。就这样，“回廊战役”的第二幕在五月十日揭开。最初是在莱因哈特皇帝于九日召开的御前会议。这个时候，并列在皇帝面前的帝国军最高干部只有罗严塔尔、米达麦亚两元帅、缪拉、毕典菲尔特、艾杰纳三位一级上将，以及直属于大本营的高级军官而已，与昔日相比，缪拉不禁感觉到一丝寂寥的情绪由胸中扫过。即使和侵入伊谢尔伦回廊前相比，也已经有法伦海特及斯坦梅兹两位一级上将战死了。自由行星同盟被消灭之后，杨威利及其一党充其量只不过是同盟政治的余烬，却得要与之如此辛苦地缠斗，这或许是连皇帝都始料未及的吧。从双方的实力差距与战斗的目的来考虑的话，现在这个时候不得不承认帝国军确实是处于劣势。莱因哈特首先发布已故的斯坦梅兹一级上将晋升为元帅，接着便发布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伯爵小姐以中将阶级担任大本营幕僚总监。消息一发布之后，如莱因哈特先前所声明的，的确没有人对皇帝的人事安排有任何异议。只不过当中有人觉得欣喜，但确实也有人不是如此的，像罗严塔尔元帅的金银妖瞳里，看起来就没有什么热忱，不过这或许是希尔德太敏感也说不定。“朕到此为止，采取被动守势未曾有过任何好结果，一忘记这点，军神就开始征罚朕的怠惰。这一次至

今还不能获胜的原因便在于此。”莱因哈特的脸颊呈现极度的红晕，仿佛脸颊里有太阳一般。那种鲜明的色调，令希尔德感到不安，那样的红晕并不是因为精神激动的缘故。但莱因哈特无视于希尔德担心皇帝身体状况的视线，只是一味抒发心中化为声调的热切情感。“杨威利用回廊狭隘的地形，迫使我军采取纵形阵，如此他便可对付我军的多数兵力，朕原本想要用智巧的战术应对，便这显然是一个错误。唯有从正面用兵力加以攻击，粉碎他的抵抗，使之无力化，无法再作战，才是朕及朕的军队所应采行之正道。”五月十一日六时十五分，遭受到帝国军波状攻击的杨，感觉到一股恶寒由心中窜起。他一直最害怕的就是敌方采取这种战法。舰队的行动非常的简单，仍以纵队突进，集中炮火攻击，敌前回头之际，仍一面用炮火攻击，然后后退。第一队后退的时候，第二队前进，同样集中炮火攻击，敌前回头时仍不停止炮击，然后后退，一直到第三队上来。这些行动呈连锁状，直到防御者疲劳、补给物资消耗完毕之后，再重覆接替的动作。这种战法如果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在恢复力上处于劣势的杨舰队，战力就会很快地被消耗殆尽，削弱匮乏，最后终将陷入宇宙的深渊。此时梅尔卡兹提议，暂时后退至伊谢尔伦要塞，以要塞主炮“雷神之锤”来对抗帝国军的波状攻击。亚典波罗也对此表示赞同。正当杨也打算要这么做的时候，重新编排过后的帝国军第一阵线缪拉，却利用丝毫不间断的波状攻击，让杨舰队连一点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并且在杨舰队企图想要后退的时候，立即乘机急速前进，采取随后追击并形成混战状态，意图让对方没有机会使用“雷神之锤”。杨了解到对方的意图，但也只是了解而已，根本没有办法动半步。面对毫无间断的波状攻击，杨只能用炮火应战，当己方舰列出现破绽的时候就去填补，当己方被半包围的时候就用司令部所属的机动兵力去营救，他已经为战术层次的应对忙得分身乏术，根本没有余暇可以耍手段，同时也被迫使身心产生疲劳。而这也正是帝国军的目的之一。经过三十个小时连续攻击之后，缪拉的舰队终于后退了。缪拉本身也已经相当疲累，在敌前回头到后退的这段时间内，因杨舰队的炮火攻击而产生不少损失，但是杨舰队方面，其实也并没有余暇去进行追击，因为第二阵的艾杰纳所率领的大兵已经袭击过来了。他所率领的军队数量，几乎已经可以和杨舰队所有的兵力相匹敌，而且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先锋部队好像要将各个舰艇的能源全部一倾而空似地发动疯狂射击。一时之间，迫使杨舰队不得不后退，而且突出的舰艇更乘着间隙，沿着回廊边缘，从杨舰队的侧面跃进。在艾杰纳猛烈强力的侧面攻击之下，杨的本队和亚典波罗的部队好像已经要被切断了。艾杰纳确实以行动证明他是一个巧妙的用兵者。“再这样下去，我们就要被孤立到敌中央了！司令官有何打算呢？”亚典波罗对着声音显得有些尖锐的参谋拉欧上校露出一个笑容。“别担心，自掘死路的是帝国军。我们把退路封起来，来个围殴。”拉欧上校脸上出现怀疑的表情。他原本并不是这么样悲观性格的人，但是自从担任杨和亚典波罗的幕僚以来，却好像培养出他这样的心态。不过，后来事实证明他的危机感是杞人忧天。讽刺的是艾杰纳舰队就要切断成功的那一瞬间，竟然反遭受来自两个侧面的夹击。曾经担任杨过去的旗舰休伯利安舰长的马利诺准将，集中光束和飞弹咬住艾杰纳的左侧面，一时之间这个伤口深及对方的中枢部。艾杰纳的旗舰维札尔，顿时被三方的火球和闪光所包围，而护卫的各艘舰艇也接二连三地爆炸起火。艾杰纳此时已经处在危机当中了，但是他连眉头都不稍微皱一下，仍然沉着稳健地指挥舰列，不但熬过马利诺的猛攻，而且确实地堵住伤口，

以断续的炮火牵制敌方，成功地脱离了危险宙域。尽管如此，他所受到的损害却是不能忽视的。当幕僚们提议后退的时候，艾杰纳的嘴唇稍微动了一下。大概是在口中咒骂神灵和魔鬼也说不定，但是那个波音并没有传到任何人的耳朵里。无论如何，见时机不对即后退，也是帝国军的基本战术，所以艾杰纳也就不再坚持已见了，但是临回头后退的时候，却还故意在舰队里留个破绽展露在敌人面前。当然杨是不可能上这种当的。因为他必须要在下一波波状攻击到来之前，完成武器、弹药、粮食、能源、医药用品的补给，将受伤的人员送到后方，并且在遭受破坏的各个战线赶紧补足兵力。杨一面对着卡介伦“差不多已经到达底限”的警告点点头，一面进行着这些作业，然后又一面摒退拜耶尔蓝及布罗等人所展开的第三度攻击。更甚于此的是，他于五月十四日，一改防御战法，转而采取主动出击，率部队前往冲击帝国军。因此，原本应该于第四次攻击中出动的黑色枪骑兵，以及旧法伦海特舰队所结合而成的联合部队，被杨舰队先发制人，一时产生混乱。毕典菲尔特的旗舰“王虎”，展现出名符其实的威容与猛气，在十五日的四点四十分，锐不可当朝敌人突进。当然突进的不只有一艘舰艇，同行的还有数量虽少，但却是最为精锐的舰队，企图一举捣毁杨舰队的中枢。部队精良，并且能够正确地掌握住杨舰队的中枢部位并集中攻击，这也证明了毕典菲尔特并非平庸才。正因为如此，杨命令左翼部队中止突进，因为如果要对应帝国军的攻势，必须暂时缩小战线才行。就杨而言，此时他的计算是错误的。因为在前哨战当中，曾经遭受杨予以痛击的毕典菲尔特，不但没有从战斗行列中退缩，而且也没有因为败北记忆使得他战意萎缩，反而凭着更旺盛的士气，与更强烈的突进力，企图恢复失去的名誉。杨利用光束与飞弹所形成的防御墙，阻挡了对方的气势，同时也争取到了时间，巧妙地变换阵形。他避免从正面去迎击毕典菲尔特，将对他的攻势稍微往左边岔开，以便梅尔卡兹攻击其侧面。对黑色枪骑兵而言则是完全遭到了夹击，不过在这个时候，被击夹击的那一方却比采取夹击攻势的这一方还要强许多。此时数量虽然减少了，但是却反而有助于加强指挥的统一。在你来我往的炮火之后，双方发生猛烈的冲击。有的战舰连着乘员一并四散在虚空中，有的战舰则同时被多道光束割碎，更有的战舰一面喷出能源洪流，摇摇晃晃地飘移到战斗外的宙域，然后在那里爆炸了。杨消耗着物资及能源已近谷底的火力，遏制着黑色枪骑兵的攻势，并且对旧法伦海特舰队加以横击，压迫敌方的指挥系统。这么一来，毕典菲尔特的攻势也已经到达临界点，要再继续维持下去的话颇有困难。五月十五日十九点二十分，黑色枪骑兵终于后退了。但是杨舰队在人力资源方面却受到无可弥补的损失。因为舰队运用的总负责人亚顿·费雪在混乱中战死了。“黑色枪骑兵”的舰队司令官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因为没有能够打倒杨威利而遗憾地咬牙切齿，但是由于他的一击，却也夺去了杨作战时的一只脚。杨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长时间地抵抗帝国军的猛攻了。如果帝国军企图再度发动全面攻击的话，那么杨势必必要撤退到伊谢尔伦要塞。但是帝国军也并非全能，他们一点都不晓得自己已经给了杨舰队近乎致命的伤害。另外，帝国军最高干部之间也有一个不为众人所知的秘密，那就是“皇帝龙体欠安”的这个事实。自从即位以来，就经常侵袭莱因哈特的发烧，在五月十六日这一天又发生了，统帅本部总长罗严尔和米达麦亚，以及希尔德协议的结果是决定暂时把全军撤出到回廊之外。当然在这个时候，皇帝生病的这个事实是不可能泄露到大本营之外的。其实罗严塔尔对杨威利及其一党在战略上的见识，远比

莱因哈特冷静而且具有现实感。依他所见，皇帝放弃壮大、坚实、长久蓄积的战略优势，而固执地想在战术层次获得胜利的做法，虽不能说是无益，但却反而造成更多原本应该可避免的流血牺牲。虽然没有说出口，但到此为止有一件事罗严塔尔已经确认，而且不得不为之愕然的是，那就是这位身为征服全宇宙的皇帝，以个人巨大的才能，以及其行动所导出的结论，竟然是以个人战欲为优先。他不想断定“皇帝的为人好战”，因为那不应称之为好战，而是这位有着金黄头发的战士，继续存活下去所不可缺的营养素。最近皇帝一再的发烧，更令他感到这是不是因为原本健康年轻的肉体，无法负荷灵魂无限的欲求所导致的。无论如何，在新帝国历二年五月十七日，帝国军在损失二百万名将兵与二万四千四百艘舰艇之后，终于不得不脱离伊谢尔伦要回廊。“吾等可以征服宇宙，却无法征服一个人。”经历了连日战斗，身心疲惫至极的米达麦亚，从他那灰色的眼眸中透出担忧的神色，独自一人低声地说道。将大量的兵力投入狭隘的回廊中，交杂长达十四日的战火，却还是没有能够压倒少数的敌人。杨舰队的两大支柱——伊谢尔伦要塞以及杨威利本身，如今都还安然无恙。知道帝国军后退的消息后，杨并没有加以追击。因为罗严塔尔与米达麦亚的统御是无间隙可乘的，而且又有缪拉以不放弃反击的姿态尾随在全军之后。事实上，杨舰队连日来的疲劳与消耗也已经到达了极点，另外，最重要的是费雪的死所带来的冲击既重且深。当获知这个噩耗的时候，连胆大无畏的亚典波罗都一反平日作风，深刻地叹了一口气，对着担任参谋的拉欧上校说道。“惨了，咱们原本还有互一生机的航路图，这下子变成死路一条的航路图。以后再也不能轻松地到森林去散步了。”尽管费雪的为人朴实、不显眼，但没有人不知道杨舰队的命运一直是掌握在这个人的手中。杨之所以从未曾在战术层次遭遇失败，而且支持着他创造奇迹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因为杨舰队的运作永远能够毫无间隙的运动。而费雪在舰队运作方面所表现出来的高超技巧，以及杨发掘此人，并且能够将全权委托给他的器量，这两者发挥了完美的结合，这才是到今天为止杨舰队能够维持胜利不败的原因。杨将太阳眼镜架在鼻梁上，两掌手指交叉，顶在头额的中央，许久一动也不动。一方面是为死去的部下致哀，另一方面则为日后舰队运用时的困难，以及随之而至的胜利难求而感到忧心。费雪是在一直夸称不死的杨舰队中，第一个战死的人，这是不是意味着自己这些人过去所使用的幸运已经耗尽了昵？杨的心中被如此不吉的预测闪掠而过。五月十八日，杨舰队脱离了战场，正要回归伊谢尔伦要塞的时候，再度受到另一个新的冲击。“皇帝莱因哈特传来通信文，他——他——”尤里西斯战舰的通信军官，一开始就抛弃了事务性的沉着，于是在杨身旁的尤里安·敏兹接过通信后，把视线投注在那上头。但是一见到通信文的内容，连尤里安也必须要先整理情绪，以理性来应对，经过一阵子后，他脸颊激动地转述给杨。“这是莱因哈特皇帝所传来的通信文，他要求停战以及会谈。”幕僚们惊异地对看，视线像是乱流一般地互相冲突着，不久之后，纷纷集中在一个点上，杨威利盘着腿坐在指挥桌上，用黑色帽扇着脸，然后用另外一只手搔搔他那黑色的头发。

第五章：魔术师，一去不回

面对莱因哈特皇帝所提出的会面要求，杨威利并没有立刻回复。原因并不是因为他需要特别仔细地钻研思索，而是因为连日战斗的疲劳已经使他的身心受到相当大的损耗，就算有再大再强的惊愕或感动，仍然没有办法驱走睡魔的召唤。“我的脑细胞已经变成牛奶稀饭了，现在不是思考的时候，总之，先让我休息一下吧！”杨本身已经累成这样了，其他的幕僚也是一个劲地只想要睡眠和休息，除了先寇布还是厚颜无耻地一副坐山观虎斗的姿态。“我好想要一张床，没有附带女人的也可以。”奥利比·波布兰这么一说，等于是将占他生命一半比重的人生给否决了，而达斯提·亚典波罗则像在梦臆似地打着招呼：“现在把我吵醒的人，一律以反革命罪枪毙！”然后就连滚带爬地回他的寝室去了。就连一向严谨的梅尔卡兹也低声地说着：“我现在的心境，不求无限的未来，只求一夜的安眠。”下达最小限度的指示之后，随即直接回到私人卧室。他的副官舒奈德见状，担心地说：“现在如果有敌人来攻的话，怎么办？”不过随即又好像看开地说：“算了，反正死了跟睡着了也差不多。”说完之后，也往他的寝室走去，没想到一进到电梯里面，竟然靠在电梯的内壁上睡着了。“哎呀、哎呀，要把这些家伙全部叫醒的话，大概要找一百万名公主来亲吻他们吧？”负责留守的亚列克斯·卡介伦耸着肩膀说道，此时有一人踩着沈稳的步伐，从尤里西斯战舰上下来，站在卡介伦的眼前。华尔特·冯·先寇布，正对着他眨眼睛。“如果需要我效劳的话，卡介伦中将，我可以为您将所有的女子军一一地从睡梦园里叫回来。”先寇布提出这样一个美好的建议，但卡介伦并不予以理会，所以他便优哉悠哉地走向无人的酒吧，然后一自己一个人独占着。就这样，整个伊谢尔伦要塞笼罩在一片睡妖精所洒下的睡眠当中，一切都无声无息。杨、菲列特利加、尤里安、卡琳、还有其它的幕僚们，全部都跳进睡梦的井当中，躲在现实的水面底下，就像舒奈德用他临睡前最后的一点理智，担忧地所说的那句话，如果帝国军此时前来进攻的话，那么伊谢尔伦要塞就要从原先“难攻不落”的评语当中被否定了吧。但是，此时的帝国军其实也已经精疲力尽了，负责后卫的奈特哈特·缪拉，在尚未完全脱离战场范围以前，真的是所谓的不眠不休。由于他们对于杨威利及其一党的战斗能力，有着正当、甚或是超乎其上的评价，所以无论如何绝对不能疏于防范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击或者埋伏。待确定我方已经确实安全的时候，缪拉也一头栽倒到床上去了，但没有任何一个人对此提出责难。好不容易喂饱睡魔之后，整个杨舰队好像变成了一群饥荒儿童似地占领了要塞内部全部的餐厅。不管是将是兵，全部都是一副难民的嘴脸，唯独奥利比·波布兰起床之后，不但将胡子刮干净，而且还洒上了古龙水，但是因为他将时间都浪费在多余的服装仪容上，所以当他进到军官餐厅的时候，里面已经客满了。他只得站在走廊下，就地匆忙了吃起白面汤，这幅情景如果让华尔特·冯·先寇布给瞧见的话，只怕要讥笑说“这真是一个活生生的徒劳无益的例子”吧。就这样到了五月二十日的十三点三十分，杨舰队的幕僚们好不容易总算将身心状态调整好，可以开始以皇帝莱因哈特的通信文为素材的讨论了。三杯的红茶，以及总数在红茶五倍以上的咖啡所散发出来的香气微粒，在会议室的空气中碰撞着，讨论虽然热烈展开着，但杨的内心其实早就已经下决定了。因为杨最初所构想战略，就是以将皇帝莱因哈特拖到会议桌上，作为最后的归结点。“一开始先把皇帝引到伊谢尔伦回廊，然后再把他拖到会议桌上，为了要让后续的事态能够顺利地进行，

最好还能够让皇帝的两脚穿上银色的溜冰鞋。”杨舰队的基本攻战策略，由司令官亲自作了这样的一番说明，让他们的幕僚们此时不知是应该认真严肃地点头呢，还是该当作笑话一般地付诸一笑。不管是杨本身也好，还是幕僚群也好，都不认为守护民主政治的精髓，非得要玉碎瓦不全地战到最后的一兵一卒。反而认为必须要存活下来，才能够与罗严克拉姆王朝取得政治上的妥协，这一方面才是他们非得要取得不可的胜利。尽管看在他人的眼里觉得惊讶，但这才应该是他们要作战的理由。最初，不晓得是正经或者是开玩笑，达斯提·亚典波罗曾经说道：“壮烈牺牲的这一条路，已经让比克古爷爷捷足先登了，我们若想要从后面急起直追的话，也不会有人来褒奖我们，所以若不好好地活着，获得一些好待遇的话，可就是损失了。”像这样的一个意见，其实也就是杨舰队的成员，嗜好故意装坏的一个毛病。无论如何，杨舰队的干部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抱持着“绝对不与专制主义妥协”的思想，他们并不是连敌我之间的实力差距都不懂得衡量，只知壮烈似地仰天长啸，然后冲向自我毁灭的这种“憨直的人”。因此，莱因哈特皇帝此时所提出的要求本身，毋宁说是杨舰这边所欢迎的。但是就他们的环境以及现在的时间点来看，他们没有福气可以天真地去相信对方这个要求，所以他们讨论的前提是，这会不会是一个陷阱？就算帝国军已经放弃了使用军事力量来寻求事态之解决，但是他们所作出的选择，不见得一定要迎合杨舰队所希望的方向。“他们会不会籍口说要会面或是要讲和，其实是想要把杨提督引到伊谢尔伦要塞之外，企图谋杀呢？”由姆莱中将所提出的这个意见，成了会议讨论的出发点。此时的他是特地陈述一般常理的推断，以藉此引出相反的理论或者是疑点，有点像是在作某种化学实验的感觉。听到这句话，杨把自己头上的黑色扁帽脱了下来，放在两手中间玩弄着。先寇布拿起咖啡杯啜了一小口之后，立刻又把咖啡杯放回托盘里，仿佛咖啡的味道不合他的品味似的。“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不高。理由是因为皇帝的为人。很难想像那个自视甚高的金发小子，会因为没有办法在他所拿手的舰队战当中获胜，而诉诸于谋杀的手段。”那位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一到了先寇布锐利的舌锋中，竟然变成“小子”了，不过他这种说法虽然有些拐弯抹角，但是却对莱因哈特的精神特质当中并没有卑劣的成分这一点，有着肯定的评价。接着奥利比·波布兰提出了相反的看法，其实，如果先前发言人不是先寇布的话，不晓得波布兰还会不会特地要加入议论。“皇帝本身或许是这样，但是他的幕僚群里面，也许有些人抱持着不太一样的价值观。经过这么多的流血牺牲之后，却仍然没有办法战胜，皇帝这个战争天才的面面就难保了，说不定有些忠诚心过剩但判断力不足的家伙，会想要些什么花招也说不定。”在这场讨论持续进行中，尤里安一直无言地注视着杨。尤里安明白杨的内心其实已经打算要接受会面协商的要求了。对他来说，现在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自己是不是能够和杨同行。不管怎样，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一向好战的莱因哈特皇帝，为什么会想要要求会面呢？并非全能的尤里安，此时无法洞察出原因究竟何在。“……绚烂夺目的皇帝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是一个只知道胜利而不知道和平的人。”这是后世的历史学家扔给这位军事天才的批判当中，最为苛刻的评语之一。这当然不能说是很公正、客观的批评，但却表现职莱因哈特那壮烈个性当中的某个横切面。至少，没有办法用相反的评点来加以否认这一点，应该是一个事实吧！

在后世的这种评语下，发烧卧病在床上以后，竟然会对杨威利提出会面

的要求，这令一直在他身边辅佐着他的希尔德，也就是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伯爵小姐感到意外。因为事态作如此的演变，虽然是她所期望的，但却不是她预期会发生的。当这场“回廊战役”展开的时候，希尔德为了要避免无益的流血牺牲，曾经不只一次地对莱因哈特提出谏言。“杨威利所想要的并不是宇宙的全部，臣下斗胆进言，未来如果需要作出某些让步那么这个责任及权利是在陛下您这一边的。”皇帝将洒落在他额前像是瀑布般的金发往上一拨之后，回头看着这位美丽的秘书官。“玛林道夫小姐，听你这么一讲，好像是说主张将杨威利像穷鼠一般地穷追猛打，然后把他逼进死胡同里，是朕的责任喽。”“是的，这是臣下所主张的意见。”此时的莱因哈特脸上所呈现的，与其说是不高兴，毋宁说是被刺伤了的表情，他拒绝了希尔德的谏言，并且皱着眉头，这虽然是一个表现出他内心无可奈何的动作，但这位年轻人却仍然显得极为优美。“这世上敢对宇宙的支配者这样直言不讳的人，在所有活着的人当中，只有你一个人哪！伯爵小姐，你的勇气与率直固然值得赞叹，但是如果你认为朕总是会很高兴接受的话，那就很伤脑筋了。”希尔德之所以没有再继续贯彻自我的主张，是因为她太了解莱因哈特的精神上所需的营养素是什么。她经常担心着，如果失去了这些营养素，那么莱因哈特是不是等于失去了他本身生存的意义了。然而，一旦他真像他一直所热切希望的一般，用武力打倒了杨威利，并且完全支配宇宙之后，他那苍冰色的眼眸要将视线投注于何处？他那白晰的手又将有何所求呢？以希尔德的聪明智慧，仍然是难以以预测的。无论如何，在莱因哈特发烧的情况下，以隐愜皇帝欠安方式，让皇帝亲征的军队先撤退的决定作成之后，希尔德也暂时松了一口气——不管怎么样，莱因哈特的发烧是过度劳累所引起的，而不是因为在医学上有什么难解的疑问，所以暂时先把最后的战事往后延就是了。或许自己本来是不应该这样想的也说不定，因为这个对于皇帝与帝国的悬案，能够在和平之中解决是她所希望的结果。况且避免战斗长期化，也是希尔德最初所抱持的想法。尽管如此，还是有一点让她觉得很难以释怀。因为到目前为止，包括希尔德在内的幕僚们再三的地进言，但是莱因哈特却不能用他平常的度量加以回应，仍然固执地想从正面发起军事冲突，按住杨的脖子，让对手屈服在自己膝下。如果他现在没有发烧的话，或许还会坚持他原有的想法，证流血牺牲继续下去，直到把杨埋葬为止吧。因为持续着超越回复力的攻击，采取消耗战的方式本身是绝对没有错误的，那么为何莱因哈特会弃原先他所坚持的铁血主义呢？难道是因为发烧使得他的气势软弱下来吗……。莱因哈特在床上半坐起来，用视线和表情回答了希尔德的疑问。“因为吉尔菲艾斯提出了谏言。”满头金发的年轻皇帝很认真地说道。希尔德闻言，不自觉地一直凝视着皇帝，许久之后才察觉自己的失礼，莱因哈特白晰的脸颊因为发烧的缘故，呈现地透明的红晕，看起来仿佛是拂晓的女神亲吻了他的脸颊。“吉尔菲艾斯说，请不要再继续与杨威利争斗下去了。这家伙虽然过世了，不过还是对我提出建议哪。”莱因哈特好像并没有察觉到，他在故友以外的人的面前，使用了第一人称。希尔德默默地听着，因为她明白皇帝并没有要求自己回答。莱因哈特所说的话，事实上是可以用科学来加以解释的。在他意识的水面下，混杂在一起的思维和感情，像是许多道缠绕在一起的水流，在一阵混杂后浮现于水面上。那是他对永远失去的朋友所怀藏的哀惜和思念，同时也有对自己的过失所无法压抑且不断扩大的悔恨。那是他心中对杨威利这个伟大的敌手的怀藏的敬爱。那是他对法伦海及斯坦梅兹

这两位一级上将、以及其他数百万战死者所产生的内心自责，那是因为这场战斗推移时所感受到的沉重，使得他的内心产生焦躁感。那同时也是他身为一个战略家所作的思考，正在寻求除了战斗以外，是不是还有其他有效的手段可以将事态解决。在这些浑沌不明的意识当中，最为清澄的部分，被统一结晶在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的这个人格当中。在莱因哈特昏迷无意识的时候，为了要驳倒他本身的固执，使他的态度产生改变，将最好的方法使之人格化……如果加以分析，原因便是如此。但是希尔德十分明白，在人的世界当中，有些事情还是不要加以分析的好。像“因为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来到我梦中，劝我停止战斗”——这种中古世纪的解释就够了，而且也够有理了。因为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如果还活着的话，那么他势必会是皇帝的盟友，而且是帝国的重臣，同时也一定会向皇帝作这样的劝告。“……我明白啦，吉尔菲艾斯，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只不过比我早两个月出生，可是却老是喜欢倚老卖老地劝我停止打架。现在我可比你年长了哟，因为你的年龄已经不会增加了呀。不过，我明白了，我会试着和杨威利会谈，不过只是试试看而已哟，我没有办法向你保证一定不会决裂喔。”最后，连然希尔德、米达麦亚及罗严塔尔都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死者却做到了。当领悟到这一点的时候，希尔德好像突然偷窥到环绕在无与伦比的皇帝身边的重臣们，有几个人的感性在动摇了。皇帝的贴身侍者，少年艾密尔·齐列看出陛下与玛林道夫小姐之间的谈话已经结束，于是送来了加有蜂蜜的牛奶。但是牛奶的芳香并没有让希尔德的情绪好转起来。并不是因为皇帝莱因哈特对于国政漠不关心或不负责任，事实上，他是一个有良心的执政者，不管从他的态度上来看或从他执政的成果上来看，其实都是他意识和努力下的产物，在其他方面，他则是由无意识成分所构成的。因此，在他所支配的体制、或是他的帝国当中，军略经常较政略来得优先。所以此时他的精神边境里面，确实也有某些部分正在否定着这次与杨威利的会谈。“朕本身不中用地发烧也是原因之一，但事实上是因为将兵都疲劳了，而且也必须等待补给。与杨威利进行会谈，并不表示就此妥协了，而是因为要做好再战的准备，必须要争取时间。”当皇帝下达会谈的决定时，有人松了一口气，另外也有人觉得很遗憾。像是在不知不觉中立下绝大功勋的猛将毕典菲尔特等人，就难以压抑其战斗的意志。“皇帝与杨交涉的时候，反正一定是会决裂的。如果这样的话就立即再度展开作战。”毕典菲尔特的声音虽然不是很大声，却是在公开场合下所做的一个声明。尤其是法伦海特以及斯坦梅兹的旧部下，更是难以抑制要为长官复仇的决心。这种激昂的情绪却也引发了一些担忧，所以米达麦亚便亲自着手于法伦海特、斯坦梅兹两舰队的重编工作。“疾风之狼”那灰色的眼眸只要一瞥，便可以将身高比他还高二十公分的巨汉镇慑住，所以由他亲自重编，倒也有安抚情绪的作用。米达麦亚到了今年三十二岁，已经晋升到元帅，拥有宇宙舰队司令官的地位，成为帝国军最高的干部。尽管他拥有一个耀眼得令士兵们头晕目眩的显赫官阶，但是他的外貌却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动作轻快而且敏捷，对待士兵的态度绝不拘谨刻板。米达麦亚并不单纯地只是一名战术家，同时更具备一名战略家的见识，所以他很清楚地知道，如果让伊谢尔要塞以及艾尔·法西尔星系上的旧同盟余党集结在一起的话，那么对他们不利的事实也就增大了。不过，因为帝国从最初的一开始就知道敌人集结的地点，所以攻击虽然很困难，但是要封锁却很容易。虽然现在已经付出了不少牺牲的代价，但是却也没有必要因此就固执地非得藉由军事力量取胜不可。眼前

这些势力，是靠着以杨为中心的强势人格所结合统一起来的，所以如果杨不存在的话，那么这一切或许就烟消云散了也说不定。现在这个时候，米达麦亚的确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如果说得更极端一点的话，就把杨封锁在回廊里，耐着性子一直等到他死亡为止，这也是最终的一个方法。但就这一点而言，帝国军——罗严克拉姆王朝也是相同的。只要让莱因哈特一毙命，那么不管在政治方面也好，在军事方面也好，同样都是没有人可以取而代之成为领导者的。正因为如此，当莱因哈特发烧卧病在床的时候，连一向豪壮的米达麦亚也觉得有一道冷风吹进了他的神经网络，令他心寒不已。他甚至必须避免发布“皇帝陛下因龙体欠安，故亲征部队暂时撤退”的消息。平白支领高薪的御医团，主张过度疲劳是皇帝发烧的原因，但如果内在的精神能源与外在的责任义务，还是一直持续地将过度沉重的负担加诸于皇帝的年轻肉体的话，那么在未来要怎么办呢？难道罗严克拉姆王朝会就此一代而终吗？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往后岂不是又要成为战乱的时代了？想到这里，米达麦亚不由得衷心地祈求皇帝的健康并且早日成婚。这位帝国军最高的勇将，丝毫没有想到在争乱的时代中，集所有权力于自己一身的想法。另一方面，他最亲密的朋友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在莱因哈特卧病在床的时候，代理皇帝统辖全体远征军，展现了完美的技巧与手段，他在这段期间，几乎没有任何的私语，只对米达麦亚泄露说，皇帝该不会因病而去世吧？此时所有的时间几乎在以战友艾杰纳为模仿对象似地终日沉默寡言，早餐多半只喝点白酒、吃点起司就算了，虽然他并无此意，但确实添加了密友担忧的因素。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那就是远在费沙的巴尔·冯·奥贝斯坦元帅向皇帝呈提建议。他的建议后来为皇帝所驳回，不过这个仅为另外两位元帅以及希尔德所知的提议内容，和过去由幕僚所构想，但遭毕典菲尔特给摒退的提案酷似。不过有一点比过去的提案还要再辛辣一些的地方在于，这样平白无故地把杨找来的话，他或许不会答应会过来，所以不妨派遣某一位重臣，以使者的名义出使伊谢尔伦要塞作为人质。一听到这里，米达麦亚与罗严塔尔都没有话说，当场也没有任何批评的言词出现。粗心疏忽的杨来到帝国的地盘之后，就把他给杀了，如此一来，便可以斩断往后的忧患。而出使到要塞当作人质的重臣，理所当然会成为杨一党愤怒情绪下的报复对象。这么一来，帝国再以报复的名义，将失去杨领导的那一伙人予以军事镇压，如此全宇宙便可一统在罗严克拉姆王朝之下。这一切只要牺牲一个人就可以做到，但问题是，哪一个重臣可以在心知肚明的情况下，出使到要塞上作人质呢？“如果没有其他使者候补的话，那么就让我来担任这个任务吧。”一直到目前为止，奥贝斯坦所受到的评语，除了冷酷绝情以外，还有一些令人不觉油然而起的敬畏感。这或许是因为他在策划谋略时，极度地激烈苛刻，甚至不惜将自己也订为牺牲者，而且在陈述谋略的同时，态度也总是显得毫无惧色的关系吧。尽管米达麦亚、罗严塔尔都充分了解这一点，但是却没有办法对军务尚书表示任何的赞赏之道。“疾风之狼”的声音甚且还一反平常，含着挖苦口吻说道：“被迫和那个奥贝斯坦一起自杀的这种死法，杨大概怎么也不会料到吧。不过那家伙想以使者的身分出使到杨那边去的话，杨就会相信他吗？”金银妖瞳的统帅本部总长，隔了许久才附和着密友所说的话，讽刺地说：“不，倒不如让那家伙照他的建议去做算了。只是奥贝斯坦让杨那一党人给杀了之后，我们应该也没有什么义务要替他复仇。”“没错，其实这世上没有了他，比没有了他还要更能够让这个宇宙维持和平，让罗严克拉姆王

朝更安泰，而且万事更好收场呢！”说归说，他们两人心中并没有积极地想要让事情如此演变的想法，不过，万一事情真演变成这样的话，那么他们两人也不会觉得有任何的遗憾。另一方面，他们心中也为了这个已经失去时宜的献策没有能够抓住皇帝的心，让皇帝的名誉能够保全感到高兴。他们两人虽然都是统领大军的将领，而且在军事史上占有冠群的地位，但却不是能够知道一切的预言家。他们并不晓得事实上有一个和奥贝斯坦的构想酷似，但是更低级的阴谋，正像菌丝般悄悄地伸入到宇宙当中。此时的米达麦亚他们，正开始展开各项准备，以便让他们所尊敬的敌手，有个愉快的来访。但最后的事实证明，他们所做的各种准备都没有任何用处，最后他们还是没有能够和杨见到面。

II

五月二十五日十二点整，杨威利离开了伊谢尔伦要塞，以便和莱因哈特皇帝做第二次的会面。杨所搭乘的舰艇巡航舰瑞达II号，这艘舰艇也就是两年前，杨被同盟政府要求参加审查会时的乘舰。因为当时杨平安无事地归来了，所以幕僚们建议杨同样利用这一艘舰艇讨个好彩头，杨也接受了。乘舰的问题很简单地解决了，不过到目的地的路程虽短，但路途却出乎意料地不平坦。舒奈德又重新提起了原来的问题——莱因哈特皇帝身为一个军人的矜持虽然可以相信，但是他的那些幕僚呢？帝国军不见得都是由一些像米达麦亚元帅那种有信义的人所组成的呀！难保不会有些人假借为皇帝效忠的名义，或者为战死的将兵复仇的理由，企图要发动谋杀。听了这一番话，尤里安·敏兹稍微犹豫之后，提出了以下的建议。“那么，恕我放肆僭越，是不是可以让我以代理提督的身份，前往与皇帝莱因哈特会面。我可以先听听对方细节部分的条件或者提案，之后再由提督亲自到会谈的地点去，这样好吗？”杨头上戴着黑色扁帽，摇了摇头。“不行！不能够这样子呀，尤里安。”皇帝以对等的立场提出会谈的要求，如果照你这样做的话就是失礼了。如果皇帝的自尊受到伤害，说不定会放弃和谈的想法，这么一来，可能就永远失去了和平的机会也说不定。以现在的战力，如果再度与帝国军正面冲突的话，几乎没有什么胜算，因为眼前将兵的疲劳尚未完全恢复，战死者的职位没有办法找人顶替，而且补给物资的补充完全得靠伊谢尔伦的生产力来解决，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另外舰艇的整备与修复也是现在的当务之急。在这里杨所特别强调的是，费雪的战死导致舰队行动力的低落。失去了费雪中将之后，有关于舰队的重新编配以及运用，预订是由马利诺准将负责。他虽然是一个有能力的指挥官，但是在实绩和依赖度而言，仍然是及不上费雪中将的。面临大规模战斗的时候，舰队行动是不是还能够像从前一样完美，杨并没有绝对的自信。杨之所以会答应与莱因哈特二度会面，这个信息的丧失也是原因之一。“如果只是把战火挑起来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获胜的。我们的舰队目前没有能力可以应付战斗，这是不管怎样也无可奈何的事情。如果我们现在拒绝对方会谈的要求，那么短时间内势必会再度引燃战火，这无异是一种自杀行为。”杨这么一说，幕僚们也就没有要再反驳的意思了，因为他们也都深刻了解到费雪战死所带来的巨大打击。而且杨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和平，是可以谅解的。最后，在衡量了接受会谈的利益与拒绝会谈的损失之后，还是不得不采取前者。“啊，这样也好啊！到底这个要求是皇帝所提出来的，这也意味着我们获得了实质上的胜利。尽管这个会谈不见得会成功，不过我们也可以藉着会谈的这段期间，多争取一些时间。而且费沙或者旧同盟领，

也在这个时候对帝国军履游击行动的话，那么我们的立场就更加有利了。总之，不要过份期待就是了。”卡介伦大胆地就乐观的观点作了这样的总结，所有的幕僚人员也都点头表示同意了，虽然每个人点头的动作有快有慢。接下来所讨论的重点就转到随员的问题上。这个时候，有人自我推荐，也有人推荐他人。在他们的口中，莱因哈特虽然被贬谪为“专制军国主义的私生子”，但是有一点是不能否认的，那就是他到底还是极为华丽耀眼的一个人，就好像是一只征服全宇宙，身上长着翅膀的黄金狮子，每个人都希望有机会能够亲眼目睹他的风采。菲列特利加应该毫无疑问地列为随员之一，但是因为患流行性感冒正在发烧，而且身兼家事教师以及家庭医学之权威的卡介伦夫人要她安静修养，所以她也就帮不上什么忙。而卡介伦因为必须专注于战力的重新整备，所以第一个从随员候选的名单当中被删除了。先寇布必须要致力于要塞防御力的强化，同样也被剔除掉，亚典波罗必须要掌管留守舰队；梅尔卡兹立场尴尬，恐怕没有办法称呼莱因哈特为“陛下”；波布兰就算跟去了也应该没有机会进行空战；而姆莱恐怕必须要负责监督所有的人，于是幕僚人员就这样一个一个地落选了。最后，高级军官的随员只有三名。分别是副参谋长派特里契夫中将、“蔷薇骑士”连队的布鲁姆哈尔特中校、以及过去曾经担任亚历山大·比克古提督之副官的史路少校。另外，艾尔·法西尔独立革命政府的罗姆斯基主席也将要随同前往，不过因为随员超过十名，所以杨也就缩减了随行人员。虽然这是极为正式的见解，但是像奥利比·波布兰等人直到后来还认为因为自己是专门制造麻烦的人，基于这样的一个理由，所以才被谢绝同行的。“布鲁姆哈尔特负责担任护卫，史路则是以代理比克古伯伯的身分被选上的，而派特里契夫中将？他应该是作陪宾的，到时候说不定会有其它什么事情。”最让众人感到意外的是尤里安。敏兹被派为留守，尤里安说来是杨身边最亲密的人，杨居然没有让他同行。这是因为他的灵感在上班以外的时间发挥作用了吗？还是像他口中所说的，要尤里安辅助卡介伦繁重的工作，或者像先寇布挖苦的，杨怕自己反而被看成尤里安的随员；亦或是一时兴起所作的决定，没人知道确实的答案。“尤里安，留守的事情就拜托你喽。”经杨这么一说，年轻人只得点点头，不过在点头的同时，脸上却充满了失望的表情。这并不是因为他善于表现情绪，而是因为他的心情一时还没有整理好。“我很想对您说‘就交给我好了’，不过不能随同您前往，心里觉得遗憾。我难道不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吗？比派特里契夫还……”希望杨选中自己而不是派特里契夫，或许是尤里安本身自大的想法，事实上尤里安也不是完全没有这样的自觉，所以当他接触到杨的视线时，尤里安不禁涨红了脸。但是杨只是温和地笑着，用手指在年轻人的脸颊上轻轻地弹了一下。“笨蛋！我从以前就一直依赖着你到现在哪。从六年前你拖着比你的身体还要庞大的行李箱到我家来的时候，我就一直在依赖着你哪。”“谢谢您，不过……”“如果一旦我不能去的话，那么当然就要请你代替我去。不过现在因为我在，所以就由我自己去，就这样而已啊。”“我明白了，无论如何，我等着您的好消息。请您多加小心。”“嗯，啊！对了，尤里安。”“是，什么事？”杨仿佛刻意要压低嗓门似地，尤里安于是把耳朵靠过去。“说正经的，卡介伦的女儿，还是先寇布的女儿，你喜欢哪一个，看你的决定怎么样，我也好先有个心理准备哪。”“提督！”尤里安感觉到他的脸颊热了起来，热得令他自己都觉得意外。杨见了他的表情，却反而有趣地吹起了笨拙的口哨。像现在这种时候，他倒挺适合做先寇布还有波布兰的上司。逗弄完

年轻人之后，杨来到妻子的病房探望。卡介伦夫人还有她的两个女儿正巧在菲列特利加的身边照顾她，莎洛特·菲利丝正在为病人削苹果，看她拿水果刀的手法，大概可以和菲列特利加一较高下吧。“菲列特利加，我去会一会宇宙第一的美男子，大概两个星期左右就回来了。”“你要小心喔，啊，等一下，你的头发乱了。”“没关系啦，这种小事。”“不行的，因为你即将要去见宇宙第二的美男子呀。”菲列特利加于是拿起床边小桌上的梳子，熟练地帮杨梳着头发。卡介伦夫人若无其事地将脸朝向别处。杨还是像平常一样在妻子热烘烘的脸颊上留下了一个笨拙的吻，和卡介伦夫人和两名女儿打了招呼之后，便走出了病房。尤里安正提着杨的手提箱，在走廊底下等着。门一关上的时候莎洛特·菲利丝好像深受感动而且觉得有趣似地用手指头敲着母亲的膝盖。“咦？妈妈，爸爸跟妈妈也曾那样做吗？”卡介伦夫人用眼尾稍微看了菲列特利加一眼之后，便从容大方地回答说。“当然有啊！”“可是现在为什么不这么做了呢？”“莎洛特·菲利丝，你一年级学过的功课，到了四年级就不想再学了对不对，这也是一样的啊。”就这样，尤里安与杨分离了。他的胸中仍然有着淡淡不安的阴影，但是他同样也不认为皇帝莱因哈特会采取任何卑劣的手段，于是信赖感便掩盖了不安。但是日后尤里安却因此多么地懊恼和悔恨呀！因为此时的他只是一直注视着莱因哈特这个太阳，却忽略了还有其他恒星的存在。过去曾经是费沙独立商人的波利斯·高尼夫，此时好不容易终于到达了能够伊谢尔伦要塞通讯的宇宙区域，这已经是杨离开要塞后的第三天了。先前他接受杨的委托，在旧同盟领地和费沙方面四处奔走，以便收集情报和军事费用。之后他更躲过帝国的搜索网，封锁通讯秘密航驶货船来到这里，刚好错过三十个小时前行驶过的瑞达II号。可以和伊谢尔伦要塞通信之后，波利斯·高尼夫开口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见杨！杨还活着吗？”“你这家伙开玩笑的水准真是够低级，这一次更低到海沟底去了。偏巧死神好像是度假旅行去了，我们元帅可是逍遥自在地活着呢！”出现在通信萤幕上的波布兰，用嫌恶的口气骂着对方，不过他的表情却在瞬间全变了，速度快得要用极小的砂漏才能量得出来。从波利斯·高尼夫那儿乘着不吉利的羽翼传过来的情报叫伊谢尔伦要塞的干部群，脑里立刻闪烁起赤红的警灯，“神之角笛”的警报声将他们的脑袋震得轰隆作响。因为亚姆立札的失败者安德鲁·霍克为了要策画暗杀杨的阴谋，已经从精神病院里逃脱了。亚典波罗愤怒地将黑色扁帽用力地甩在地上，激动地大吼。“安德鲁·霍克那个白痴，四年前在亚姆立札星域杀了二千万人，难道还不够吗？还不够的话，怎么不干脆把他自己也给杀了，他自己死了也可以对文明与环境有帮助啊！”“这对那个家伙来说，可是他一生中的大事业哪！”先寇布的声音，像煮过头的咖啡一样地阴沉。“那家伙一心一意地想要凌驾杨威利，如果不能在实绩上求得胜利，就把竞争的对手给杀掉，他竟然已经到了这种心态。”尤里安感到一股恶寒，好像故障了的电梯似的，正沿着他的脊椎上上下下。安德鲁·霍克脱逃成功了，他是靠着自己的力量脱逃的吗？应该是有谁、有哪个人帮助他脱逃的才是。这一切应该不只是一个狂人的恣意妄行，背后一定有什么极其恶毒辛辣的阴谋地进行着，而霍克只不过是一个正在走钢索，而且一开始就被设计好要从钢索上掉下来的表演者……“立刻把杨提督追回来。此事十万火急，人数过多恐怕会招致帝国之怀疑，派一部分人去即可。”先寇布当机立断，挑选了尤里安及以下的同行者。就这样，在高尼夫带来的情报所造成的混乱尚未完全收拾的情况下，尤里西斯号立即率领

着另外五艘舰艇从伊谢尔伦出发，想要把杨给追回来。留下来的混乱场面就交给卡介伦来收拾了，其中令他最感到困难的就是不要让病床上的杨夫人知道这件事。尽管他也是自由行星同盟军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有能官吏之一，但是这件事却对他造成了不少难题。

I I I

原本不管怎么说，一直像是半流体似地停滞不动的事态，此时竟然开始急遽地流动起来了。方向虽然相同，但是流动的方式，却不见得有秩序。“每个人都期待和平，但必须是要在我方主导之下的和平。所有人为了这一个共同的目的，各自要求属于自己的胜利。”后世的历史学家这么说道。以一般理论而言，这样的说法应该是正确的，但是以杨立场来讲，杨并没有固执于己方的主导权，所以就这一点来说，杨与莱因哈特之间的会谈，应该可以得出一此具有建设性的成果。或许更贴切地说，在会谈当中如果没有达成相互理解或妥协的话，那么就只剩下一条通往溃灭的坎坷道路，而在这条路上，支持着他们走向终点的精神食粮就是彼此的憎恶。如果杨现在死于暗杀者的手里，那么对民主共和政治来说，就连那条唯一的坎坷道路都要封闭起来了。民主共和政治应该是安德鲁·霍克过去所信奉的思想和制度，难道他因为自己个人那已经散发腐臭味的竞争意识，而要把这些思想和制度全部给毁灭掉吗？要怎么做才能够阻止他这种无益的企图呢？尤里安·敏兹拼命地想要找出方法。同盟过激派的残党，此时正企图谋杀杨威利的性命，如果把把这个事实告知帝国军，要求帝国军出面保护杨的话，这种做法行得通吗——这是尤里安离开了伊谢尔伦，踏上焦虑的旅程之后，极尽自己最大的脑力所想出来的方法。但是，此时的尤里安，脑中却不禁充满恐怖的想像。“如果有小部分的帝国军利用这一点，假借保护的名义，而加害杨提督的话呢……？”以帝国军的观点而言，杨威利是帝国统一宇宙的障碍，不管经由战斗或者阴谋，都应该要把他除掉——抱持着这种想法的人，如果假借保护的名义去接近杨、同时更进一步地杀害他，然后再把这个罪名转嫁给安德鲁·霍克的话呢？一个从精神病院里逃脱出来的病人，要如何暗杀杨呢？只怕他的背后有着一股更强的力量，暗中在控制着这个傀儡。说不定这个操纵木偶的人就是帝国军策谋的源头——军务尚书奥贝斯坦……。但其实这是一个偏见，或者说这是一个属于过度评价的想法。奥贝斯坦为了要打倒所有一切皇帝的敌手以及王朝的障碍物，确实曾经构想且提出过为数不少的策谋，这些都是一个事实。但是，对于宇宙历八零零年六月一日这一天，杨所面临的难关，确实与他是无关的。这个时候，奥贝斯坦并没有离开费沙，正专注地埋头在他自己所构想出来的作业当中。这是他在军务尚书繁忙的事务处理当中，利用空隙的时间进行的。这件事奥贝斯坦当然没有加以宣传，但是在他保持沉默的时候，别人还是会以为他正在构思对付杨威利这个帝国公敌的策谋，事实上这种说法在于他的立场，并没有任何不自然的地方，因为就算他否认，其他人是不是会相信还是一个疑问。由于他多年来的行为表现，已经使别人对他的印象和评价都定型了。尤里安其实没有害怕或忌讳奥贝斯坦的必要。但结果却是如此，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当然会笼罩在奥贝斯坦的幻影之中。除策画阴谋的主角不对之外，其他将加诸于杨身上的阴谋内容，几乎都被尤里安料中了。不论如何，此时的尤里安并没有意思要求帝国军提供协助，而先寇布也对他的判断给予肯定的回覆。总之，眼前看来他们已经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而且还必须要绝对保持行动的秘密性。就这样，从五月二十八日到三

十一日之间，伊谢尔伦回廊通往旧同盟方面的出口附近，表面上极度安静，但事实上却极度混乱。在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一群秘密着手策画这个暗杀杨的阴谋并于暗中发号施令的人，正在蠢动着。尽管这是一个非常不健康且不具建设性的行动，但是着手的人却必须要付出相当庞大的苦心和努力。他们先把安德鲁·霍克藏匿起来，将他已经失去秩序、率紊乱的精神思路，导向某个固定方向，为了要使他觉得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他们捏造了许多美丽的词汇，然后命这些词汇透过他的耳朵，深深地注入他的内心。之后，再给他一艘武装的商船，将他送到伊谢尔伦。尽管教团本部已经溃灭了，但是存活下来的人仍得要将残存的组织力量结合起来，而且整个行动过程中必须特别地细心注意，因为如果让帝国军的中枢阶层知道了这个阴谋，只怕所有的努力都要泡汤了，就这一点，尤时安所下的判断并不正确，但是除非有人能够大声地断言“所有的人都必须是全能的，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全能的人”，否则是不能够予以批评的。“大司教阁下……”“嗯？”“属下大胆的进言请您宽恕。是有关于暗杀杨威利此一计划，把这样的一件大事交给像安德鲁·霍克那种异教徒去执行的做法妥当吗？”一天，有一名老主教向德·维利大主教提出了这个问题，大主教盯着老者那副充满偏狭顽固的脸，然后，露出缓和的微笑，隐藏住内心的真意回答道：“这不用担心。我心里也很明白，霍克不是一个可以委以大任的角色。而我们教团的目的，一定得要在这一次完成才行。”这样充满自信而且庄重的口吻，事实上已经足以让对方诚服了，但德·维利又继续说下去。“安德鲁·霍克在我们的计划之中，本来就是扮演引火的稻草偶人，所有的功劳都将归诸于我们教团的忠良信徒。哪有道理让一个像霍克那样无能的异教徒来攫取抹杀宇宙最高智将的名誉呢？”年轻的大主教的眼角露着光芒，他用他的眼神，而不是声音告诉老主教说，只有我们才配得上这个名誉哪。年老的主教于是恭敬谨慎地将他半白的头低下，感激地从大主教的跟前退下了，但是却没有注意到大主教的眼光所显露出的是俗性，而非圣性。对于德·维利来说，地球教的信仰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而教团组织则无非是使手段具体化的一件工具。他这种非信仰的、暗地盘算的思考与行动，透漏出德·维利的这种人格，已经超越了地球教团狭小的范围，是一种极为普通的存在。如果他生在靠近当今银河帝国首都奥丁的地方，那么就可能投身于政界，乃至军队，企图谋取荣华显达。若是生在自由行星同盟的话，那么可能就会按照他个人的才能、力量与志向，在政界、实业界或者学术界，由他自己选择一条适合他的道路吧——至于是不是会成功，则另当别论。无奈他所出生的地方是位于帝国边境的小角落，具有广大领土与狭小政治精神的一个行星上。而且这个行星既不存在于现在也不存在于未来，而是存在于过去的领域当中，为了要恢复自己过去遭他人贬谪的地位，只得采取阴毒的手段。德·维利心想，把自己的将来寄托在这种手段当中，有何罪恶可言呢？“哼，霍克，如果你在军官学校毕业的时候就死去的话，那么你这一生大概就不会这么可耻了。”德·维利不屑地唾弃道。事实上，像这样暗杀的策画者侮蔑实行者的例子所在多有。而德·维利侮蔑安德鲁·霍克的原因，或许是因为霍克天生所具有的优越环境条件，但是却并没有加以善用的原故吧。相对的，德·维利唯一能够寻求发展的只有地球教一途而已。在地球内部为了要强化本身的立场，得把自己用来装料理的盘子加大才行，那也就是要把自己的目标在创立一个支配人类、政教合一的宗教国家，使自己成为一个支配人类、政教合一的宗教国家，使自己成为手握政

教两权、专制且神圣不可侵的教皇。如果用血当作颜料，就可以描绘出这幅壮大的壁画，那么德·维利也想不出任何理由，让他对于流血事件的发生有任何犹豫了？

I V

杨威利本身对于他自己所将遭受暗杀的可能性，有着什么样的想法呢？距离现在还不到一年之前，他自己所属的政府就曾经企图要将他除去。他之所以能够在事前察知其可能性，并不是从水晶球当中窥查出来的。而是因为和菲列特利加去新婚旅行的时候，感受到有一只不该存在的眼睛，正在一旁监视着他们，后来又受到不当的拘禁，他是在分析过这些现象之后才得知的。杨既非全知也非全能，他所能收集到的情报，如果不在他分析力所及的范围，他的预知能力是一点都没法发挥功用的。正因为杨不是一个讨厌思考游戏的人，所以他也试着从各种角度来审视自己遭受暗杀的可能性，但这也是有极限的。如果他能够正确地看穿地球教的残党，正企图利用安德鲁·霍克为道具来暗杀他这个事实的话，那么杨大概就是属于人类以外的其他种族了。毕竟他也是一直正面地面向最根本的问题。“如果直视着太阳的话，那么就不可能看到其他微弱的星辰了。而杨一切的思考，正都是集中在莱因哈特皇帝一个人的身上。”后世的这个批评，将莱因哈特的伟大做了必要以上的强调，不过就批评方向而言，其实也是正确的。以杨当时的立场来说，他必须要将莱因哈特的为人和动向作为第一优先的考虑，当然就不会顾虑到地球教。地球教本身有一种只能在地球教团内部通用的想法。那就是一旦莱因哈特与杨威利相互“勾结”，而前者指使后者来讨伐地球教的话，地球教该怎么办呢——而前者指使后者来讨伐地球教的话，地球教该怎么办呢——这是地球教团恐惧之处，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德·维利大主教为了要展现自己的实力同时巩固自己的地位，也是促使他要策画暗杀杨上此一阴谋的原因。这些事情都是杨所不可能知道的。和费沙之间的关系还没有澄清之前，杨曾经将一部分的注意力投向地球教，但是他根本不可能从这当中推断出地球教竟然会对他萌生杀意。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一般都认为现在这种时候，恐怖行动可能下手的目标应该是皇帝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才是。因为罗严克拉姆王朝和莱因哈特这个人，其实就是同一个圆心所画出来的同心圆，只要莱因哈特没有妻子、没有儿子，那么只要他死了，王朝也就随之瓦解了，而宇宙的统一也将失去。如果莱因哈特皇帝被他的敌对者暗杀的话，那么绝对是有理由，而且也是有意义的。终究这世界上还是有些对高登巴姆王朝怀着忠诚的人啊。相反地，如果暗杀杨的话，情况又会如何呢？只怕是替莱因哈特皇帝除去了他最大的敌手，而结果是使得莱因哈特所支配的体制更为强固了。尽管过程中或许多少会有一些危险，但是就杨的立场而言，他是不可能把这当作是一个理由，而拒绝与莱因哈特皇帝进行会谈的。莱因哈特曾经对着他的秘书官希尔德，也就是在不久的未来应该会晋升为大本营幕僚总监的玛林道夫伯爵小姐，明白地说了以下的话。“朕现在是打算主动对杨威利伸出手，不过一旦遭到拒绝，那么朕是不可能再第二次要求握手了。”就莱因哈特的性情而言，或者就一个皇帝的尊严而言，这种反应是理所当然的。正因为洞察到这一点，杨威利当然不可能让这个唯一的机会从他的手边溜走。和压倒性的大军遭遇，却还能够展开不相上下的战斗，并且折损了帝国军的两位名将，充分证明了杨的战术能力以及其一党的骁勇善战了，但是暂且停下来看看的话，帝国军的战略优势仍然是屹立不倒的。然而这种战略

上优势，对莱因哈特而言，却不是件令他觉得愉快的事情。这确实是非常奇妙的情绪，但是“从正面藉由多数予以击溃”的正确战略，对于身为战术家——其实应该说是军事冒险家的莱因哈特而言，的确不是件愉快的事情。战略家通常将“以多数击败少数”当作思考的基本，但是战术家却经常地记着那种“以少数击败多数”的快感。因为在战场上发挥奇谋，将敌方原有的战略优势做戏剧性的扭转，可以从当中发挥最高的美学。“在所有人都认为必定会失败的紧要关头，却令人难以置信地反败为胜。这是自古以来，令无数战术家为之着迷，最后导致灭亡的恶魔耳语。”这句话是从人类社会开始采用西历的当儿，即一直流传下来的警句，但是到了莱因哈特的时代，这句话仍具有不变的真实性的。但是莱因哈特从不曾耽溺在这个甜美危险的诱惑当中。他总是编排大军，慎选动用部队的时机与场所，拔擢优越的指挥官，留意补给与情报的传递。他从未曾让前线的官兵，包括他自己在内忍受着饥饿。这足以证明他并不是一个毫无责任感的军事冒险家。但当，在宇宙历八零零年，新帝国历二年初期的这场“回廊战役”当中，莱因哈特对于己方军队的作战状况，以及自己本身指挥统帅的成果，似乎有着极强烈的不满。这对他的代理人罗严塔尔元帅以及米达麦亚元帅而言，绝对是难以承受的。因为尽管皇帝发挥了理性、确立了战略的优势，但是在实战指挥当中，却一点也不愿对己方的战略优势加以活用的样子。在战役的后半段，总算以压倒性的兵力予以杨舰队正面的痛击，让敌人产生了明显的消耗，但是就损耗的实际数字而言，帝国军甚至还超过杨舰队军其上。而且就在这个数量战快要可以看到成功的时候，却把整个军队撤回。“难道皇帝所喜欢的不是战斗，而是流血牺牲吗？”身在第一线的指挥官当中，感觉到徒劳无功，有少数人不禁怨嗟起来。当然他们是不可能晓得皇帝此时正发着高烧躺在病床上。米达麦亚听到了这句话，当场就打了这个不小心说溜嘴的指挥官一耳光，把他打得跌倒在地。虽然之种行为让他看起来非常粗暴，但是他不得不这么做，因为，他如果放过了这个不平之鸣，不仅会伤及皇帝的权威，而且还可能让这个说话的军官，以大不敬的罪名被处决。如果要把这件事情当场收拾的话，米达麦亚这个耳光的确是必要的，他如此果断的处置实在值得赞赏。但是米达麦亚却感受到比部下更为深切的危机。明敏的他已经见到皇帝的人格当中，出现了像是钻石的裂痕瑕疵了。那就是身为一个战略家所应该具有的理性与身为一个战术家所应具备的感性之间的相互背离。到目前为止，这两者一直在强韧的精神统一之下，不知为何这两者之间的结合力似乎一直在减弱。“难道陛下的病情不仅削弱了他的身体，还削弱了他的精神吗？”或者说精神性的能源衰弱，并非皇帝发烧和卧病的结果，而有其他原因？米达麦亚的心中不禁抱持着这样的不安。医生们说皇帝的病情是因为操劳过度所引起的，但是却找不到其他可能的病因。这就是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论的原因吗？那么，皇帝真正发病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一想到这一点，米达麦亚也只能稍微作一下模糊的推测，或者说，每次一想到这里，思考就自动停止了。因为，如果真要追究皇帝生病的真正原因，那么就连帝国军最高的勇将也不得不觉得胆颤心惊。和这令人心寒的推测比较起来，莱因哈特发烧等等这些表面的症状，就不是应该要介意的事情了。不过基于以上这些事，使得米达麦亚这么样聪敏的男子，也无暇去寻思杨威利将遭到第三者暗杀的可能性。以罗严塔尔而言，情形也是相同的。这是帝国军方面的情况。V五月三十一日二十三日三时五十分，在巡航舰瑞达II号上。舰上的军官和罗姆斯基等政府代表共

同进餐完毕之后，此时正在军官俱乐部里消磨餐后至就寝前这一段空闲的时间。杨一向喜欢立体西洋棋这个游戏，无奈技术太差，这两年来，不管跟谁比赛下棋，总是窘态连连，从来没有赢过任何一次。这一天，和布鲁姆哈尔特中校比输赢，竟然一次险胜，一次大获全胜，杨更是乐不可支。布鲁姆哈尔特很遗憾地说道：“难道我真的这么差劲吗？”杨在一旁用眼角看着他，一面着自己泡的红茶。这种“比咖啡还美味”的香气，不禁让杨想起了尤里安的可贵之处。这几天一直没有办法和尤里安取得联系，让杨觉得有些无趣，同时也觉得有些不安。当然，在这段期间内，尤里安及杨舰队的幕僚们也拼命地想要和杨取得联系，但是回廊中有好几个地方发生了电磁风暴，再加上人为的干扰，彼此之间都没有办法取得联系。“啊，心情真好，今天晚上就到此为止了，睡觉了。”杨于是站了起来，接受部下的行礼之后，就退回自己个人的房间了。留下来的部下们，将杨提督就寝的消息通知罗姆斯基的秘书官之后，就开始玩起扑克牌了。淋浴之后，杨上了床，日历自动翻过了一页，时间已是六月一日零时二十五分了。杨平时有低血压的倾向，虽然没有不良睡癖，不过却常常难以入睡，所以在他的床边经常都准备有悬疑小说或者笔记本之类的。特别是这几天，不知怎地睡眠特别浅，所以此时旁边也准备有安眠剂。或行是因为紧张的微粒子侵入了精神回路也说不定。这次和莱因哈特皇帝会谈，杨并没有任何策谋之类的准备。而同行的罗姆斯基也不是一个善于外交术的人，所以杨这一次的责任并不轻，不过杨自己倒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和莱因哈特皇帝，在战场以外的场合竞争高下。喝下安眠剂之后，杨还是浏了十页之多的悬疑小说。零时四十五分，杨打了第一个哈欠，伸手正准备熄掉床头灯的时候，对讲机的呼叫声突然大响，杨的手伸到一半就停在半空中了。布鲁姆哈尔特中校的声音蕴藏着紧张，敲醒了杨的睡意。一出奇怪的戏剧在瑞达II号的周边揭开了序幕。瑞达II号最初收到的通讯是——前同盟军准将安德鲁·霍克已经从精神病院逃脱，他偏执的憎恶已经到达疯狂的境界，企图要暗杀杨威利。此刻，在附近的宇宙空域发现他所抢夺的武装商船。接下来的一个报告是，帝国军已经派遣了两艘驱逐舰前来迎接杨一行人。舰长路易可夫少校听到此事，立即采取警戒的状态。一时二十分，一艘武装商船出现在萤幕上；一时二十二分，武装商船对准瑞达II号开炮。正当瑞达II号准备要应战的时候，两艘帝国军驱逐舰出现在那艘武装商船的背后，集中了炮火加以攻击，将武装商船连同里面的搭乘者全部歼灭了。驱逐舰透过信号要求通讯，于是双方之间的回路打开了。出现在萤幕上面的影像并不非常明晰，穿着帝国军军服，像是军官的男子，告知他们因为监听通讯，所以得知有恐怖分子企图谋取杨提督的性命。“恐怖分子已经处理完毕，敬请安心。接下来，将由我等为阁下带路，前往会见皇帝陛下。请无论如何接受我方直接向阁下问候的请求。”罗姆斯基所做的准备非常地符合绅士风度。他很高兴地接受了对方的要求，允许双方接触。“安德鲁·霍克。”派特里契夫稍稍地叹了口气，好像只让他那巨大肺部里的空气排出一半似地。布鲁姆哈尔特只简短地吐出几个字“那个阴郁自大、令人讨厌的混帐。”但派特里契夫的声音当中却多少带着些许的同情。“枉费他是个才子哪，可惜现实并没有走近他。如果问题是用方程式或公式可以解决的，那么他一定可以两下就把问题解决掉的，可是如果在没有教科书的世界，他就好像活不下去了。”杨在一旁沉默不语，他一点都没有想要参与评论的意思，终究他是不需要为霍克自取灭亡负责的，而这也并不是一个事后回味起来会令

人觉得有趣的话题。不过值得怀疑的是，被社会当作是狂人一样地被抹消的霍克，如何能够取得军舰，召集同志，甚至进行恐怖行动呢？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内幕是杨所想要知道的，不过他在刚喝过安眠剂之后又被人强迫叫醒，此时的杨欠缺集中力，没有办法再持续细密的思考。帝国军驱逐舰与瑞达 I I 号之间的接舷作业正在进行着。双方的甲板升降口互相朝对方延展过去、连接起来，并且保持气压的稳定，以便以方乘员能够移到对方的舰上去。这一幕作业的景像，正映在军官俱乐部的萤幕上。“真的有必要特地接舷吗？”史路少校怀疑地歪着头，而杨则轻轻地耸着肩膀。这是罗姆斯基医师决定的事。罗姆斯基是政府代表，但是杨却抢先接受了莱因哈特皇帝之间的会面，使得他觉得有些自卑感。由于自己一时的疏忽，漠视了民主主义体制的程序，所以杨此时的想法是，万事以罗姆斯基的权威或面子为优先好了。罗姆斯基尽管不是一个伟大的革命政治家，不过基本上还算是一个善良、与策谋或嫉妒无缘的人，这是杨对于他的评价。不过却有一些讽刺的证言流传到后世。“杨威利于罗姆斯基绝对不是非常地满意，不过杨却也无法忍受权力为一个人格比他还差的人所掌握，所以才支持他。而且罗姆斯基的缺点，大体上而言，还是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一时五十分，巡航舰瑞达 I I 号与帝国军其中的一艘驱逐舰已经完成接舷作业，帝国军的军官通过紧密连接的通路出现在瑞达 I I 号上。当他们环视前来迎接他们的这一群人之后，脸上出现了失望的神情，因为杨并没有出现在这个场合。这是因为罗姆斯基身边的人主张交涉的优先权，杨以及其他多位军人得待在自己的室内，直到传唤他们为止。而杨本身并没有想要在这种琐碎的事情上和罗姆斯基身边的人争风头的意思。而且可恨的安眠剂偏巧在这个时候发挥了作用，杨竟然困了起来。这种麻烦的应对交给罗姆斯基去应付就以了的话，最好就这样算了。但是，穿着帝国军军服的男子，并没有做这样的解释。他们认为杨已经感受到危机，所以在什么地方躲起来了。满脸充满感谢的笑容，迎向“救命恩人”的罗姆斯基医生，突然被人用手枪顶住他的脸。这出奇怪的戏剧，此时开始了第二幕。“杨威利在哪里？”受到对方这种胁迫性的质问时，罗姆斯基的反应不是害怕而是惊异。“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想要做什么，不过你们这样子把枪顶在我的身上，是非常失礼的行为。你们得先把枪收起来。”后世有人对罗姆斯基此时的态度做这样的批评。“这就好像在要求狗举止要端正有礼一样，怎么可能讲得通呢？这个时候主席所应该做的，不是说教而是拿把椅子向他们掷过去。”士兵拿着手枪突然对着医生的胸部开火了。狙火线削过他的下颚、贯穿了咽喉的顶部。颈椎与神经纤维束已经遭到破坏的医生无言地倒落在地板上，他的脸仍然是那种略显惊异的表情。罗姆斯基身边的人立即发出惨叫声，四处窜逃。接着又有好几道火线追着他们的身后，但是通通没有击中。这或许是因为暗杀者心中正在盘算这些的逃走的人可以带领他们找到杨威利的藏身处也说不定。一时五十五分。史恩·史路少校与莱纳·布鲁姆哈尔特中校，已经从罗姆斯基身边那群恐慌的人脸上非言语的表情和动作，知道了事态的危急。立刻拿起枪，开始把家具堵在军官俱乐部的门口，筑起一道防御工事，但杂乱的脚步声已经朝这个方向接近过来，十道以上的火线已经射进室内了。激烈的枪击战就此开始。射击罗姆斯基的那名男子，被施恩·史路射穿了鼻梁以下的部位，当场死亡。为何他愿意参与这种不名誉的恐怖活动，是因为信仰或者物质上的利益呢？成了一个永远的疑问。敌方所射出的火线，和布鲁姆哈尔特等人比较起来，在熟练度上差得很多，但

是射击的密度却弥补了准确度的不足。原先部下们只是顾着要求他们的司令官把头还有身体尽量伏下，但是当他们的领悟处境的危险时，不得不立即转变方针。“请赶快逃走，提督！”布鲁姆哈尔特中校与史路上校同时喊了出来，但是暗杀者的怒吼，手枪发射的声响，还有人们及椅子跌落在地上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把他们的叫声给搅乱了。布鲁姆哈尔特一面用他熟练的射击，瞬间又击倒了三个人，然后再度对杨大声地吼道：“请赶快逃走，提督！”杨在他们的吼声下，却也不知该往哪里逃才好。杨摇了一下他的头。此时的他，从头上的黑色扁帽到脚底下的靴子，服装非常地整齐，对于这个平常不以整洁迅速为美德的男子而言，应该是相当了不起的。派特里契夫伸出比杨还要粗两倍的手腕，抓住了杨的肩膀。他攫住发呆的司令官，半扛着似地把他拖到后门，把他的身体放在门外面后，立即把门关上，然后又开他的两条腿挡在门前。此时，半打以上荷电粒子的光束，刺穿了派特里契夫巨大的身躯。这位自同盟军第十三舰队创设以来，一直在杨威利的司令部辅佐着司令官和参谋长，个性爽朗的巨汉，以非常稳静的眼光，看着他军服上被射穿的那六个洞，还有从那六个洞里面所流出来的血。随后将视线转移到这群加害他的人身上，派特里契夫竟然还优然地说：“算了，不痛的。”他这种好像疼痛放在床上忘了带来的声音，令入侵者感到畏怯。但是他的声音在两秒钟以后引起了反应作用。声嘶力竭的叫声与火线同时朝着派特里契夫的巨大身躯交相击。他那副巨大的身躯表面被凿穿了无数的洞，派特里契夫最后慢慢地滑落到地面。因为派特里契夫恐怕是故意要让他巨大的身躯堵住门口，所以这些暗杀者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把他庞大的身躯移开。而布鲁姆哈尔特以及史路则将火力集中往这个方向射击。这时只剩下他们两个人还在和这群闯入的暗杀者抵抗，两人的射击奇准无比，而暗杀者充满憎恶的射击，先集中在史路的身上。一道火线贯穿了史路的左销骨，但是并没有命中心脏和肺部。而他之所以意识倒地，还是因为被击叶时的脚步跟使得他的头部侧面猛力撞向墙壁所致。暗杀者此时虽然想要对这名击倒他们五个同伴的青年士官加以复仇，但是他们对于根本目的之忠实度却比复仇心来得优先。数名暗杀者粗暴地从施恩。史路以及他所流出的血泊中飞奔过去。

V I

二二零四分，当第五艘舰艇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巡航舰瑞达 I I 号已经死伤狼藉，而且几乎完全被猾的侵入者给压制住了。因此，发现有战舰占据了整个萤幕画面的是这些入侵者当中的一个人。“不明舰艇快速接近！”尽管此时出现在萤幕上的战舰，对这些暗杀者来说是来路不明，但他们的所属却远比这些暗杀者来得清楚明白。那就是连日急行的尤里安。敏兹等人所搭乘的舰艇尤里西斯号。“杨提督一定身在通信混乱、中断的宇宙区”这个洞察到底是对的。原本两艘驱逐舰其中的一艘，此时惊慌地将舰艇头部的方向调整过来，但是尤里西斯炮门的焦点早已经设定。出力与射程上些微的差距，却将生死胜败画分了开来。三道闪光射线贯穿了驱逐舰本身，暗杀者的舰艇在一瞬间化成印重的白色火球，而舱内的成员则一同还原成为宇宙分子。尤里西斯虽然摧毁了其中的一艘驱逐舰，但是却不能对另一艘与巡航舰瑞达 I I 号接舷的驱逐舰加以炮击。尤里西斯号于是靠近这两艘好像憎恶的双胞胎舰艇，然后与瑞达 I I 号接舷。喷上酸化液，强行造出一条通路。枪战马上就开始了。火线呈纵横扫射，残余光线在人的视网膜上画出一条条蓝色的线。以人数来说，暗杀者的那一方还是占有优势的，因为他们的指导者将组

织里面半数以上的人力资源全部投注在这个阴谋当中。但是，从尤里西斯号冲进瑞达 I I 号舰艇内的是在华尔特·冯·先寇布的指挥之下经历过多次实战的男子，他们的愤怒与熟练已经凌驾在暗杀者的信仰之上。接着枪击战之后的是一场肉搏战，一场狼与食肉兔之间的斗争。这些以凶暴取胜的暗杀者，在地球上的战役当中，曾经是使帝国军畏缩的疯狂信徒，不久之后也一一地倒在血泊之中了。胜利的人尖锐地逼问那些倒在地上，浑身是血与憎恶的失败者：“杨提督在哪里？”“……”“说！”“早就……早就不在世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了！”这名士兵分明是自找苦吃地回答道，先寇布愤恨地用军靴踢碎了士兵的上颚牙齿。如果想要装绅士风度的话，他的怒气不管是在质与量上都过剩了。“尤里安，马上去救提督！等把这些家伙收拾之后，我也会过去。”尤里安还没等到先寇布吩咐，就已经朝另外一个方向赶过去了，他虽然身穿装甲衣，但是却展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快速敏捷，马逊等五六名武装士兵跟随在他的后头。在临界前一刻的不安当中，尤里安仍然拼命抓住那一条和奇迹相连的细线。虽然在此之前通信断绝，但还是成功地找到杨所乘坐的舰艇。正因为自己都已经来到了这里，所以绝对还是有希望的。努力一定会有回报的！尤里西斯号一向是艘幸福的战舰，而自己不正正是乘着它过来的吗？尤里安所找寻的人，此时正困惑地走过舰内某个区域不明的地方。时而双后抱住胸前停住了脚步，但随后又迈出步伐。他虽然从那一群暗杀者当中逃了出来，但是却没有尺慌失措地四处乱走，这倒是与一般常人稍微有些不一样。至少他现在也应该想想哪里才安全吧。杨打从心里面想，还好没有让菲列特利加和尤里安也一起来。奇妙的是，这名男子竟然没有想到自己是在那些为他献身的护卫保护之下而活到现在。不想要连累他人的这种想法倒是先从他的脑海里跑出来。现在这个时候，他是被部下从“战场”里面所解救出来的人，却这样大胆地走着。当然，如果有人问他说：“你想死吗？”“不怎么样想死哪！”他一定会这样回答的，但是在回答的话中加上“不怎样”这三个字，或许就是他之所以是他的原因吧。如果死了的话，那么对妻子菲列特利加就太过意不去了，她担任自己的副官三年，当自己的妻子一年，真的一直在为自己尽心尽力，只要自己继续活下去，就能够让她觉得高兴，所以自己还是想尽量伊朗地和她生活在一起。二时三十分。这个时候，杨和尤里安之间的直线距离，仅相隔四十公尺。但是在这之间却有三层墙壁还有机械一类的屏障，可惜杨和尤里安并没有透视的能力，以至于阻碍了他们的相见。“杨提督！”尤里安一面奔跑，一面战斗；一面寻找对他而言最重要的人。“杨提督！我是尤里安。您在哪里？”此时跟随在他后面的，除了马逊之外，就只剩下两名士兵了。另外两名已经在肉搏战的涡当中失性命。此次他们所面临的敌人，根本就不会逃跑，而是只要一碰面就一定得互相缠斗，直到将对方打倒为止。正因为如此，在寻找的路程中不知浪费了多少宝贵的时间。二时四十分。杨在原地站住了。因为听风在极近距离的地方，有人在呼叫他。“杨威利提督！”这个叫声不是询问，甚也不是确认，而只是向对方表明他将要开枪而已。接着，说话的人好像被自己的声音鞭打了神经似地发作开枪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从杨那仿佛变成棍子似的左腿贯穿而过。杨踉跄了一下，背部撞到墙壁上去。这种异样的感觉具体化之后，最初是沉重，接着变成灼热，最后化成疼痛扩大到他的全身。血液好像被人用真空泵给吸出来似地泉涌而出。“大动脉被打中了……”，杨此时异常冷静地下了这个判断。如果不是因为疼痛的感觉侵蚀到意识领域的话，杨甚至会感觉到眼前这

幕情景，就好像在看立体TV的画面一样。而击中他的那个人，却发出恐怖至极，令人头昏脑胀的叫声，手中的枪掉落在地上，然后以一种与狂舞的巫师相同的动作，从杨的视线里消失了。杨一面听着对方以变调的声音叫着“杀死了，杀死了”，然后这种声音渐渐远去，他一面解下领，把领巾绕在伤口上面。这个伤口已经变成血浆的喷泉了，杨的两只手全部被血染得鲜红。杨过去所曾经流过的血，和现在比起来，真是显得微乎其微。此刻，疼痛的感觉成为杨的意识领域和现实间相互连接的唯一一条细细的通路了。杨心里想着，差不多快要死了吧。妻子、受自己保护的人、还有部下们的面容，一一地浮现在杨的脑海当中。杨不禁对自己生气了起来。对于自己身在他们所无法伸出援手的地方，且遭遇到这种情形所表现出来的不积极性感到非常地厌恶。他于是用单手扶着墙壁，开始在通道中走了起来。仿佛只要他这样，就可以将横在他与他亲密的人之间的墙壁给打破似地。多么奇怪啊！杨的意识领域中，有部分意识发出了这样的苦笑。流了这么多的血，体重应该会减轻啊，怎么身体还是这么沉重呢？真的好沉重啊！无数只充满恶意、透明的手，不仅缠绕在杨的腿上，甚且缠住他的上半身，想要将他拖倒在地上。杨身上象牙白的长裤，此时好像被某位无形的染匠，在瞬间染得红黑一片。原本缠绕在伤口上的领巾，此时已经失去了止血的作用，成了一样布制的、供血液顺着流出来的通路。哎呀！杨心里想着，怎么视线的位置好像水往下流似地降低了呢？不知不觉间，杨的膝盖已经着地了。杨想要再度站起来，但是却失败了，他的背轻轻地碰到墙壁，然后就那样顺着墙角坐下，一动也不动了。这种姿势不太好看哪！杨心里想着，不过他却连换个姿势的力量都没有了。在他周围的那一滩血，仍然不停地扩大着。哎呀，哎呀！“奇迹的杨”变成“浴血的杨”了，杨的脑子里面仍然还在想着，不过伴随思考而来的却是极度的疲累。手指不能动了。声带的机能也在逐渐的丧失中。杨却还在说着“对不起了，菲列持利加，对不起了，尤里安，对不起了，各位……”，但是这个声音除了他以外，再也没有任何人听到。不，或许只是自己这么想而已。杨闭上了他的双眼，这是他在这个世上所做的最后一个动作。他的意识从透明到漆黑，然后从漆黑落入无色彩的深井中，就在此时，在他的某个意识角落，却听到有一个怀念的声音在呼唤着他的名字。宇宙历八零零年的六月一日，凌晨二时五十五分。杨威利的生命在三十三岁的时候终止了。

第六章 祭典之后

I

六月一日三时五分。

一种至今未曾经历过的冲击，化成无形的绳索，缠住了尤里安。敏兹的双脚。

突然停下来的尤里安一面将他那把沾满血腥的战斧轻轻放在地上，一面调整自己杂乱的呼吸及不稳定的视线，环视着四周。尤里安不懂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强烈的冲击感，一种极为不祥的感觉正使他反胃，想吐的感觉涌上了咽喉。

面前的通道上没有人影。左边似乎隐约有条小路，路上好像好像有个人

影？那人影不是站着，也不是备战状态，好像是靠着墙壁躺着。不远的路口处闪着微弱的亮光，似乎是一把帝国军制式手枪所发出的。那个人影的一只脚伸得直直的，另一只脚则曲起来，头低垂着，戴着一顶扁帽，因为刘海盖住了他的脸，所以看不清楚他的长相。他身上的血正无声地泊泊流出。

“杨提督？”这在期待着否定的答案，尤里安的部份脑细胞发出了哀叫。

“提督”尤里安的膝盖下意识地抖了一下，好像他的肉体比精神还早认清事情的真相似的。虽然他不想面对现实，不想再往前走，可是他还是举步迈向左侧的通路。带着千万个不愿意面对的心情走了三、四步，他发现眼前这个人身上的血已经流了满地，而他的脸看来就好像因疲倦而睡着了的模样。

尤里安双手颤抖地脱下了头盔，亚麻色的乱发掺着冷汗和热汗披散在前额。他的心和所发出来的声音也和头发一样无序。

“请您原谅我，原谅我吧！是我没用，在这紧要关头竟然没帮上提督……”死者流出的血还微温着，它沾湿了尤里安脚，但尤里安却没有感觉。四年前自己曾对杨说了什么话？自信满满地说：“我一定会保护您”，是吗？而如今事实却是如此。原来自己是个无能的吹牛者！不但不能保护提督，就连他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都没能陪在他身边。

在神经回路里奔驰的强烈不快，让尤里安的五官接触到了现实的恶臭。

五、六个穿着帝国军制服的男子正从他的背后慢慢接近。

一瞬间，赤红的电流充满了尤里安全身的血管与神经。

穿着帝国军军服的男子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化为人形的充满敌意与憎恨的能源体。此时的尤里安，是宇宙中最凶猛而危险的存在。

暴起、跳跃、砍击，在同时间完成。战斧闪动下，一名士兵的头已被砍成两半，一转身，另一个士兵的锁骨和肋骨已被第二斧击碎，他的身体还在飞腾的时候，第三个人的鼻梁已经碎裂，鼻血狂喷而出。

围绕在尤里安四周的敌人发出憎恶和狼狽的叫声，但是他们只能对着尤里安的影子猛击。如果先寇布在场目睹他刚才迅雷般的身手，一定会赞赏他的强悍，但同时也会批评他不够冷静。尤里安站在那里不断挥舞着手中的斧头，地板铺上了人血的地毯。

“中尉！敏兹中尉！”路易·马逊那双比尤里安的腿还要粗的手臂自尤里安身后将他牢牢抱住，尤里安的力气当然不比他大，但因为尤里安正当悲愤至极且极具爆发力之时，所以马逊也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来制止他。

“冷静下来！中尉！”“走开！”尤里安的头发大幅地摇动，发梢上那不属于尤里安的血，刚好洒落在马逊黝黑的脸上。

“走开！”尤里安被马逊抱起后，两只脚猛往空中乱踢，鞋尖上沾满的血迹四处飞溅，好像碎裂的红宝石般到处乱舞。

“走开！你们这些人都该杀！我要把你们全杀了！”“他们都已经死了！”马逊气喘吁吁地说：“现在要先做的是，杨提督的遗体怎么办呢？让他这样躺在那里不是很可怜吗？”风暴突然平息了。尤里安一下子停止了疯狂的状态，他看着马逊，眼神中重新捡回了一丝理智的光芒。手中的战斧无力地落到被血浸湿的地板上，那声音好像在抗议一样。

马逊终于松开双手，放下了年轻的复仇者。尤里安则像个刚出生的婴儿一般，蹒跚地朝杨威利走去，屈膝跪在他的面前，用微弱的声音对着杨说：“提督，我们回伊谢尔伦吧！那里是我们的家，是我们大家的故乡。回家

吧……”看着不可能得到回答的尤里安，马逊恭敬而谨慎地用两手将杨威利那副已无生命的身体抬了起来，仿佛被一根无形的绳子系住一般，随着杨威利被抬起的尸体，尤里安也跟着站了起来，和马逊并肩而行。

杨提督已经不在人世了。

杨威利——这位一方面是个非凡的战争艺术家，另一方面又是个痛恨战争的年轻人，从此再也不必赴战场了。

尤里安的记忆随着时空的交替回到从前。想起过去这两千六百多个日子中的点点滴滴人武部占据了脑海，挥之不去。

想着想着，液体化的泪与激情和失意，突破了泪腺的门扉。马逊犹豫地望着像孩子一样恸哭的尤里安，口里默默地念道：“哭一哭也好！”尤里安没听见这句话，也没有抬头看他，只深处觉得自己的手心又湿又热。

杨威利生前曾经说过：“人活着就是在看别人死亡。”他还说：“战争和恐怖主义都会使一些无辜的好人丧命。”他所说的话总是那么的正确无误。但是一个人不管说了多少名言，当他死了以后，就什么都没有用了！尤里安没有见到杨威利的最后一面，所以也没能听到他说的最后一句话，连他临终前想转告杨夫人的话都无法听到。对自己悔恨交加的心情，又化做眼泪掉了下来。

这个时候，先寇布在军官俱乐部中发现了他的部下，也是他的弟子的布鲁姆哈尔特中校。

中校躺在床上，四周有七、八具穿着帝国军军服的尸体，这是布鲁姆哈尔特只身奋战的证明。先寇布的鞋底不止一次地因为地上的血海而打滑，他走到中校身边，单膝跪了下来。

摘下中校的扁帽，先寇布摇了摇布鲁姆哈尔特那血迹斑斑的身体，濒死的年轻军官此时才微微睁开眼睛，用尽全身仅余的力气虚弱地问：“杨提督还好吗？”一时间，先寇布竟答不出话来。

“他傻得很，要是能逃得出来就好了……”“有尤里安帮他，没事的！他马上就会来这儿。”“太好了。他要是活不成，那我们以后的日子也没什么意义了”讲到这里，这位“蔷薇骑士”连队的代理队长声音突然断了，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他的死只比他所守护的司令官晚十五分钟。

先寇布面无表情地站起来，眼神中闪过一丝沉痛。他抬头看着天花板，再平视前方，发现有人影在接近。先寇布认清那些人是友非敌后，放心地高声喊道：“尤里安！没事吧！你看看这些人，他们不是帝国军的人……”华尔特·冯·先寇布说到一半就停住了，表情仿佛置身于玄疑命案中一样。他的嘴巴变得很干涩，平日一副勇猛的架势也没了，就像块干硬的黏土般僵在原地，发出破裂的声音说：“喂别这样，这里不是戏剧学校的实验教室，我也不想上悲剧舞台的表演……”他闭上了嘴，带着杀气的视线投向尤里安，肩膀起伏地喘着气。

这是他接受现实的仪式。先寇布没说一句话，只默默地举起手向横躺在马逊怀中的司令官敬礼；尤里安也没说一句话，他看到先寇布的手在颤抖着。

先寇布敬礼完毕后，命出一块布给尤里安看，那正是一年前莱因哈特皇帝的部下们在邱梅尔男爵宅邸所发现的东西。布上面绣了一排字：“地球是我的故乡，我要拥抱地球。”“地球教！”尤里安看了几乎晕了过去。在此之前，对着帝国军那些家伙的憎恨，现在却发现又要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在感情透支之余，他以地自己的愚蠢及事实的真相感到惊怒交加。

“不过，为什么地球教的人非暗杀杨提督不可呢？难道是因为我曾潜入地球，密查他们的基地吗？如果真是因为这样”“这个以后再讨论。目前只要我们明白真正的凶手是谁就够了！如果他们敢再出现，我一定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先寇布丢下这句狠话，然后对他的部下们说：“把那二、三个活口送回尤里西斯，我要好好地拷问他们一番。反正在回伊谢尔伦的路上多的是时间可用。”史路少校虽然因为重伤而昏迷不醒，但确定还活着，这是在所有的坏消息中，唯一还值得安慰的。尤里安很喜欢史路少校，等他恢复神智之后，想必还有很多事情要问清楚的，不过，这对史路少校来说，一定又是一个痛苦的回忆吧！马逊问：“要回去了吗？”先寇布和尤里安两人都同时点了点头。

此时，瑞达II号里里外外仍然在相互打杀。就战斗能力和秩序来说，先寇布的部下们怎么说都较为优异，但是对手却全是一心求死的人，这使得先寇布的部下和攻打地球教基地的帝国军官兵们有同样的感觉，那就是令人作呕的阴森可怖，使得他们最后只能一步步地后退。

“别把时间浪费在这些鬼魅身上，这么难缠的人，我看连帝国军都不敢沾惹。还是顾全自己的性命快走吧！”所有的人一听到这个撤离的命令就马上往尤里西斯出发。杨、派特里契夫及布鲁姆哈特的遗体也都被安置妥当。不过，有一些革命政府的文官们的遗体，像罗姆斯基医师等人，却没有好好的被处置，这是此次行动的一个缺点，它也成为日后被人批评的一项口实。II号很多人对于像杨威利这样的人在三十三岁正当壮年的时候就死去这件事感到相当哀痛而惋惜。这些人包括了他的部属和与他作战的敌人。不过，另一方面，却有一些历史学家对他持有相当严厉的批评。

这些批评之中，对杨威利最尖酸、最不满的内容如下：“杨威利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口口声声说他讨厌战争，另一方面却因为战争而平步青云，享有荣华富贵，甚至在自己的国家灭亡之后，还主导战争行动，再度使得人类社会陷于分崩离析，死后还给后世子孙留下混乱战祸的种子。如果这世界上没有他的存在，那从宇宙历八世纪末到九世纪初的这段混战期间，就可以少一些不是出于本意而被死亡攫走的人。我们不该对杨威利有太高的评价，因为他既不是一个受到挫折的理想主义者，也不是个失败的革命家，他只不过是个拘泥于大义名份的战斗者罢了！在揭去他那层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后，这个人又有什么好表扬的呢？没有！什么也没有！不管在他生前或死后，都没有给人们带来任何福祉。”也有对他较为温和的批评：“如果莱因哈特皇帝真的和杨威利二度会面的话，在历史之中将会留下什么样的影响呢？会使得超级大国和小国和平共存吗？还是到最后会引发一场大战呢？不管怎样，最后他们没有见面，这使得杨所有的希望全都破灭了，他就在他最不该死的时候死去。不过，当然他的死并不是他自己所愿意的，由于这是一樁谋杀案，所以单就此责怪杨威利未免本末倒置。最大过错应该是归罪于那些抱有非建设性狂热和偏执的恐怖主义者。虽然杨威利说过‘恐怖主义不会改变历史’，但是至少他个人的生命却在此因恐怖主义而被改变了。”此外，对他还有一些其它的评语：“道德上的善行和政治上的善行是不一样的，从宇宙历七九七年到八零零年？杨威利的行动属于前者而非后者。虽然时代的潮流和当时的局势，所要求的强势领导者不管是实力或人望都非他莫属，但杨都拒绝了。结果虽然满足了他个人的意愿，但自由行星同盟这个民主国家却也因为他的乖僻而导致衰败的命运，以杨的历史哲学来说，大概是同盟已失去

了一个国家该有的生命和存在意义，而不愿以军人独裁的面貌来维持这个国家吧！另一方面，他也希望把自己这种在历史上将占有相当地位的机会让给别人。”而这个可以取代他的人，难道就是他的被监护人尤里安·敏兹吗？“尤里安若是莱因哈特皇帝的部下的话，有一天终会当上帝国元帅！”杨威利曾经如此地赞扬尤里安，不过以他的思想及立场而言，这样的称赞却犯了两个短视的错误。虽然杨肯定了尤里安和莱因哈特两者的力量，但是他武断地认定尤里安无法凌驾于莱因哈特之上。毕竟，如果杨对于资质方面尚有补充的话，那么他对自己的评价也绝对不会凌驾莱因哈特之上。特别是讲到资质，连杨威利都无法超越莱因哈特。

杨威利以前曾耸着肩膀对尤里安说：“我们好像在做着一堆蠢事。”杨深深地了解到莱因哈特在历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而且，他对自己和莱因哈特是地敌对立场的这件事，似乎也感到些许的失望。

杨打从心里痛恨自己国家里那些位于权力核心中的人，当然他不会和这些人有什么深入的交往。对于一些权贵的来访，杨往往会装病或假装外出来避免和他们见面。这也不是因为他有什么主义或思想所使然，就好像是个偏食不爱吃青菜的孩子一般，他就是不爱吃青菜，这两种心态是完全一样的。

杨威利在战场上固然智勇双全，堪称是世上少有的将才，但是在人际关系方面，他却表现的没这么出色。碰上讨厌的客人来访就装病，到最后什么病都装过了，不晓得该再装什么病的时候，连尤里安都要跟着一起装病。在骗过访客之后，杨为了表达谢意，还曾在尤里安衣服的口袋里塞了十元纸币，也曾在餐桌上摆着巧克力。杨不太会差遣部下，对他们相当宽大，可是当他一碰到比自己还要位高权重，尤其是位于权力核心的那些人，他总是刻意要避开他们。

杨之所以喜欢在伊谢尔伦的生活，是因为在这个边境的军事据点上，没有顶头上司，接见访客和一些例行公事都没有比待在首都时来得多，感觉上较为轻松。其实，在要塞都市中当个实质上的独裁者，想要过着如中世纪的王侯贵族一般的生活也未尝不可。不过，根据多数人的证言，他的生活态度和这种豪华的水准相差十万八千里。与其说是他的意志，毋宁说是他的性格使得他自己完全不去享用高级军人所常使用的权力。这是很难能可贵的。

对杨威利不抱好感的历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杨是个没什么欲望的人，而对他有较高评价的历史学家们也常提及，他有一种不爱多交朋友和不懂争取机会的消极性格。

杨是在“艾尔·法西尔大撤退”中一举成名的，不过是个二十一岁的小伙子，很多人都对他的撤退计划抱持着怀疑的态度，而杨自己对于别人的这种态度却只是轻轻松松地说了一句“没关系”，也没有再积极地去说服他们采用自己的计划。他认为要让那些和自己的想法及价值观不同的人了解自己的观战是件麻烦的事。由这一点可以说明，杨实在是欠缺一名政治人物所应有的性格。

“对于不喜欢的人，我没有必要去讨好他，不了解我的人，我也不必非让他了解我不可。”这就是杨威利。不过，他也并非完全孤独，完全没有知音，他的被监护人尤里安·敏兹就深为他所钟爱，这名少年聪明机警，杨也教了他许多战略和战术方面的技巧。结果，尤里安在高水准的军事教育陶冶下长大，倒是一心一意想要当军人。

后世的历史学家为杨的一生写下了一句短评：“多姿多彩，充满矛盾和

胜利的短暂人生。”杨的遗体就在部下们的护卫下，回到他的城堡去了。III尤里西斯战舰和随后而至的五艘友舰形成一个送葬的行列，一起驶向伊谢尔伦。六月三日十一时一十分终于到达目的地。

在这段回程中，尤里安和先寇布处理了一些问题。

首先就是审问被俘的三名地球教教徒。审问中受审者受到了非人道的拷打，结果还是没有得到他们所想要的答案。这使得“蔷薇骑士”们情绪激动起来。

“先寇布中将，你把地球教的人交给我们处理，这些家伙再怎么样都不会说出实情的，我看就照他们所希望的，让他们殉教吧！”凯斯帕·林兹上校叫骂着，而他旁边的部下们喊得更激动：“把他们丢进核融合炉里活活烧死吧！”“不，把他们一块块切下来，扔到下水道里去好了。”先寇布看着这群急于想报仇的部下，冷冷地说：“急什么，伊谢尔伦也有核融合炉，还烧得更旺哪！”“蔷薇骑士”们认为这句话是他们所听过最具凶狠迫力的回答。

这些部属们离开后，先寇布和尤里安两个人失望地互看一眼。

“陪侍着提督的人是派特里契夫和布鲁姆哈尔特吧？如果帝国军那些家伙所说的瓦尔哈拉（译注：Valhalla，古北欧神话中大神奥丁的庙堂。奥丁令女战士王尔古雷将战死的英灵带到此地。）真的存在的话，那他们倒真是杨提督在那里对奕的好伙伴啊！”“因为他们两个都比杨提督拙劣哪！”尤里安的心乱得如同被风吹散了一样。他们两人就这样言不及义地交谈着，好像在一片水泥地上撒种一般，是完全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不过如果不说些什么的话，恐怕连毛细血管内都会充满水泥，全身就此石化了。“我之所以从帝国亡命出奔，不是为了尝尝这种滋味的。难道这就是抛弃祖国的报应？”

“……”“若是这样，那跟着国家灭亡比抛弃国家还要来得无后顾之忧也未可知。算了，过去的事姑且不论，现在开始才是问题哪。”“现在开始……”

“是啊。杨威利已经死了！你听见没有？杨提督死了！已经死了！而且，不是被莱因哈特皇帝杀死的。他一直到最后还让我们这么意外，你感到敬佩吗？”一个可怜无辜的桌子就这样被先寇布的拳头给敲坏了！尤里安并未随着先寇布一同起舞，他觉得全身变得透明苍白。多奇妙的发现啊。向全身搜寻血气的时候，血液究竟集中在体内的什么地方呢？从灵魂深处流出来的鲜血，到底堆积在什么地方呢？“……但是，我们现在还活着。就因为还活着，才该好好地想想以后该怎么办。以后要怎么样对付莱因哈特皇帝呢？”“以后吗？”尤里安无意识地回了这一句，声音连他自己也认不出来了。那是一种没有理性，毫无知觉的声音。“我怎么知道以后要怎么办。杨提督都不在了……”他什么大小事情都会先想到杨威利，举凡战争的意义、战争的方法、战后的复中等，全都要杨威利来思考决定后，尤里安再跟着行动就好了。难道从今以后，这些事情都要由自己来做了吗？“那么，不如干脆投降了吧？跪在皇帝面前宣誓效忠于他也是一条可行的路吧。像我们这种私人部队，一旦失去了主将，在瞬间解体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尤里安听到这些话一时呆住了，连话也讲不出来。先寇布干笑两声说：“你若不喜欢，那我们就结合一些弱小团体共谋大业，可是，这样一个团体也需要有头头来领导大家啊！谁能够取代杨提督的地位呢？”“这个嘛……”尤里安在想，要推选一个领导人到底可不可能呢？杨威利在整个舰队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像星系中的恒星一般，几乎是无可取代的。还有谁能接替他的地位呢？若真的找不出这样一个人物，那杨舰队就完了。“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什么问题……”

“这件事搞不好比其他事还更重要喔。杨夫人那边该由谁来告诉她这件恶耗呢？”这个问题虽然令人为难，但却是个不能不回答的问题。先寇布不愧身为长辈，连这种事都想到了。而对尤里安来说，这个迎面而来的巨大难题，压得他连呼吸都困难了起来。该由谁来告诉杨夫人，说她的丈夫被狂热分子暗杀了。他不是死于和莱因哈特皇帝舰队的战斗中，而是在巡航舰的某一个角落被人杀死了，在谁也没有目睹的情况下断气。被这问题逼得走投无路的尤里安，脑中闪出了一条逃亡的道路。“……请卡介伦夫人帮忙吧！她应该很适合。”“嗯！我也这么想。这样应该比较好。这种时候，男从反而比较没用。”这位豪胆而刻薄的亡命贵族这次对尤里安的推拖并没有什么太尖酸的批评。和先寇布相识以来，这是第一次。他的活力和平日的锐气都消失了，好像干涸期的河流一样，河床干枯见底，一滴水也没有。大家会变成这个样子。伊谢尔伦人人如此。尤里安不禁惊恐万分，他无法想像在星系之中，恒星突然消失的话，行星和卫星们该如何是好呢？瞬间，在压倒性悲哀的巨大恐惧中，尤里安只能呆呆地站在原地。

I V

六月三日十一时三十分，送葬队伍驶进伊谢尔伦港。卡介伦、亚典波罗和梅尔瞳兹三位将官收到司令官已死的秘密通知，都亲自到港口恭迎灵柩，犹如古老的萤光灯照耀下的一群石膏像。这几个人都曾是率令过百万大军，纵横宇宙勇敢无惧的英雄，如今却一个个沉痛地站在这里等待着年轻的尤里安。卡介伦一听到尤里安的问候，忍不住悲从中来，哽咽着说：“唉！尤里安，照年岁来说，杨是要比你早上十五年死的。但是杨比我还小？岁呢。现在却是我来送他，这顺序实在是弄倒了！”被称为自由行星同盟军最高级军事官僚的卡介伦竟然也说出这种话，可见他受了多大的刺激。奥利比·波布兰并没有出现。他在收到杨死去的秘报后说：“我没有事找死掉的杨威利。”然后就带着一打威士忌，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不出来了。“杨夫人……？”“她还不懂得，我还没告诉她。我想，还是你去说吧！”“我不是。我想拜托卡介伦中将的夫人……”卡介伦夫人自丈夫那里得知尤里安的请求后却拒绝了他。她那苍白无血色的脸上带着沉静的表情对尤里安说：“尤里安，这是你的责任，也是义务。你是杨威利家族中的一员，除了你之外，还有谁能出面呢？如果你不肯说，到时候一定会后悔的。”尤里安不得不承认卡介伦夫人是对的，他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杨威利的死讯应该由自己告诉杨夫人才对，谁也无法代他去做。明知如此，他却仍环视着众将官们。卡介伦显得有点惊惶失措，先寇布则轻轻地摇了摇头，梅尔卡兹则半闭着眼不说话。亚典波罗动了动嘴唇，却也没有说话。尤里安看着他们，“拜托啊！”这几个字也无力说出来。他叹了一口气，呼吸开始不规则起来。

从抱着决心去敲门得到菲列特利加的回答开始，尤里安觉得自己的视觉和听觉都失去了正常。

“什么时候回来的？尤里安回来得好早啊！”眼前浮现出杨夫人的笑容和声音，面对这一幕，他该如何回答呢？讲几句毫无意义的话？突然间，一句清晰的声音，从听觉神经直通往心脏。

“他死了……？”尤里安颤抖起来。菲列特利加灰色的眼眸，仿佛要洞穿他的身体，检视他的记忆画廊内似的。他的声带颤动着。良久，年轻人终于发出被压抑着的声音。

“您怎么会这样想呢？”“因为你吞吞吐吐的样子，绝不会是其它的事

啊。是不是？他已经死了……”尤里安张开嘴巴，那些话不听使唤地夺口而出：“是！没错。杨提督亡故了！为了会见皇帝，遭地球教余党的暗杀——我想救他，却来不及了！对不起！我所能做的只是运回他的遗体而已！”……尤里安，如果你是一个骗子就好了。这样我就可以不必相信你的报告了。”菲列特利加的声音仿佛在解读楔刻于黏土板上的古代文字。

“我好像早就有这种不安的感觉了。卡介伦中将避不见面，夫人也和平常不太一样……”菲列特利加的声音断断续续，一条巨大的海龙似将从意识和感性的海沟浮上海面。

尤里安感觉全身紧张起来。菲列特利加视线落向地板，在她放声痛哭之前，我该不该回避呢——尤里安心里这样想。

菲列特利加抬起头，脸上没有泪痕，但该有的生命气息和现实感似乎都已被悲伤的海绵吸干了。

“他啊，并不该是这样死去的人哪，他应该有他自己的死法啊。”……在战乱已是长达一代以上的过去式的和平时代里，有一位老人，他曾是威名颇具的军人，但亲眼证实的人很少，也从未听过他吹嘘自己的武勋。年轻的家人对他寄予七分爱情和三分淡然，他就这样过着靠退休金度日的生活。在日光室中放着一把大摇椅，连吃饭的时候都坐在那里读书，静静的，就像是椅子的一部分似的，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了……。

有一天，在外面嬉戏的孙女儿，从日光室的入口，一不小心把球丢了进来，球滚到老人脚旁。以前，老人总会缓缓弯下腰，捡起球来给她，但这次他却像没有听见孙女声音似地，动都不动一下。孙女儿走上前去，捡起球来，由下方仰望祖父的脸，觉得祖父的表情似在说些什么。“爷爷……”没有回答，阳光映照在老人入睡低垂的脸上，孙女抱着球，跑到客厅大声报告。“爸爸！妈妈！爷爷好奇怪啊！”声音传得远远远远，老人仍然坐在椅子上。永恒的静谧像海潮一般，慢慢淹过老人的脸……。

菲列特利加认为，这种死法才适合杨威利。这幅影象宛然是现实中真实发生过的，而不是想像中的情景。

杨总是站在最前线与强大的敌人交战，要不便是倍受阴谋的中伤。菲列特利加自己也经历过在千钧一发之中挽回了丈夫生命的经验。为什么？她一直在想，自己的丈夫应该是总能在死神面前化险为夷的人啊。

“不过，或许这种死法才适合他吧！如果真的是瓦尔哈拉，他在那儿见到比克古元帅时，也定会觉得汗颜吧。元帅将身后事委托给他，而他竟在半年不到的时候，也追随而去了……”菲列特利加的舌和双唇不再动了，在丧失血气的皮肤底下，海龙仍然游动着。菲列特利加忍住最后的压抑，低声说道：“尤里安！拜托你！让我一个人静一下。等我镇定下来，我会去看他……”尤里安顺从地离去了。V伊谢尔伦要塞中，阳光黯淡下来。盛大热闹的庆典结束了，一种令人难以想像的钟声响彻云霄。

现在，伊谢尔伦要塞完全沉浸在悲哀的深井中，但是毫无疑问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动摇和困惑所形成的混乱气流，将会被所有的地面吸光吧。而眼前，干部们没有一个人被准许放纵已身于这波悲伤的狂注台。他们必须对外宣布杨去世的消息，举行丧礼，并设法弥组织上所空出来的大洞——地位以及居于这个地位所须负起的责任，是何其残酷啊！如同先寇布在回伊谢尔伦的途中曾经提醒过尤里安的，关于杨的后继者之事，亚典波罗扬起声音对尤里安说道：“人类并非为主义或是思想而战，而是为了实现主义或思想的

人而战；也不是为革命而战，而是为了革命家而战！我们不管是以哪个立场遵奉杨提督的遗志继续抗战，我们之中必须有人代理提督的职务。”停止战争——亚典波罗并没有做这个选择，当然，尤里安也没有。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推选出一位领导者！”“政治上的领导者也需要吧，罗姆斯基医师已经死了。”亚典波罗难道忘了这一点吗？尤里安感纳闷。但是倡言以侠义和醉狂革命的青年军官，并没有显露存疑的表情。他以理所当然的口吻说政治的领导者已经决定好了。

“那……这个人是谁？”“菲列特利加·G·杨啊！”惊愕之情以各种形式被表达了出来，而这时，尤里安的眼前浮现的是菲列特利加那灰色的眼眸。

“当然，我还没有向杨夫人提这件事。在这一两天之内，我将会提出请求的，现在先等她恢复平静后再说吧！”亚典波罗继续说道：“将来谁会成为杨提督的政治接棒还不知道，而目前也只有她了。这对已故的罗姆斯基医师是有些过意不去，但杨夫人的知名度高，也可期待有朝一日共和主义势力能得到共鸣，这些方面都远远胜过已故的罗姆斯基医师。虽然杨夫人在政治上的见识和手腕比不上逝去的伟人，可是眼前只要有人不比罗姆斯基差就好了，不是吗？”尤里安没有立刻回答。亚典波罗的意见固然切中核心，但在这种情形下接任之事，菲列特利加能接受吗？她会不会认为这是将她自己的权力植基于丈夫的遗体之上，而加以拒绝呢？判断未明之球，尤里安看看亚历克斯·卡介伦。回视着青年的视线，军政及补给专家开口说道：“亚典波罗难得说对了一件事。就政治上的观点而言，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事实上，为使民主共和政体的正统继承人得到大众认同，我们除了推选杨夫人担任政治代表之外，实在没有第二人选了。当然，倘若当事人拒绝的话，那又另当别论——”“我认为她一定会拒绝的。她一直都是担任辅助的角色。要自己接替上司的地位，可能……”“尤里安，你听着，所谓政治上的形式或法制，自第二代才开始有约束力。第一代是下定形式或法制的立场。”卡介伦挺身向前。

杨威利生产的地位相当于民主共和势力的政治代表，在他死后，杨夫人继承他的地位，也是世袭的一种形式，亦即将地位财产私人化了。但是，生前的杨一向都拒绝接受这个地位，因此，他的态度反而变成承认其妻菲列特利加在政治上的正常地位了。杨在政治上所留给妻子的遗产，不论在形式或法制上，都不单是徒具其名而已。

“您说得没错，这样做是有些道理……”尤里安略显顽固地提出己见。他的理性虽然肯定了卡介伦的说明，但感情上却丝毫不为所动。菲列特利加才刚失去了杨，竟还得在他人的安排下，扛起如此艰巨的重担，这也是尤里安顾虑的因素之一。

尤里安退出后，干部们面面相觑。

“咳！看来尤里安似乎也无法轻易地接受取代杨接替军事领导者地位的事实啊！”卡介伦疲倦已极地喃喃念道，先寇布一语不发地抚摸着下巴。他们原本打算将杨猝死所丢下的位子，让尤里安去接替的。

由年方弱冠的尤里安接替这个位子，反对的声浪自是难免。不过，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在称霸宇宙之前，也只是一介“金发小子”。而杨威利在成为“艾尔·法西尔的英雄”之前，更是一个只知道读书的军官而已。没有人生而为英雄，尤里安目前只不过是缺乏经验罢了——“他在杨威利的监护下长大，又是杨用兵学上的弟子，这个事实此刻不容忽视。它比拥有实

力更有价值，不是吗？”“你是指领袖魅力吗？”“现成的字眼，怎么形容都可以。目前重要的是谁最能反射出杨威利这颗恒星的残光。”这个人选非尤里安·敏兹莫属，关于这一点，他们的意见一致。当然，辅佐官也是必要且重要的，他们并不打算将沉重的责任完全丢给尤里安一个人。但是在最后，大家平均分担任务的结果，必须要有一人出来“露脸”。

已故的杨也对尤里安的未来寄予厚望，倘若他再多个十岁，他的将来应当会从虚幻中走入现实的，但在现阶段，只有将可能性提高到上限来加以评价了。

“不过，问题就在其他将兵会不会和我们有一样的想法呢？也许尤里安指令一出，下面会阳奉阴违呢？”“看来我们必须经过一番意识改革了。”干部本身必须率先尊重尤里安的指导，听从他的指示及命令，并必须承认他的地位和决定比他人更优秀，否则，士兵们将难以顺服尤里安。总之，尤里安担任军事指导者的才干和器度必须开始接受试练了。而一旦通过试练，尤里安年纪再小，也可以一跃成为自身放射光芒的恒星。

“不过，这么做的话，无可避免地，总有些人会脱离。有大半的人是因为杨威利是总指挥才跟随来的。”对于卡介伦的顾虑，先寇布嘲讽地提出指正。“你的想法没错，首先要脱离的应该是艾尔·法西尔独立政府的达官显贵们吧！因为这些人都是假藉杨威利的军事才干和名声，求得安身立命之地的墙头草啊。”卡介伦嘴唇微翘。

“不管了！要脱离的人就脱离吧。数目并不代表力量啊！人少反而好办事嘛！”这样做的确是正确的，去者已矣，勉强将不满的人留在己阵内，等于是埋下了不定时的炸弹，根本不知它何时会爆炸。在另一方面，它也将令领导者们感到惶惶不安，万一有一天必须以血来肃清他们时，只会使伤口更加恶化、扩大而已。就大局衡量，也只能缩减数量了。

卡介伦和先寇布将尤里安叫出来。为了这件事，双方争执僵执不下。当得知自己将取代杨威利，成为革命军的司令官时，年轻人与其说是惊讶，毋宁说是厌烦地看着两位长者。他一副准备好要反击的样子。

“如果舰队必须要有指挥官，亚典波罗中将不就可以吗？他二十七岁就被称为将军了，比杨提督还快呢！功绩和声望也十分卓越啊！”“不行！”“为什么？”“他跟我们说过，只想待在幕后。”“怎么这样……”“我们也一样。站出来吧！尤里安！你够不着的地方，我们会帮你的！”“失败的时候，咱们就一起同归于尽啊！”对于先寇布这句不吉利的话，卡介伦皱皱眉头。

让我考虑看看。丢下这句了无新意的回答，尤里安逃开了。杨舰队的司令官！对于年轻人而言，这是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宝座。他一心只梦想有一天能当上司官的参谋长，至于司令官的宝座，则远在想像和光速的领域之外。经过短暂但深刻的困惑交战后，尤里安决定找菲列特利加谈谈。是卡介伦夫人建议他这样做的，因为她认为应该菲列特利加一些考虑别人的事的机会。

“接受吧。”菲列特利加沉静地说道，尤里安大感意外。

“没想到连菲列特利加夫人也说这种话。您想想看，我不可能做得到杨提督所做的事啊！”“那当然。”一派沉静中，菲列特利加肯定了年轻人的异议，她看着以意外的眼光望着她的年轻人，并重覆说道：“那是当然的，尤里安！杨威利做的事，谁都无法做到啊。”“是啊，我根本不可能！才能差太多了！”“不，是个性的差别。尤里安，你只要做自己能做的事就好了，并没有必要去模仿杨威利啊！历史上只有一个杨威利，同样的，也只有一个尤里

安·敏兹呀！说着这话的菲列特利加，自己也被捧上了她并不想要的地位。在卡介伦来访，陈述杨夫人具备条件资格之事后，便提出请她担任政治代表的要求。

“如果没有别的方法，那我就做政治上的代表吧。虽然我一无是处。”这就是菲列特利加的回答。

“不过，必须征求大多数人的支持和帮忙。在我就任之后，先不管命令，届时向大家下达的指示，大家必须遵从，关于这点，我想先请各位答应。”卡介伦猛然点头，几乎整个身体都为之晃动。

菲列特利加接受政治代表一职之事，最感意外的人是尤里安。

两人相对的时候，菲列特利加对他说：“我认识他已有十二年了，前八年只是崇拜他的人，接着三年是他的副官，后来的一年是他的妻子。往后，有好几年或几十年，都将是他的未亡人了。既然日子还是要过，何不在他建立起来的土台上，再积一些泥土呢？哪怕仅仅只有一厘米！而且……”菲列特利加没有再说下去。尤里安看得出来，她并不是陷入自己的沉思当中，而是似乎听到有人在劝她、鼓励她这样做。

“而且，如果活着的人因此就气馁的话，那么他的主张——‘恐怖行动不能改变历史’的说法，岂不要毁在我们手上了。因此，虽然知道自己不相称，但我打算扛起这个责任。要是有人说杨威利怠忽职守的话，我将会挺身见证。他从未怠忽过只有他才负得起的责任。”“……太了不起了，菲列特利加夫人。我也不能推卸责任，虽然是装饰品，但愿意担任军事领导者。”菲列特利加猛然摇动金褐色的头发。

“了不起？我没什么了不起的啊！说实在的，我觉得民主主义什么的没了也好，整个宇宙还原成原子也无所谓，只要他能在我身旁半睡半醒地看书就好了……”该说些什么好呢？——尤里安一时无法判断。他终于明白，判断不是智慧的产物，而是器度的产物。连来请教菲列特利加一事，也是卡介伦夫人的建议，他不禁咒骂起自己的幼稚。V I先寇布的预言和观察果然百发百中，巨大的伊谢尔伦要塞，到处争相走告杨的讣闻。士兵和民众们不时交耳相谈，乐观论进入冬眠，寒冷肃杀的冬野上，悲观论大肆横扫。

“失去了杨威利的杨舰队，只不过是一批流亡的私人部队罢了，总有一天会发生内乱，导致分裂、灭亡的，迟早一定会发生流血事件的……”杨去世的消息公布之后，难免会有这种论调产生。尤其是卡介伦宣布由尤里安接任杨为军事领导者的地位后更引起一片哗然。卡介伦在发表此事之前，便已有心理准备了。疑问、攻击、甚至冷嘲热讽，交相袭至，形成一股方向一致的乱流。

“为什么尤里安·敏兹是杨威利的养子，就必须让他担任军事领导者的职位？经他有能力、功勋比他更卓越的干部多的是，为什么要让尤里安这种……”达斯提·亚典波罗一句毒辣的话，击破众人常识论调所砌成的巨墙。

“你们说什么要让尤里安这个亚麻色头发的小子处理兵权？因为对我们而言，要看的不是过去日记，而是未来的日历！”“可是，他还那么年轻、稚气，根本不能把和莱因哈特皇帝相提并论！”“那又怎么样？”尽管亚典波罗死命抵抗反对声浪，但不满、不安、动摇和无力感，仍然披着无形的盔甲，侵袭整个要塞，不停地在人们的神经上洒下毒液。

六月五日早上，姆莱中将走访尤里安的房间，向他表明一件事。

“尤里安，这是我在杨舰队最后一次的任务。请你答应我！”“怎么了？

姆莱中将。”明知道自己的洞察力和想象力的界限，尤里安仍然如此问道。姆莱毫不做假地答道：“我要带领不平分子及心意动摇的人离开伊谢尔伦要塞。”一滴冰水淌进尤里安的心田，自己被遗弃了吗？自己是个不需要别人帮助的人吗？“您已下定决心了吗？姆莱中将。有您在，杨舰队才能发挥军队该有的机能啊——”四年来，在杨威利的奇迹和魔术庇荫之下，坚守岗位、负责尽职的参谋长猛力地摇头。

“不！没有我会更好，我不走的话，对你一点帮助也没有，请允许我引退吧。”姆莱煌容深深烙印着岁月的刻痕，头上满布斑斑白发。正视着他，尤里安竟不知该说什么。

“而且，费雪和派特里契夫也不在了，我觉得又累又寂寞，承蒙杨提督的提拔，我才能爬上高于自身能力及实绩的地位。真的很感谢他。”在淡然的声调中，透露出目前的心境。

“倘若我现在公开脱离之意，心志摇摆不定的家伙们将会向我看齐，他们会说像姆莱这样的人都要走了，我还留恋什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在某种程度上，尤里安可以理解姆莱的心情，他确信以自己目前的器度，是不可能留住这个人的。所以他认为应该好好感谢姆莱为杨所付出的一切，并诚挚地送姆莱离开。

“请照您的意愿去做吧。辛苦您了！真的非常感谢您所做的一切。”望着离去的中将的身影，尤里安再次垂下头来。这是位冷静细密，重视常识和秩序，属守礼仪和规则的人。为什么我的肩膀会如此的无力呢？本该向前挺成一直线的背脊，何时竟然蜷缩起来了呢？想起今昔种种，尤里安的头自然往下垂了。

走出尤里安房间的姆莱中将碰见了亚典波罗，遂向这位比自己年轻的同僚，说明离开伊谢尔伦的心意。

“没有了，阁下等人将会更好发挥吧。你们可以伸展自己的羽翼——”
“我不否认喔。不过，饮酒的乐趣，有一半是因为能忽视禁酒令才觉得有趣的啊！”亚典波罗半开玩笑地提高声音，并伸出右手。

“世人一定会说你坏话的。因为你扮演了一个不好当的角色！”“哪里的话，只要忍一忍就过去了。和你们同行的辛劳比起来，这实在微不足道呀！”两人握手道别。

这一天，艾尔·法西尔独立革命政府的委员们，将近一半的人面色凝重地命尤里安前来。面对着过于年轻的军事代表人，他们郑重其事地宣布：“姆莱中将好像已经决定离开了，不过，跟他没关系，我们将解散政府了。决定先通知你一声。本来，是没有这个必要，不过——”“是吗？”尤里安的反应略欠温和，独立政府的委员们觉得心里老大不痛快。

“你不要想歪了，本来艾尔·法西尔独立运动大半都是罗姆斯基医师一个人搞出来的，我们只是碍于他所制造的时势，才不得不卷进这场没有胜算的革命运动。”看到他们急于甩脱已故者所留下的包袱，尤里安感到厌恶至极。

“罗姆斯基医师是独裁者吗？你们难道没有反对他的自由吗？”这群独立政府关系人的羞耻心似乎已经睡着了，但年轻人的声音仍不断地摇撼着他们。为了掩盖这个声音，委员们努力扬声说道：“无论如何，杨提督和罗姆斯基医师都遭不测身亡，反帝国的革命运动已经失去军事和政治上的领导者，再继续交战抗争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现在，应该摒弃政

治体制之见，替大局着想，为全人类的和平和统一贡献心力。憎恨或敌意并没有任何帮助。你们也没有必要太执着于死者的理想，而一心想随之殉道啊！”尤里安极力克制着自己。

“我不会阻止你们走的。因此，请各位放心地离去吧！但各位也没有必要就此否定你们到目前为止所做的一切吧。在此先说一声各位辛苦了！我现在可以告退了吗？”委员们自以为是地下令准许后，尤里安离开了。现在，他终于明白姆莱的心意，原来姆莱辞去的目的，是要带走这些家伙。姆莱中将是有意识将这些没有信心又没有勇气脱离的懦夫，为尤里安一并除掉的，虽然他知道这样做会使自己背负脱逃者的罪名。尤里安衷心地感谢姆莱，也深深为杨能容纳他为幕僚的远大见识所慑服。

在这一波波的人心浮动中，也有人丝毫不为所动。曾是银河帝国一级上将的梅尔卡兹，在为杨守丧的同时，也默默地致力于战略及战术的方案研究。

“我时常在想，利普休达特战役中，在败给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之时就死掉了反倒好——”他对副官贝伦哈特·冯·舒奈德如此说过。

“但是，我现在不这样想了！六十岁以前，我一直活在害怕失败的日子里。到现在我才明白，我可以不用这种方式生活，对于这些使我彻悟的人，我必须还报他们的恩惠。”舒奈德点点头。三年前，他把自己所敬爱的上司引到这条人生路程。这个选择究竟是对是错，他也曾反覆地苦思过，至今看来似乎自己并没有错。他将会继续走完自己所选择的路，而且毫不退缩。

六月六日，伊谢尔伦要塞以代理革命军司令官尤里安·敏兹之名义公布杨威利的死讯，举行正式的葬礼。同时艾尔·法西尔也宣布解散独立政府，结束了短暂的历史。

第七章 失意的凯旋

I

一名男子的死亡，带给与他在同一方的人绝望，同时也带给他的敌人失望。

新帝国历二年六月六日十九时十分，帝国军收到伊谢尔伦要塞向全宇宙所发布的通信波。杨威利的讣闻在十九点二十五分传到了帝国军总旗舰伯伦希尔上的莱因哈特耳中。报告都是目前担任大本营幕僚总监的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伯爵小姐。

头发像是少年一般的短发美丽秘书官，尚未经过整理的表情支配了她整个脸庞。她的聪明以及正确地控制着她的聪明以使之秩序化的意识，此时仿佛春天里漂浮在水面上的薄冰，不稳定地摇晃着。

“陛下，臣在此向您叙述报告内容。就在前不久，伊谢尔伦要塞向全宇宙发布了一通讣闻。”坚决但是却缺乏锐利的声音，听起来不像是希尔德，这使得皇帝觉得难以自置信，他的视线于是在虚无的空间中游移着。

“杨威利已经死了。”莱因哈特好不容易地理解了美丽秘书官所说的话之后，一股难掩的失意好像落雷似地打中了他的头顶。他两只白晰的手紧紧地抓住床沿，看起来好像很勉强地才撑起他那优美修长的身躯，另一方面看起

来，好像要无生命的物体也能体会到他心中的激情似的。苍冰色的眼眸里充满了近乎愤怒的光，直视着伯爵小姐。

“伯爵小姐——伯爵小姐！”“朕曾从你这儿听到过无数次的噩耗，这次最令朕难以接受。是谁允许你有让朕如此失望的权利？”他那像是初雪般洁净的皮肤，此时僵硬了起来，皮肤底下所布满的血管，化成了渲泄他心中那股灼热沸腾情感的通路，此刻他感受到的是一股被侮辱的情绪。那一个到目前为止一直在与他战斗、那一个他所希望的今后能与之继续互斗智慧谋略、甚至希望能够透过会谈来更进一步了解其为人个性的对手，现在忽然消失了。难道自己一定得要忍受这样不尽情理的事吗？奔腾的愤怒不经意地化成了吼叫，冲出了他的身体。

“那人也是、他也是、敌人、我方，每一个人都一样，留下了朕就这样去了！为什么不能为朕活下去呢！”莱因哈特如此露骨地流露这股落败的情感，甚至于过度激烈地表现出这样的感受。希尔德还是第一次见到皇帝这样，她忘记了自身所受到的不公平责难，一言不发地注视着眼前这位年轻的皇帝。在她的视线前面所出现的是一个正被无限的失落感折磨着的金发霸主，以及他那束手无策的表情。

尽管莱因哈特的人生当中，敌人并不是从最初一开始就存在的，但是敌人的存在却引导着他的人生所要前进的方向，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高登巴姆王朝以及寄生在该王朝的门阀贵族们，自由行星同盟以及附属在同盟之下的将帅们。与他们之间的争斗以及其后的获胜，装饰着莱因哈特的人生，将他的人生点缀得何其辉煌夺目。如今，在他们当中最高最大的那一个存在，从莱因哈特的生命当中永远地消失了。这也就意味着莱因哈特已经失去了让他本身更闪耀地成长的可能性。他所表现出的愤怒，或许与恐惧是相通的也说不定。杨威利的死，与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的死，对于莱因哈特来说，有一半的意义是相同的，他失去了他生命中所不应该失去的人。

“朕是需要敌人的。”尽管如此，杨威利在与他还没有了结的情况下就过去了。一个可能战胜杨的机会已经完全从莱因哈特身上被剥夺，而缔造时代的责任却强推给了莱因哈特一个人。只有自己独自一个人，忽然被强迫要换乘到属于另一个次元的航路上。

此时的莱因哈特如果不是在病床上的话，也一定会在私人的室内来回地踱步。他心中的失望转化为愤怒的能量，在体内燃烧着他白晰的脸颊，透露出火焰的光芒。

“朕不记得曾经给予过任何除了朕以外的人可以将那名男子置于死地的权利。那名男子不论是在巴米利国成或者是在伊谢尔伦要塞上都让我没有能够获胜，反而使我好几名宝贵的将帅丧命，可是结果呢？竟然就这样死在朕以外的人手中吗？”若由第三者的眼光看来，皇帝的愤怒似乎显得非常不尽情理，但是希尔德能够理解这对皇帝本人来说是完全正常的。不久，仿佛火势减弱一般，莱因哈特的虽然渐渐平息，但是失望的阴影却更为加深。

“玛林道夫小姐。”“朕想要派使者，以朕的名义到伊谢尔伦去悼丧，伯爵小姐认为派谁去比较适当呢？”“陛下，如果我去的话呢？”“不，伯爵小姐如果没有常在朕的身边的话，朕会感到不便。”希尔德意外地再一次审视着这位年轻的金发霸者，但其实内心早已经脸红了。唉，真是愚蠢，现在这种时候，自己究竟在想些什么呢？“因为伯爵小姐是朕的幕僚总监哪。”在希尔德的皮肤底下窜流的血液，此时产生了极微小的变化，但是莱因哈特并

没有察觉到，他只自顾自地追循着自己个人的思想轨迹，希尔德也明白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对了，就让缪拉去吧。现在这么一想起来，去年巴米利恩会战之后，他曾经与杨有面会之缘。”于是皇帝的旨意希尔德传给了奈特哈特·缪拉一级上将，他非常恭谨地接受了使者的任务。

缪拉过去在担任卡尔·古斯塔夫·坎普提督的副官时，曾经与杨威利之间有过一场生死交战，不过那已经是二年前的事情了。在那一场战役当中，他因为战败无法拯救他的主将坎普，而誓死要在战场上向杨复仇，不过此时此刻，这一股恨意已经升华为对这伟大敌手的一种敬意了。

尽管如此，在这样的一个乱世当中，除了坎普之外，缪拉所失去的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战友。从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开始，到雷内肯普、海伦法特、斯坦梅兹等多位名将的相继凋零，缪拉不由得感觉到一股难以言喻的寂寥。不过，再回过头来说，或许死者的名单就到此为止了也说不定。但是想归想，覆盖在他精神领空上的那一片寒冬云雾却一点也没有露出曙光的迹象。

除了缪拉以外，杨威利的讣闻对其他的幕僚们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他们噤声不语，相互地交换着视线，费了好大的一番劲之后才明白了凶讯的意思。

“杨威利真的死了吗？该不会是故意散播死亡的风声，事实上却还活着吧！”也有不少人在心中抱着这种疑惑，不过这只是单纯的疑惑而已，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说明杨有什么理由要耍弄这样的一种手段。虽然在战场上杨是一个出了名的会玩弄奇谋诡计的人，但是像这样谎称死亡，事实上却还活着的手法，却不是杨所会玩弄的。

“这种手法到目前为止或许是没有用过也说不定啦，不过总之是那大骗子的事情。到底他现在打什么主意，却不是我们能够知道的。”总而言之，不管是称颂杨的也好，是否定杨的也好，以这样的一种形式而丧失他们最有力的敌人，却不是他们原先所能够预料的。帝国军的将帅们始终认为，杨如果要死的话，也只能死于他和他们之间相互的争斗当中。而帝国军领袖中的领袖莱因哈特，在他的心中更是如此地确信着。

“有权利能够叫杨威利毙命的，在这宇宙中仅仅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们帝国的皇帝。

就算是奥丁大神也不得侵犯这项权利。”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对着他的幕僚贝根格伦这么地说道。这话当中虽然讽刺着莱因哈特对于杨的死心眼，但也有大半是真心的表露也说不定。

“那家伙才不会这样就死了呢！算了吧，一定是在使什么坏心眼的诡计。那家伙一定是还活着并且藏在这世界上的某处。”其实，没有任何事实的根据，却满口指责的人，才是在意识水平下的深处，真心期望杨在这世界上的人也不定，因为自从自由行星同盟灭亡之后，强大的银河帝国军可以说几乎都是以杨这一个单独个人为交战的敌手至今，如今他却死了。不幸的罗姆斯基医师、以及他所创立的艾尔·法西尔独立政府的存在等等，这一切对帝国军来说甚至连评论的价值都没有了。

总之，帝国军的将帅们并没有因为“敌人消失”而感到有任何的欣喜。甚至连一向被认为对杨有着最强烈之敌意的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此时也笼罩在一片失望和气馁的云雾当中，独自一人在旗舰“王虎”的舰桥上踱步，他的幕僚人员得时时刻刻注意着，好不使他们的司令官有任何将失意转换为

怒气的机会。

毕典菲尔特在“回廊战役”当中的一场力战，迫使杨威利方面的舰队运作负责人费雪中将战死的他其实可以说是一个间接引导杨一生命运之走向的人物，但是他本人并没有办法具有如此程度的认知，反而因此无法抹去他心中那股被杨“打赢了就逃”的感觉。

当杨的死讯传遍了整个帝国军之后，帝国军沉陷在一种倦怠的无力感当中，只等着皇帝莱因哈特下达命令。

II

六月上旬的这个时候，尤里安·敏兹还只不过是伴随在杨威利这颗伟大的恒星旁边的一颗小行星，在帝国军众将帅的人名登录册上还没有他的名字。帝国军所有的将帅当中，只有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一级上将在远征地球时，因各项因缘际会，而与这位亚麻色头发的少年之间曾经有过一次奇妙的会面经验，而且当时尤里安并没有将自己的姓名和真实身份表露出来。

这个自称是杨代理人的尤里安·敏兹究竟是何方人物？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疑问，但是渥佛根·米达麦亚在问了这样的问题之后，他的情报参谋人员并没有办法立刻回答他这个问题。大约经过一小时之久的资料检索之后，米达麦亚终于得到了一个答覆，杨的这个代理人原来是在法律上受杨看护的法定被监护人，十八岁。

“原来是这样啊，那孩子也真是可怜，从今以后的日子将会更回地艰辛哪！”米达麦亚的话中，并没有任何讽刺或者是嫌恶的意思在里头，而是想到这位年轻人为了要继承一个太过于伟大的先人，所必须要面对的一些困难，而不由得自心中油然地升起一股同情的情绪。后继者如果愈要勉强自己要像前人一样那么的有能力且具有自负心的话，那么他所将面临的挫折也将愈深，所遭遇到的失败感也将使得他愈难卷土重来吧。

“不管是谁成为后继者，绝对无法做到像杨一样，更别说要超越他了，甚至连杨的部下也不见得一定会跟随他。民主共和政治最后的一座碉堡，尽管面对敌人时显得难攻不落，但是最后终将从内部开始崩溃。”对于未来作如此预测的声音，快速地在帝国军内部扩散开来。预测伊谢尔伦要塞上的民主共和势力终将衰亡的心理，其实也就等于是期望自己归国的心理。无论如何，能够丢开这个用战友们的鲜血所涂装、令人厌恶的伊谢尔伦，能够回到那个有着妻子、爱人，在等着自己的故乡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和平是多么地令人忍不住要去赞美它呀！

惊愕与虚脱的感觉，每一瞬间都在转换成期待与乐观。士兵们跟随着皇帝离开故乡已经有十个月之久了，在斯坦梅兹麾下的人更已经连续一年多没有见到自己的妻子、爱人、或者是双亲的面容了。思乡之情在敌军这个障碍物已经除去了的现在正快速地加强、流窜到每个人的身体当中。

缪拉肩负使者的任务出发后的一天，罗严塔尔来到友人米达麦亚的住处，享受许久未有的饮酒及聊天。

“如果说是那个手腕辛辣的军务尚书，远从费沙用我们肉眼所看不到手，拿着一把刀子刺进杨威利的肝脏，才致杨于死地的话，我是一点也不会感到意外的。不过，就算是他，也不可能有什么办法控制所有存在于宇宙当中的阴谋吧！”“岂能容许这种可能！”米达麦亚斩钉截铁地说出这句话之后，一口气将所有的不痛快和杯中的黑啤酒全部灌进肚子里去。

自从两人在最前线结为知交之后，十一年来，像这样子两个人一起把酒言欢不知道已有多少回。两人一起肩并肩漫步在夜晚的街头，就算偶尔起争执，但是都和败北这两个字无缘。现在两人都已经晋升到元帅的阶级，成为帝国的重臣，要想象过去那么轻松、无拘无束地饮酒作乐，已经不太容易如愿以偿了。渥佛根·米达麦亚如今是宇宙舰队总司令官，统御着十万艘舰艇，而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则奉命担任统帅本部总长，跟随在莱因哈特的身旁，而且不久之后，将出任“新领土”总督，统治旧同盟的领域。不过，这道人事命令要正式生效，必须是在打倒目前的敌手杨威利、整个宇宙完全统一之后。

因此，这样的情况虽然是有些奇妙，不过在六月上旬的现在，帝国方面负责统辖旧同盟领全域的行政负责人却根本不存在。目前旧同盟的首都海尼森，是在“年轻的地理学者”格利鲁帕尔兹上将的占领和施政之下，但是除此之外的其他星域、其他卫星究竟要由谁来负责管理呢？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未定的，全部都在这位尚未娶妻的年轻皇帝的心中。尽管政战两方面策略在近期内就会有定案，但是对米达麦亚等人来说，皇帝到现在还没有后嗣，这才是令他们不安的根源。另一方面，在罗严塔尔的心中，同样也怀着某种不安的要素，只不过这种不安定的要素与其他人是不相同的。

“吾皇呀，您赐予我过于崇高的地位和权力，您所期望的究竟是什么呢？您希望我单纯地只是您霸权中一个忠实且有用的齿轮吗？”如果皇帝的期望就是这样的话，那么罗严塔尔只要能够甘于如此也就好了。不论是作为银河第二王朝之重臣的宿将、或者是有能的忠诚高级官员，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以此身份死去应该也是不坏的。虽然说这与自己与生俱来的本质，或多或少有些差异也说不定，但人类并不是一定能够依照其本性来经营其生涯的。

当由镜中看到自己两边一样颜色的金银妖瞳时，罗严塔尔感觉到存在于自己心中的两相矛盾裸露在眼神当中。如果他能够满足选择如此这样的一条道路的话，那么他或许可以就这样与无与伦比的君主和无与伦比的挚友度过一生也说不定——就像教科书上所写的一样。

这样的想法对罗严塔尔来说是具有魅力的，但是罗严塔尔也察觉到，正因为它的是得不到的，所以才显得有魅力，当然这样的一种体认对罗严塔尔来说是非常苦涩的。

不知从何时开始，他俩之间的对话，已经转移到军事上的话题，他们二人正在讨论伊谢尔伦要塞上没有了杨之后，应该要如何去面对。

“你的想法怎么样呢？”“从政战两方面的策略上看来，除了采取攻势之外，别无其他选择。首先对杨威利一军以免除罪刑的条件，劝告他们投降，如果他们不能接受的话，那么就以帝国军全部的武力对之发动攻击。你的看法呢？”“我和你有同感。杨威利一死，奥丁大神定会将全宇宙交予皇帝来掌管。该取而不取的话，那么反而是违背天意。”如今伊谢尔伦要塞已经失去了主将，帝国不是该举全军进攻回廊，将整个回廊在鲜血和火焰当中瓦解吗？——不过，皇帝可能不会趁着敌方在悼丧的期间去讨伐他们吧？”米达麦亚这么样地咕哝自语着，罗严塔尔将他那一边黑一边蓝的眼神投注在对方的脸上，张开嘴好象想说什么似的，不过旋即又闭上了嘴，反而将两片嘴唇抿得紧紧的。而“疾风之狼”也沉默了片刻，他是在想着要用怎样的表现方式。

“那只不过是单纯的一种感伤罢了，你想要这么说是吗？我一直到前一刻为止，也都抱持着同样的想法——”“这么说，你的心境产生变化了吗？”

“事情是跟随着人的想法而产生变化的，罗严塔尔，原本你和我不是一直都反对进攻伊谢尔伦要塞的吗？皇帝之所以排除吾等的意见，也只是因为有杨威利这样一个伟大的对手存在。如今他已经死了，如果皇帝要回归到最初的战略，那么自然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罗严塔尔那黑与蓝的视线落在玻璃杯上，锐利而紧崩的表情和他那有着浓重酒精味的呼吸，似乎有些不太协调。

“你应该是了解的，米达麦亚，对于昨天来说，应该是正确的战略，到了今天并不一定还是正确的。我方在杨威利还活着的时候所应该采取的战略，并不见得在他死了以后还具有最大的价值——不过，如果皇帝的意见和你的见解是一样的话，那么或许是我的看法错了也说不定。”黑啤酒的泡沫在两人之间不断地冒出、然后破灭。

“从今以后，帝国军的本质也会有变化，其存在的目的应该会从原先的向外征讨转变成维持治安，如果就此万事皆息的话——”“这样也好，大部份的士兵都可以活着回故乡去。宇宙统一的工作，大致上都已经完成了，应该可以暂时平静一阵了。”“而你也可以回到你所钟爱的妻子身边了，米达麦亚。”“是啊，那是最好不过的了。”帝国军的第一勇将丝毫没有炫耀意味地回答道，然后举杯让黑啤酒流进他的咽喉当中。

罗严塔尔用他那两边颜色不同的眼眸注视着眼前这位与自己性格迥异，但是长久以来却一直与自己共同出生入死的亲密朋友。他那黑色的右眼非常深沉，但是另一只蓝色的左眼却闪烁着锐利的光芒，显示这名男子在精神上有双重的存在。当米达麦亚充满活力的灰色眼眸接触到对方的双色瞳孔时，他显得有些犹豫地出声问道：“对了，我刚才忽然想到，上次有个女子自称怀了你的孩子，那件事后来怎么样了？”有金银妖瞳之称的名将脸上的表情顿时消失了，他回答说。

“五月二日生了，听说是个男孩。”“喔，是吗。”米达麦亚有些暧昧地应声说道，像这样的一种情况，究竟应该说一声“恭喜”或是“真遗憾”，让他觉得很难开口。

“确实是我的孩子没有错。父子两代，同样都是不应该被生下来，但却还是被生下来了。或许他有着红与黄的瞳孔也说不定哪。”“罗严塔尔，我了解你无法真心对待那名女子，但是——”“被生下来的孩子本身并没有罪，是吗？”“唉，这个嘛！我自己并没有孩子，我不清楚。”这样子的反击，发挥了比发言者本身的预料还要大的一个效果，这名丝毫没有期待心理但却意外地为人父的男子，在这一瞬间，好像有些畏缩似地抹去了他脸上自我嘲讽的表情。

这时好像有天使坏心眼地故意在他们两人之间煽动着。

“还是没有孩子比较好，至少不用担心有朝一日要遭到他的叛离。不过，算了吧。我们两个人都没有理由要为了一个素未谋面的婴儿起争执啊。”于是两个人有些僵硬地互相握手道别。当然，这个时候他们是不可能知道的。这一次的握手，竟然是“帝国军双璧”之间最后的一次握手，而在这天一起喝酒，竟然是他们两人最后一次的把酒言欢。这是在新帝国历二年六月八日的事情。I I I和友人道别之后，米达麦亚在旗舰“人狼”的舰桥上，注视着己方的舰队显示在萤幕上的影像。在他身旁的是卡尔·艾德华·拜耶尔蓝上将，他那原本充满了锐气的脸上，此时却满是仓惶失措和迷失。

“就到此为止了吗？长官。”“这个嘛——”“不知怎地，总觉得大半个宇宙好像变得空虚了。对吾皇以及帝国来说，杨威利应该是一个令人憎恶的家伙，不过他确实也是一个伟大的用兵家，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就像白昼时总是艳阳高照，所以人们才需要有柔和的夜晚，对于我军来说，有杨威利这名男子确实是必须的，是吗？”米达麦亚在这瞬间，突然感到内心的鼓动升高，一种不安的情绪充满了他整个胸腔。他重重地摇了摇他那一头杂乱的、像是蜂蜜颜色一般的头发，他无法确定造成他如此不安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但是他并未再继续追究下去，他接着说出的话是关于其他事情的。

“回到费沙去之后，葬礼将接二连三地进行。法伦海特、斯坦梅兹、然后是席尔瓦贝尔西工部尚书——”拜耶尔蓝叹气地说道。

“这是个什么年头啊！真是的。这一年对罗严克拉姆王朝来说，真可说是坎坷的一年哪！”“还剩下半年哪。”“元帅，你不要吓唬我了。属下心里认为今年一年里面所将遭遇的不幸，都已经全部发生在这前半年里了。”部下那过于认真的表情，让米达麦亚不禁要苦笑了。如果人们所将遭遇到的不幸或是霉运，真的有一定的量可以计量的话，那么不管是人类也好，是国家也好，都可以很容易地订出未来的计划吧。而他的妻子也就不需要在每次丈夫要出征的时候，内心交错着信赖和不安的情绪，向奥丁大神祈祷丈夫能够平安无恙地归来了。忽然，米达麦亚好像想到什么事似地，他看着部下问道。

“拜耶尔蓝，你有没有爱人呢？”“没有。”“连一个也没有吗？”“啊，不，应该这么说，对属下来说，军队就是我的爱人。”“——”“啊，不，不是，属下是想能够有一天的到一个像米达麦亚元帅夫人那样美好的女性。”“拜耶尔蓝。”“是！”“我是想要教你用兵术的。不过呢，你好好听着，寻找爱人的方法和如何开玩笑你得自己去学。自修心得也是不错的。”米达麦亚轻轻地拍拍属下的肩膀，然后就离开了舰桥。

“皇帝御驾亲征班师回朝”这一道旨意在六月七日宣布给帝国军的全体将帅士兵，这时刚好是在缪拉一级上将奉命以悼丧使者的身份出使伊谢尔伦要塞后的不久。而米达麦亚原先所作的预测果然实现了，莱因哈特并不是一个会趁敌军在治丧期间，对这发动讨伐军事行动的人。如果这是在利普休达特战役的那个时候，而对手是布朗胥百克公爵等门阀贵族的话，那么莱因哈特应该就不公采取这样的一种态度了吧。

“这究竟应该说是骑士精神的极致呢？或者应该说是皇帝的霸气已经衰退不如前了？”这是存在于罗严塔尔与米达麦亚两人心中共同的疑问，不过他们还是各自勤奋埋首在自己的任务当中。米达麦亚着手整顿全舰队的行列，而罗严塔尔也开始整备大本营的秩序，他首先将受伤生病的士兵送往后方。

法伦海特、斯坦梅兹两位一级上将战死后已经决定晋升为帝国元帅，此外他们还被授予一个冠上皇帝亲友之名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武勋”的功勋。葬礼所需当然是由国库来支出，而墓碑的建立同样是由国库支出。以一个帝国军的军人来说，这应该算是一个最高的荣誉。只不过，一如莱因哈特所展现出来的特质，这同时也是罗严克拉姆王朝一贯的作风，两位帝国元帅的墓碑上仅刻有两人的姓名、阶级、以及出生及死亡的年月日而已。后来，在莱因哈特自己的墓碑石上也只是简简单单地刻着他的生、卒、即位的年月日、和“皇帝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字样而已。

一面等着奈特哈特·缪拉从伊谢尔伦要塞上回来，帝国军一面已经开始

撤退了。尽管在这个时候并没有遭受敌人偷袭的危险，但是整个军队若是杂乱无章的话，对他们这些军事家所具有的矜持来说，简直是一种耻辱，所以全体的帝国军从伊谢尔伦回廊撤回来的时候，仍然保持其原来有条不紊的阵容。

“杨威利已经死了。他可说是民主共和政治最强而有力的拥护者，同时也是近五个世纪以来，除了一个人之外，最强、最伟大的军人。一旦他死了，民主共和国的势力大概就将要面临彻底瓦解的命运了吧。我过去也同样是抱持这样的一种想法，但现在比较无法认为未来的情势真会这样子演变。姑且不论本人的希望如何，杨威利虽然死了，但是感觉上他俨然已经成了民主共和政治当中一种不可侵犯的存在。将有人会继续他的遗志，誓死要奋战到底，而伊谢尔伦也将成为他们守护民主共和主义的圣地吧。今后或许还会有无谓的战争继续持续下去，但是这将视统率者的器量而定。不过，单纯只有伊谢尔伦的话也还好，如果有第三者因为无法与我帝国军相敌对，转而想利用他们的话，我想这将成为今后问题的所在——不过，眼前我将要可以平安无事地回去和你见面了，感谢皇帝和我的部下们吧，让我们能够拥有这样的幸福——”米达麦亚在写给妻子艾芳瑟琳的信当中，已经写出了他本身对于未来的预言，不过他本身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I V

纵使莱因哈特人在病床上，但是他并未让他身为一个皇帝所应该要进行的活动停顿下来。军务方面暂时委由米达麦亚、罗严塔尔两位元帅来管理，至于政务方面，包括新统治机关的设立、法律和税收制度的改革、为使广大的新旧领土能够有效地结合起来，所需之各项通信、交通体系的整备等等，这些身为一个专制的统治者所应该要解决的课题，都是他本人务必亲躬的。

年轻的皇帝无视于御医团的牢骚和制止，尽管自己正在发烧，仍然在白天里从床上起来，将那些从军的文官们传唤到病房里来，对众多的文书加以裁决、提出许许多多的问题，如果得不到答案即加以斥责，并且再给予新的课题，不断地从事着充满精力和创造性的活动。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状况产生，除了说是因为莱因哈特本身活力旺盛的个性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所信赖的工部尚书席尔瓦贝尔西死于恐怖行动当中。在军务方面，有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这样的人可以与他共同商议，但是在政务方面不见得有这样的人。所以失去了有构想力和务实能力的席尔瓦贝尔西，莱因哈特内心痛惜的情绪一直不断地在增强当中。

身为首席阁僚的国务尚书佛朗兹·冯·玛林道夫伯爵，是一个对皇帝或者他本身的职务都非常忠实的人，他的公正和廉洁是绝对可以信赖的，而且对于国政的判断力和人事方面的感受力也非常精确，但却不是一个有企图想积极开创一个新时代的政治家。

不过，打从一开始，莱因哈特就没有对玛林道夫伯爵有这样的要求。只要他能够没有过与不及地执行皇帝所交付给他的任务就够了。虽然莱因哈特是这样想的，不过他已经从军事的负担中被解放了的现在，无论如何都需要有一个人，能够与他一起分担政治上的负担。如果是席尔瓦贝尔西的话，或许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人选。另外，若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如今还健在的话，也可以与莱因哈特在政治方面的才干相互配合吧。然而，如今这两个适当的人选都已经不在这世上了。

其实以希尔德的才智，莱因哈特大可以向她要求分担政治负担。不过，

莱因哈特既然已经命她出任大本营幕僚总监，加强了她在军事方面的权限，相对地也就使她失去了政治性的发言权。虽然罗严克拉姆王朝是个专制国家，但是仍应该要遵循文官与武官的区别。尽管也有不少例外的情形，但是从一开始就出现这样的例外并不是很妥当的。希尔德本身也因为局限于自己的地位与权限，所以当皇帝对她提出有关国政方面的问题时，她一直都是采取一种尽量不回应的态度。当她回避应答的时候，莱因哈特就会揶揄地说道。

“哦，这样子啊。如果一天没有把伯爵小姐任命为宰相的话，她就一天不回应朕与她的商谈哪。”以这样的话来为难希尔德，引为一时之乐。杨威利的死对莱因哈特来说，等于是丧失了一个智慧与他相当的智者，所以希尔德在能够带给他知性刺激的方面所占有的比重，自然就愈来愈大了。

所谓“革命”这样的字眼，莱因哈特在他一生当中从来没有使用过，不过他在短短的期间内，所断然施行的各项政治、社会改革，就算被称为“来自上层的革命”，应该也没有什么不妥吧。但是，这一切从头到尾都在“皇帝专制”的范围内。他和已经过世的杨威利不同，例如说，他并未将对优布·特留尼西特这个人的轻蔑，和他对于民主共和政治评价严格地区分开来。

莱因哈特并没有积极地想要去废止旧门阀贵族的称号，但是他也并未想要去创立新的贵族阶级。就连立下最高战功的渥佛根·米达麦亚，也没有被授予公爵或者是伯爵这样的爵位。按照当事人“疾风之狼”的说法是“渥佛根·冯·米达麦亚这样的名字太冗长了，听起来的感觉不是很好。”另外他还认为“所谓的贵族制度这种东西，就好像老人迟早都要进坟墓一样，以后只有在历史博物馆里面才找得到了。”莱因哈特本身并没有明确地说出他对贵族制度的看法，所以只能根据推测以一窥他心中的相当。莱因哈特所希望的应该是皇帝和人民之间不要被叫做贵族的这种礼服隔离开来，他所向往的或许是将皇帝和人民直接连结起来的、即所谓的“自由帝政”。或者在他的脑海当中，有另外更新、更为独创的构想也说不定，只是还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

另外，莱因哈特在病床上的那一段期间内，还作了几项内政上的措施。那就是增加对退役将兵、特别是伤残病患之退休金给付额。强化对战争死亡者所遗留之子女的教育制度。另外还有创设由政府给付补偿金给犯罪行为下之受害者的制度。这几项措施都是民政尚书卡尔·布拉格所设计出来，然后经由莱因哈特亲手修改完成的。从过去的旧王朝开始，布拉格即是一位众所皆知的开明派人物，对于莱因哈特的专制倾向和好战的性格有着强烈的批评，不过他在成了第一任的民政尚书之后所推行的各项政策，对于如何实现“专制下的社会公正”，有着莫大的贡献。而所谓“专制下的社会公正”其实可说是罗严克拉姆王朝的特质。

虽然近年来出征不断、用兵连连，但是罗严克拉姆王朝的国库要用来充实民众阶层的福祉，仍是绰绰有余的。从这点正可以证明，过去五个世纪以来，前王朝的特权阶级，利用搜刮、独占的手段累积起来的财富是多么地庞大。

就在莱因哈特远离帝都奥丁的遥远征途中，在帝国本土内，许多因为被没收了财产和领土而陷入贫穷窘境的贵族们，都已经濒临饿死的边缘。国务尚书玛林道夫伯爵有鉴于此，于是给予那些被没收了资产的贵族进行救济。但是所救济的物资是非常有限的，已经习惯于奢侈浪费的这些贵族们，一下子便挥霍殆尽，这么一来，伯爵也是无计可施了。

“如果死了一个贵族，能够让一万个平民获救的话，那么这就是我所谓的正义。如果不想要饿死的话，那么就去工作啊，众多的平民们在过去这五百年以来不就是这样过来的吗？”莱因哈特这样大声地说道。对于那些凋零的门阀贵族们所即将要面临的穷途末路，他的泪腺完全干涸了——。

皇帝的贴身侍者艾尔密·冯·齐列，敬了一个礼然后走进室内，看到床边的桌子之后，作出一个非常泄气的表情。

原来，托盘上面的早餐还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加了豆子的汤、淋上了酸乳酷的水果沙拉、掺进了蜂蜜、原本还是热的牛奶、以及半熟的蛋。见到皇帝一直这样食欲不振的样子，艾密尔忍不住要感到一阵心痛。

“陛下，您一直都没有进餐是吗？”“朕不想吃。”“可是，陛下，您不进餐的话，体力是不会增强的。为了让您的身体尽早康复，请您勉强地用餐好吗？”“艾密尔，你这是在命令身为全人类皇帝的朕吗？难道朕必须要因为一个贴身侍者的要求，去吃那些朕不想吃的东西吗？”就在说完这几句话的那一刻，莱因哈特后悔了。因为他看到眼前艾密尔的眼眸已经充满了泪水。莱因哈特作了一件最该觉得耻辱的事——任意地将自己心中的怒气发在一个无辜少年的身上。自己简直要成为一个暴君了？尽管身体正在发烧，而且消耗了不少的体力，但是莱因哈特那原本白晰秀丽的脸庞，那像是用丝亮没有瑕疵的白玉珠子所塑造的面容，此时充满了羞愧的神情。他伸出了自己的手，抚摸着艾密尔的头发。

“对不起，艾密尔，朕有时候也会不晓得该怎么处理自己急躁的情绪。原谅朕吧，就算一口，朕也会吃的。”艾密尔退出室外之后，莱因哈特拿起银质的汤匙，勉强地啜了两口汤。如果这时不是因为皇帝的副官修特莱求见的話，或许又勉强地啜了几口也说不定。

修特莱求见的事情是有关于斯坦梅兹过世以后所留下来不算庞大的遗产，虽然没有法律上正式的效用，但他生前确实在自己一封类似遗书的信里面，提到要将所有的财产留给一名女子。处理的人想要尊重死者的意愿，但在于法律上的考虑，故前来征求皇帝的许可。

“那不要紧，就按照他的遗言去做吧，不过斯坦梅兹应该是单身的不是吗？”“是没有举行过法律上的结婚仪式，不过确实是有一位情人。是一名叫做格蕾西·冯·艾亚佛特的女子，据说已经交往五年之久了。”“那为什么不结婚呢？”“是的，他是说在陛下还没有完成统一全宇宙的大业之前，身为臣下的人也不愿经营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这是什么话——”莱因哈特的声音有点被人攻其无备的味道。

“米达麦亚还有艾杰纳都是朕的忠臣，不也都好好地经营自己的家庭吗？斯·梅兹如果能够早点结婚的话就好了，至少朕还可以送他一点东西作纪念。”“这是陛下的一番心意。不过，如果陛下一直单身的话，那么臣下起而仿效也是很自然的事情。陛下是不是这样子认为呢？”“也就是说要朕早点结婚喽，你是不是想这么说？”莱因哈特故意地撇着他那端丽的嘴唇，看起来好像是一群小妖精，在拉扯着冬日蔷薇的花瓣。

“朕死的时候——”“陛下！”“别那么紧张。朕不是那个鲁道夫。不管是皇帝也好，一介无名的百姓也好，同样都是会变老然后死去的。像这种事情，我早就已经看得很明白了。”此时的修特莱真的是无言以对。而这位金发的年轻霸者那双苍冰色的眼眸当中，则闪耀着讽刺的光芒，他接着说道：“如果朕死了没有留下血亲的话，那么不管是朕的臣下也好，是其他任何人都好，

只要有实力便可以即王位，朕一直是这样的一种相法。朕虽然征服了全宇宙，但是朕的子孙如果既无实力也没有名望的话，那么就没有理由让他继承朕所征服的宇宙。”修特莱此时毅然决然地直视着这位年轻的皇帝说：“臣下自知有逾越本分之处，但仍得要再度进言。请陛下早日成婚，以维护皇统存续之安泰。唯此乃帝国全体臣民之宿愿。”“然后把吉斯穆特疾愚帝或像奥古斯都流血帝那样的子孙留诸后世吗？这真可说是一种丰功伟业哪。”“如果能够把像马克西米利安·由谢夫睛眼帝或者像曼夫瑞亡命帝那样的子孙留下来的话，不是很好吗？罗严克拉姆王朝的德政，也只有永续经营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价值。能够用法律来保障其永远存续是最好的。因为如果不断有霸者轮番交替的话，那么不但流血事件会一再重演，而且也没有办法保持政策的持续性。无论如何请陛下三思。”“好了，朕已经深深地了解你的忠言了。朕会放在心上的。”虽然说这句话时并不是完全心不在焉的，不过莱因哈特在修特莱退下之后，确实有一种被解放了的感觉。

当与费沙之间的通讯可以开始进行的时候，渥佛根·米达麦亚传唤了治安当局，询问和罗严塔尔的孩子有关的事情。

“叫做爱尔芙莉德·冯·克劳希的妇人，从上个月的月底，就抱着自己所生下的婴儿躲起来，不见踪影了。一直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出现。”当注意到那位出现在通讯萤幕上，声名响亮的青年元帅的脸上，充满了激烈神情时，治安当局的负责人显得极为狼狈。而这个负责人的上司则又辩解说。

“事实上也是因为这一阵子警力不是很充分，前些日子工部尚书被恐怖分子炸死的事件发生之后，警方的主力都倾注到那上面去了，所以——”说完之后，便将自我辩解裹在惶恐的外衣当中，然后形式上地低着头。

“可是到了最后，不是连爆炸事件的犯人都还没有逮捕吗？难道说国内安全保障局的搜索能力，就不过如此吗？如果是克斯拉所统率的宪兵部队的话，大概早就已经把这件事解决了吧？”米达麦亚心中所再一次感受到的失望都转换成怒气，在吐出这几句话之后，就把通讯切断了。到目前为止，他对于这名将他亲密的朋友赶进绝路、名字叫做爱尔芙莉德·冯·克劳希的女人，还是没有办法产生任何好感，不过当他想到她抱着初生的婴儿，不知流落在何方的时候，却不免感到悲哀。况且，初生下来的婴儿本身又有什么责任呢？“婴儿——”一想到结婚八年以来，夫妇俩都没有生下一儿半女，这位帝国军的第一勇将，心中不得不觉得有些唏嘘。

第八章 迁都令

I

宇宙历八零零年、新帝国历二年的七月一日，罗严克拉姆王朝的创始皇帝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在费沙和宇宙航空港上降低。途中若没有经过旧同盟国的首都海尼森，直飞费沙的话，那么不消一个月便可以横跨原同盟的领地了。

在这之前的六月二十日，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卸下了统率本部总长的职务，以新领土总督的身分踏上了海尼森的土地。共计有五百万名将

兵和他一起留在旧同盟国的领地上，帝国下放另外还派遣了一万名文官到这里来，全部都隶属于总督的统辖之下。

“艺术家提督”耶尔涅斯特·梅克林格对于这个新设且强而有力的总督府的诞生，作了以下的叙述。

“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在作为一个军人的时候表现极为伟大，而在作为一个行政官的时候，也表现出他优越的能力。这个新生的总督府无论在权限上、在规模上，都是过去菲尔姆特雷内肯普所主导的高等事务官所无法比似的一个巨大机构。因为它实际上所支配的等于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半。或许皇帝莱因哈特最后在构想这一个机构的时候是计划要由他的挚友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来担任这一个职务也说不定。但是自从吉尔菲艾斯成了天堂的子民之后，应该要担任这一项要职的人选就只有奥贝斯坦、罗严塔尔、米达麦亚这三个人了。

而罗严塔尔最后之所以被选派担任这一个职务，应该和后来统率本部改组，罗严塔尔总长的位置形同虚设的这件事情有些关系。为什么在这三个人当中，偏偏选上了罗严塔尔？这是一个到了日后才会产生的疑问——”新帝国历二年、宇宙历八零零年七月七日的下午，帝国军的将帅们集结在费沙行星上的高级饭店“巴尔特安德鲁斯”的大厅里面。除了新任的新领土总督罗严塔尔元帅以及他的幕僚人员还留在海尼森之外，包括米达麦亚元帅、缪拉一级上将、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瓦列一级上将、艾杰纳一级上将、鲁兹一级上将、以及其他十名拥有上将阶级的人员，全部集结在这里。这一天的中午，由军务尚书奥贝斯坦担任葬仪委员长，举行了国葬仪式，皇帝亦亲自来到现场。

负责这次国葬仪式的奥贝斯坦，在整个仪式的过程当中，并没有任何可引起非议的地方。尽管如此，还是有人表现职反感的态度。毕典菲尔特就非常讽刺地嘟着嘴咕哝地说——以后所有的葬礼就由那家伙一手包办好了，他倒是挺适合作这种工作的，而且也不会给任何人带来麻烦。

皇帝一行人算是回到费沙了，眼前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对帝国军全体进行重新编制。由于法伦海特、斯坦梅兹两位提督战死沙场，帝国军最高干部的阵营势必会产生一番巨大的变化。舰队司令的位置当然不能空缺，同时各个舰队本身的规模也必须要重新加以整理，以取得各个舰队之间的均衡。

这些事务的处理全部都是在军务尚书巴尔·冯·奥贝斯坦元帅的统辖范围内，这会不会成为各位提督们衷心欢迎的事情，其中也有一些微妙之处。在罗严克拉姆王朝创业的初期，帝国军的一项特征或许便是军务省和实战部队之间，特别是在心理上的相互背离。虽然他们互相都确实承认对方的能力和效率，但是彼此之间在心理上的距离却称不上是近，特别是对于军务尚书奥贝斯坦个人的一种情绪上的反感，绝对是不容忽视的。虽然说这样的反感尚未到达最高的临界点。

耶尔涅斯特·梅克林格一级上将在国葬仪式举行的时候并不在场，但是后来他对当时笼罩在那些出席者周围的气氛，作了一番非常正确的叙述。

“——回顾宇宙历八零零年、新帝国历二年的前半期，不禁要为这半年所失去的人才之多，以及失去了历史性的选择所带来的巨大影响而感到黯然神伤。以一种个人式的感怀而论的话，失去了亚达贝尔特·冯·法伦海特和斯坦梅兹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他们不但勇敢、有能力，而且更是从不发牢骚埋怨的军人。特别值得提的是，他们向来是以一种严肃的态度，严格地

划分出忠诚心和卑屈之间的区别。法伦海特在利普休达特战役当中，经过一番奋战失败以后，虽然成了俘虏，但是他的态度却是那样的堂堂正正，而斯坦梅兹在就任伯伦希尔旗舰的首任舰队时，曾对上司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加以斥责，并且直接对他提出不要侵犯舰队职权的谏言。失去他们的时候，众多战友们只能默默地接受我军的寂寥——另外，除了他们两位，还有卡尔·古斯塔夫·坎普、菲尔姆特·雷内肯普这样一流的将帅们，都是死在一个敌人的手里。就是那个人、就是杨威利。但是当得知他的死讯时，帝国军将帅们的悲哀却更加地深刻。他们对这一位如果还活着的话，就可能令他们丧命的敌将，高高地举起了悼念的酒杯。”而他们这些帝国军将帅之中的代表，应该要算是奈特哈特·缪拉吧。自从他以皇帝代理人的名义前往伊谢尔伦要塞致哀之后，他并没有说太多的话。

他对皇帝以外之人，除了说声“杨的未亡人可是一位美人喔”之外，其他的并没有多说什么，他似乎难以排解不断在心中扩散开来的空虚感似地，只是默默地举起了酒杯向后仰。

艾杰纳一直被人评论为是一个除了饮食以外，一概不动口的男子——克涅利斯·鲁兹则挪揄地说，和夫人接吻的时候总该会动口吧。其实鲁兹本来也并不是那么样一个活泼、喜欢大声嚷嚷的人，只不过在最近这些日子以来，看起来似乎显得比较开朗一些。

正巧就在昨天，鲁兹用他那稍微带有淡紫色的眼珠，若无其事地对着副官宣布：“啊，对了，荷兹拜亚，我已经决定明年要结婚了。”大约惊愕了五秒半之后，荷兹拜亚好不容易才挤出了一些礼貌性的祝词，而鲁兹那淡紫色的眼光并没有一点要消失的样子。

“今年之内是不可能了，因为还必须继续服丧。对了，你知道我要和谁结婚吗？”荷兹拜亚在心里面想说，我没有道理会知道吧？不过他还是回答说，是不是长官住院的时候那一位负责照顾您，有着黑头发的护士呢？“没错，你怎么会知道呢？”因为自己根本就是随便猜测，没有料到真的会猜中，所以事实上荷兹拜亚自己反而被吓了一跳。过去鲁兹曾经救了荷兹拜亚还有他哥的命，所以荷兹拜亚一直对这一位上司充满了敬爱，正因为如此，他也希望上司能谈一点像诗一般的恋爱。虽然鲁兹贵为帝国军一级上将，但是整个生活算是太过于简朴了，所以当他知道他自己所敬爱的上司，并不单纯只是一个坚实的人而已的时候，也为此感到不胜喜悦。帝国军的众将帅在“巴尔特安德鲁斯”饭店大厅里面的谈笑，整个讨论的话题不知不觉地转移到恐怖行动上。

“费沙的黑狐还能够做什么呢？权力没有了，威势也丢了，现在只不过是一只躲躲藏藏的鼯鼠罢了，不是吗？”“他同样还是可以耍阴谋，而且也可以策划恐怖行动啊。虽然我们对恐怖主义并不在乎，不过受恐怖行动之害的难道只有席尔瓦贝尔西吗？就连那个杨威利不也没有躲过暗杀者的子弹吗？”听到这些话，脸上表情最为苦涩的就是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一级上将。因为他去年奉皇帝的命令，前往地球攻击地球教团的本部，本来相信如此一来，可以将他们全部予以消灭，但如今那些蠢动的余党竟然杀害了杨威利。虽然皇帝对他连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说，但是这反而让瓦列心中抱持着一种羞愧的想法。今后，所有关于地球教余党的处理，他都义不容辞地负起责任，瓦列默默地没有告诉任何人，暗暗地在心中下了决定。

国内安全保障局长朗古，是个非常擅长于将负面影响带给人们与社会的

人，在这方面他所具有的能力真可算是非常优秀。他之所以会遭到莱因哈特皇帝的高级幕僚们的憎恶，虽不能说是理所当然，但事实上却是极为自然的事情。照渥佛根·米达麦亚的说法，朗古是“黏在奥贝斯坦鞋子里面的脏东西”，甚至连一向温和的奈特哈特·缪拉也说“那是一个让人无法对他产生好感的人，尽管长得副娃娃脸，看起来仍然是一个无法掩饰的阴险小人。”至于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则根本懒得用任何言词去评论他，只是冷笑置之。

而他们之所以会容许像朗古这种人存在，其实只是基于一个非常消极的理由，那就是无论在任何一种政治体制当中，都会有像朗古那样，从事着阴暗、且令人觉得不快的部门或人员存在吧。就算是在自由行星同盟，不也曾经有过一个叫做“宪章维护局”的机关，专门负责扫除任何反共和主义的思想吗？另外，以朗古这边的立场来讲，他也有他的考虑。到目前为止，在他的监视和镇压之下的仅限于三者，并未危害到一般的平民百姓。这三者就是旧门阀贵族及官僚、偏激派和共和主义者与同盟的情报员。事实上，像他这样的人要能在罗严克拉姆王朝中生存下去，非得要付出相当的努力，而且当众人冷笑相对的时候，还得有过人的耐性才行。

不过，就在从将帅结束征旅，刚刚重返费沙的时候，国内安全保障局却完成了一项事业，足以让这些过去一直轻视他们的人感到震惊。

那就是逮捕了从事恐怖行动，炸死了工部尚书席尔瓦贝尔西，并且使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鲁兹一级上将、费沙代理总督博尔德克等人受伤的歹徒。这么一来，局长朗古可真是立下了不算小的功劳。

尽管朗古应该是一个有力的部下，但是内务尚书欧斯麦亚却一直嫌恶着他。因为他仗着自己是军务尚书奥贝斯坦的心腹，不但表现出蔑视上司欧斯麦亚的举止，而且还时时觊觎着内务尚书的宝座。虽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这个野心，但这却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

所以当朗古立下这个功劳的时候，欧斯麦亚的内心其实非常想要忽视这件事。但是，赏罚分明是罗严克拉姆王朝据以立国的根本原则，如果漠视部下的功劳，欧斯麦亚自己反而会惹皇帝的的不悦。

尽管心中百般的不愿意，欧斯麦亚仍得将朗古所立下的功绩，往上呈给国务尚书玛林道夫伯爵，经由他再呈给皇帝知道，最后朗古当然被给予了相当的奖赏。

这些奖赏包括朗古晋升内务省次长、同时兼任安全保障局局长的职务，另外他还被颁赐十万帝国马克的奖金，不过他随即将这些奖金全数捐献给费沙的福利局。当时几乎所有认识的、知道他的人，全都认为他这个行为根本就是一项令人一眼看穿、应该要予以憎恶的伪善。但事实上，当他还是一个低级官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以匿名的方式，从自己的俸饷当中拿出一部分，捐献给青少年教育事业或是福利机构，不过这都是在他死后众人才发现的。

就算他这些行为都是一种伪善，但因为这名男子这样的一种行为而获救的人确实也是存在的。这名不为任何人喜欢、而且对历史的进步没有任何建设性功劳的男子，他的人生却给了后世人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藉此研究，他那种可以与他卑鄙小人的人格并存在一起，属于人性高贵一面的资质。

大约是在整个帝国军大本营因为杨威利突然死去而陷入一场惊愕的前后，内务省国内安全保障局接获一则通讯文，那是来自一名自称是多米妮克·尚·皮耶尔的女子。

在朗古的脑中，一张记载着那些已经遭受逮捕处决的犯人，以及接着下

来应该要加以逮捕处决的犯人的名单，此时此刻便显现了出来。多米尼克·尚·皮耶尔这个名字，被排列在安德鲁安·鲁宾斯基这几个大字的旁边。她是费沙最后一位自治领主，也就是安德鲁安·鲁宾斯基的爱人，同时也是参与过许许多多阴谋的从犯。此时的朗古应该是要立刻着手进行搜索收押的，介理他却在仔细读过那一则通讯文之后，将纸张完全烧毁，把剩余的灰烬倒进污不当中让它流走，然后接着便单独出外不知道往哪里去了。

就这样，鲁宾斯基和朗古之间达成了项丑陋的秘密协议。而那一椿恐怖行动的爆炸杀人事件，也是在这样的协商之下，朗古才能够把犯人揭发出来。

七月九日这一天，两人在鲁宾斯基的地下指挥部进行协商。

“失礼了，次长阁下。”这一声阁下的尊称，逗得朗古的自尊心真是舒服透了，但是并没有让他的整个意识得到满足。这并不是因为朗古是一个度量宽大、不拘泥于尊称的人，而是因为他相信在对方这些好意和礼遇的背后，一定藏着一些盘算和恶意。他那童颜的脸上，充满了自大的表情。

“这些假惺惺的招呼就省省吧。说吧，今天到底有什么事情，要特地把我朗古，这个罗严克拉姆王朝忠实的臣民找出来呢？”如果真是一个忠实的臣民的话，那么也不会背着君主，私底下秘密地和逃亡者之间达成协商了吧。鲁宾斯基心里面这么地想着，不过他并没有将内心的想法化成言语，说出来指责对方。暂时还得要让这个小恶党再多吃一点甜头。所以只要溶质可以办得到的，不管是如何卑屈的言行举动，鲁宾斯基绝对都有办法可以做得出来。他的脸上洋溢着像是吃人虎一般的微笑，劝诱着他的客人品尝最上等的威士忌，他说，这虽然不是今日一朝之内就可以立即实现的，但无论如何想要藉由次长阁下的影响力，让自己与新王朝之间的关系能够修复。

朗古心中的恶意，全部都浮现在微笑的波劝中，然后吐到对方的脸上。

“您可不要忘了您自己现在是什么样的一种立场呀。只要我向皇帝禀奏一句话，从今而后您的肩膀，就不需要再负荷您沉重的头颅了。难道您还有立场来向我作相对的要求吗？”像这种恐吓的言词，听在鲁宾斯基的耳里，可是连睫毛都不会稍微颤动一下的。

“您这话可真的是太残酷了呀！局长，哦、不、次长阁下，我又没有犯下什么罪状，却被夺走了费沙的统治权，其实我真可说是一个受害者哪！”在言语中，鲁宾斯基绝对不公把内心本意形之于色，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也就是说你对皇帝怀恨在心喽，这简直就像一只野鼠在憎恨狮子一般，根本就是不自量力嘛。”“一点也没有的事，莱因哈特皇帝乃是从古至今无人可比的英雄。只要皇上愿意，那么我随时都乐意将费沙的统治权献给皇上，只是皇上霸气之所至，无视于像我这种躺在路边的小石头，一意地勇往直前，我只是觉得这样有些可惜。”“那是当然的，皇帝哪里需要你的什么好意呢？因为整个宇宙都在陛下一个人的掌握当中呀！”这时，鲁宾斯基从朗古的言行，已经看穿了他有将皇帝的权威和自己力量混为一谈的倾向，这种类似狐假虎威的精神倾各是奥贝斯坦所没有的。虽然他们两个人同样都受到帝国军众将帅们的回避，但是这个费沙和前任自治领主却已经体认到，其它他们两者在精神格调上有着极大程度的差别。

“面对次长阁下的指正，真是令我汗颜之至。但是，阁下您多少也对我的真诚有些了解吧。我向阁下您所告发的那些人，都是真正炸死工部尚书席尔瓦贝尔西的犯人啊，不是吗？”“我们早就已经注意那些人了，只是一直苦于没有物证。莱因哈特皇帝英明的时代，和过去旧王朝的那种黑暗时代是

不同的，如果没有物证的话，绝不能将人定罪。”这位人称“精通捏造物证”的男子，很明显地是在为自我辩护，同时也在奉承掌权者。

鲁宾斯基斜着嘴，咧开一个比纸还要薄的浅笑，然后以不经意的姿态故意把一张小小的立体照片弄倒在紫檀木桌上。朗古的视线透过眼前蒙蒙的酒精蒸气，投向那张照片之后，就固定在那上面了。当酒杯被放回桌面的时候，发出了很大的声响，威士忌酒在杯中震荡着。

“哦，次长阁下也认得这名女子吗？”从朗古的视线当中，仿佛有毒针飞射了出来，面对这样的视线，鲁宾斯基显得极为惶恐，不过这当然是在表面上的。出现在这张照片的脸，就是爱尔芙莉德·冯·克劳希。她也就是在前不久为罗严塔尔生下孩子的旧贵族之女。

“这名女子在我看来，是因为遭受到不幸的遭遇，所以导致精神上的异常。真可惜哪，好好的一个美女。”“——你怎么会知道是那样呢？”“有一个原因，他一直认定自己是立典拉德公爵家族的人。立典拉德公爵是高登巴姆王朝的重臣，而且企图要暗杀皇帝莱因哈特陛下，如果她真是立典拉德公爵家族的人，没有道理会在费沙呀？”朗古的态度非常傲慢，仿佛唯有如此，才能保持他的优势地位。但是鲁宾斯基对于这个小人物的虚张声势，丝毫不以为意。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这名女子身边带着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她竟然说这名婴儿是当代王朝的重臣、名将中的名将、也就是罗严塔尔元帅的后嗣什么的。”一种极为不悦的憎恶感，无声无息地在朗古的体内爆发开来，无味的剧药散到室内各处。鲁宾斯基当然已经感受到对方所发出来的激烈情绪，所以在他毫无表情的背后，其实是相当兴味盎然地注视着那覆在朗古皮肤表面下的活火山所有的一切动态。当然，鲁宾斯基是知道所有一切状况的。利用爱尔芙莉德的告发，朗古可以将罗严塔尔诬陷一个叛逆的罪名，将罗严塔尔整个击败。朗古一直都晓得皇帝对于罗严塔尔有着深厚的信任，因此朗古所感受到负面情感也不断地增加。

“好了，我明白了，再继续追究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朗古的声音就好像是一曲阴暗的、以盘算和妥协两种音符为旋律所谱出来的二重唱。

“这么一来，就可以让那个罗严塔尔犯下叛逆的罪名了。真的可以叫他一败涂地了吗？”鲁宾斯基恭敬有礼地点点头。

“您真是个聪明人，如果您希望的话，就让我倾全力满足您的希望吧。”现在此时，朗古已经没有余暇保持傲慢的态度了。

“如果你办成了，那么我便可以保证帮你和皇帝斡旋。不过，这必须是在所有的事情成功之后。我不可能天真到会去相信你们这种费沙人的空头支票。”“这当然，阁下不愧被称为军务尚书的左右手，我怎么敢玩弄小花招来搏取您的信任呢？那么，首先就请您听听我的一个提案吧。”朗古于是将自己被威士忌酒所濡湿的手擦干，探出了自己的身体。他这时的眼神就像是一个患了热病的病人。

II

不久之后，发生了个大事件，令所有在费沙星球的人，都跌进了惊愕的水池之中。

费沙代理总督博尔德克已经遭到了逮捕并且被拘禁起来。根据内务省次朗古所发表的声明，博尔德克乃阴谋炸死工部尚书席尔瓦贝尔西的共犯。虽然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博尔德克本身也受了伤，但事实上，这乃是他藉

以将搜查的矛头指向别人的奸计。博尔德克设计炸死工部尚书的动机，是因为工部尚书夺走了费沙行政官实际的地位，博尔德克便在狱中服毒自杀身亡，而这一事件也就此结束了。

克涅利斯·鲁兹一级上将，当然亦是被此一事件之发展所震惊的其中一个人。

“如果说在那个时候受了伤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的话，那么奥贝斯坦元帅和我不都成了嫌疑犯了？”鲁兹内心苦笑地想道，不过他的表情在那一瞬间就整个凝结了。他当然不是犯人，不过并没有足以证明自己不是犯人的证据，所以如果朗古有意的话，那么他不也可以将自己当成犯人来对待吗？鲁兹不得不对这个事件感到怀疑。他心想，朗古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打算要将博尔德克牺牲掉，所以才故意捏造证据，将他诬陷于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不过，并没有方法可以证明他的怀疑是正确的。况且诬陷博尔德克会带给朗古什么好处呢？这时的鲁兹当然不可能晓得鲁宾斯基和朗古之间已经达成了秘密协商的事实。

尽管如此，鲁兹之所以没有忽视这件事情，乃是起源于他自己本身的一种不悦的恐怖感。如果就连身为军部泰斗、而且是国家功臣的鲁兹，都能让朗古随心所欲地加以料理的话，那么其他的人究竟该如何自处呢？“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帝国，就要成为一名酷吏所横行霸道的地方了吧？这或许有点太小题大做也说不定，不过如果要除去毒草，应该要在它还是幼芽的时候予以摘除吧。”鲁兹固然是一名驰骋沙场的名将，但并不擅长于情报战和谋略战。所以他便将朗古的危险性，告诉了他一个不但有手腕，而且值得信赖的僚友。

就这样，在帝国历二年的七月上旬，身兼帝都防卫司令官以及宪兵总监的伍尔利·克斯拉一级上将，接获了一则来自他的僚友，其中充满危机感的通信文。就政治史而言，这也未必不能解释成是军部对于治安官僚的支配权确立所采取的一种反击。当然，鲁兹本身根本没有想到这些事情。

正当朗古一时极为活跃的时候，有一名女子在一旁冷冷地看着。她对着安德鲁安·鲁宾斯基问道：“你相信那个叫什么朗古的人吗？”“这个问题真不像是你会问的哪！多米妮克。”或许是他一点没有想要将已经浪费在朗古身上的恭维再重新收回来的缘故吧，鲁宾斯基那充满精力的脸上，没有任何一点笑容。

“那家伙只不过是一个小人物罢了。只要让他看看能够将影像放得比实物大的镜子，他就高兴了。而我只不过是他所想要的镜子拿给他而已。”而与鲁宾斯基的表情成对比似地，这名女子脸上的笑容不断，但却有一股恶意从她的两眼和唇角流露出来。

“你这么说是怎么回事呀，你不是藉那个小人物的手杀害了博尔德克吗？虽然说博尔德克过去是你的部下，但现在却成了代理总督大人，在皇帝面前扮起了忠臣的角色，而令你觉得很不是滋味，不过用这样的手法去杀害一个无辜的人，就会让你喝酒喝得更过瘾吗？”鲁宾斯基将酒杯放回桌面，在他那两只闪亮的眼睛的眼底，各种表情正在忙碌地交替着，不过从两眼的外部看起来，却非常的平静。

“你——真的没有发觉到吗？还是你故意装作没有发觉？”“什么事情？”“算了，我告诉你好了。”如果早已经察觉到的话，就算不说明也没有意义；而如果真的没有察觉到的话，就算说明了也没有什么妨碍。鲁宾斯基

仿佛在心中抱持着这样的想法，他低声地说道：“博尔德克不过是一个道具而已，我的目的是要让朗古去杀害无辜的人。他这是在拿绳子来绞住自己的脖子哪。”“如果朗古想要脱离你的缰绳，那么你就将他谋杀博尔德克的这件事情，告诉皇帝或是军务尚书是吗？”鲁宾斯基所给的回答，就是将杯中的威士忌酒一仰而尽。多米妮克·尚·皮耶尔走出了房外。影子与冷笑在一瞬间之后，跟随在她的背后。

走过走廊与楼梯之后，多米妮克来到一个较内侧的房间内。她形式上地敲敲门，未等房内有回应，即自行打开了门。屋内所透出的光线被截成一块长方形。在屋内的那名年轻女子抬起头看了多米妮克一眼，当她视线和多米妮克接触到的瞬间，她旋即将视线移开，紧紧地抱住她怀中的婴儿。

“怎么样，还好吗？”这名女子并没有回答，她不是害怕，而是因为某种矜持。当她抱着婴儿，再一次回视多米妮克的时候，从眼眸当中，隐约可看出她的心中仍怀有些许顽固的身份意识。

“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不久就要被诬陷叛逆的罪名了喔。鲁宾斯基也好、朗古也好，这种人虽然没有办法在战场上率领大军击破敌方，但是却有办法在背后刺那些驰骋沙场的男人一刀。”沉默在房间里面环绕一周之后，那名女子仿佛想要发出一些微弱的声音，不过最后还是忍住了，她好像想说，那正是我所希望的。

“不过，他总是孩子的父亲吧？”“——”“这孩子叫什么名字呢？”多米妮克的问题，还是被对方以非友好的沉默作为回报。不过鲁宾斯基的情妇不是一个会因此而动怒的人。

“这个世纪呀，真的是形形色色。世界上有想生孩子却生不出来的夫妇，却也有杀害自己亲生孩子的父母亲。偶尔呢，也有被自己的母亲唆使去杀害父亲的孩子哪。”婴儿发出了小小的声音，并且手舞足蹈着。

“嗯，如果你有什么的要求的话，就尽管说好。你这样子一心一意要这个孩子去憎恨他的父亲，如果时间还没有到就先死了的话，那么岂不是连本都没有了吗？”当她转身要离去的时候，婴儿的母亲这才发出了第一个声音，要求她帮忙准备一些牛奶和贴身衣物，而她非常大方地点头说道：“好啊，除了那些东西之外，我看再另外请位护士好了。”走出那对母子的房间后，多米妮克又到鲁宾斯基的房间稍微看了一下，出现在她的视线里的是鲁宾斯基坐在沙发上，用手抱住着的身影。

“怎么了，又发作了吗？”“头痛哪，好像有一只恐龙用尾巴在我的头盖骨里面猛力敲打的样子，把那儿的药拿来给我。”多米妮克一面照着鲁宾斯基的指示，同时以一种观察者的视线注视着她的情夫。最后看到鲁宾斯基用他那厚实有肉的手，一边按抚着额头，一边服药的时候，便伸出手轻轻地拍打他宽阔的、裹在西装外衣里的背部。

“发作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了吗？”正确但是却显得冷酷严峻的评断从这名女子的嘴里吐露了出来。

“振作一点，就算在一切阴谋和谋略的最后，整个宇宙让你拿到手中了，可是你内在的宇宙却也破坏了的话，那这可是一个大笑话哪，要不要让医生看看呢？”“医生没有用的。”“是吗，啊！反正身体是你自己的，我是没有关系啦。其实，说到医生没有用这一点，我倒也赞成。因为你的病是属于魔法师的管辖范围里面的。”“噢，我以为你早就已经知道了。你的病一半是因为地球教大主教那家伙的诅咒，另一半是因为鲁伯特·盖塞林格——你儿子

作祟的结果。当然没有办法在医生的手中医好啊。”就算神经因为受到这一鞭痛击而受伤了，鲁宾斯基也没有流露在表情上面。或许是因为药剂暂时发挥药效的关系吧，原本像是用被满荆棘的枷锁将整个身心勒得紧紧的紧张情绪，因为此时得到了舒缓而大大地吐了一口气。

“作祟一事就别提了，倒是诅咒这件事或许猜中了也说不定。如果是那个大主教，他倒是有能力可以做到如此。”“说什么话？没头没脑地，如果那个总大主教什么的，真的有能力可以诅咒他人的话，那么他为什么不干脆诅咒皇帝莱因哈特，然后把他杀了算了。他既年轻又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当话说到一半的时候，多米妮克停止了嘲讽的语句。她这时才想到曾暗中听到莱因哈特皇帝最近常常发烧、卧病在床的事情。虽然人类克服癌症的威胁已经有十五个世纪之久，但是那残留在人类精神层次之末端，像是爬虫类尾巴的东西，却往往将人们拖往迷信的沼泽，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多米妮克有些厌烦地摇了摇头，随即将鲁宾斯基独自留在屋子内，走向屋外去。她要为爱尔芙莉德母子去准备育婴用品。她也是这样的例子，在构成人格因素的粒子各当中也不是只有一种单色的电子。

I I I

新帝国历二年、宇宙历八零零年七月二十九日，颁布了一道敕令，银河帝国的首都将正式迁到费沙。由于此道敕令的颁布，国务尚书以下所有的阁僚人员将必须于这一年的年底以前，全部迁移到费沙。另外，身兼帝都防卫司令官以及宪兵总监的伍尔利·克斯拉一级上将，也将把整个司令部迁移到费沙，而奥丁的防守将由帝国军后方总司令官耶尔涅斯特·梅克林格一级上将负责。

由于此敕令的颁布，上至国务尚书、下至一介下级官吏，另外还包括他们的家族，总计大约有超过一百万名以上的人员，必须要作几千光年的移动。这么一来，希尔德在与父亲阔别一年之后，终于又可以见面了。另外，米达麦亚元帅的妻子艾芳瑟琳也将前往丈夫的任职地点与丈夫会合，在这个时候她经历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的长途飞行。

当这些与迁都相关、大大小小的事情在进行的时候，大本营幕僚总监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伯爵小姐没有办法不去关心的是皇帝莱因哈特的姐姐安妮罗杰·冯·格里德大公妃的存在。

后代的历史学家指出，这位美丽的皇姐对于莱因哈特人格的形成，有着绝对性的影响，这样的说法与其说是一种学说，倒不如说是一种常识。自从安妮罗杰在奥丁行星的佛洛依丁山庄隐居以来，已经将近有三年的时间了。在这段时间当中，这对堪称宇宙间最为俊美的姐弟，彼此连一次见面都没有见过。当莱因哈特失去了他不该失去的东西，过去那一段充满春日的光辉和夏风旋律的美好时光，就已经和现在完全断绝，成了伸手也无法触及的往事了。

“格里华德大公妃，是不是要请她移驾到新首都来呢？”希尔德自知提出这样的问题，有逾越她身为幕僚总监的本分，而当她询问的时候，莱因哈特的眉头稍微地动了一下。每当自己的希望看起来好像没有办法达成的时候，或者，当他未经过整理的心情受到冲击的时候，他就会作出这样的表情。

“玛林道夫小姐，这件事和军务没有关系。比起宫中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倒不如把你的聪明和才智放在和宇宙霸业相关的事情上面。”这么一说，

他又觉得自己好像在严厉地拒绝别人的干涉，于是莱因哈特有如要让听听他的心情似地，有点像是自言自语般地说了起来：“吉尔菲艾斯的墓地在奥丁上，虽然朕依照自己的情况，迁走了政府和大本营，但是也不能因为这样，就把故人长眠的所在随意移动。”利用这样一种间接的表现方式，莱因哈特已经将自己本身没有要请姐姐到费沙来的意思，告诉了美丽的幕僚总监。希尔德听了这一番话之后无言以对，自己为什么竟然提出这样一个让心情变得恶劣的问题呢？她常常没有以理性来解释自己的心情，这不得不让她感到怅然若失。

“朕总是还会回到奥丁去的。不过，回去的时机还没有掌握在我的手中。因为一直到回去之前，应该还有很多事情必须要加以解决的。”那是什么呢？希尔德心中有这样的疑问，不过她并没有说出来。

此时的莱因哈特站立在回想的深渊，凝视着通往过去的水面。时针逆转、白昼的光和夜晚的暗正急速地交替着，不久，夜晚的黑暗占了上风，将莱因哈特的回想阳以视觉化。

“——姐姐。好黑喔，好黑喔！”记不得是在四岁或五岁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在半夜里睁开眼睛时，压倒性的黑暗向他逼近过来，几乎要将他幼小的身体完全吞噬，他拚命地呼喊求救。枕头的旁边虽然有电灯的开关，但是他按了又按却一直不见有亮光赶来驱除黑暗。后来才明白，原来是父亲没有缴纳电费，所有送电被停止了。这就是所谓“皇室的藩屏”！好一个贵族，这就是应该要值得感动的贵族的优越生活水准。

一听到弟弟的叫声，安妮罗杰便从隔壁的房间飞快地奔了过来。仔细想想的话，在那样一片黑暗当中，真不晓得那时穿着睡衣的姐姐，为什么能够那样迅速地、敏捷地赶过来。不过每当他有需要的时候，不管怎么样姐姐都一定会赶到他的身边。

“莱因哈特、莱因哈特，已经没有关系喽，对不起哪，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姐姐，好黑喔。”“虽然很黑，不过还是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你的金发喔，很漂亮地在闪闪发光呢。”你金黄色的头发照亮了黑暗喔，你自己就是光的泉源哟。莱因哈特，这样子的话你就什么都不怕了呀，不管是什么样的黑暗都没有办法伤害你的，让你自己变成光吧，莱因哈特——。

莱因哈特提不起劲地用他那白晰的手将掉落在前额的金黄色刘海拢上来。每次只要他有一需要，姐姐就会应他的要求来到他的身边。当姐姐开始没有到他身边来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姐姐第一次向莱因哈特求助的时候呢？然而莱因哈特却没有力量回应姐姐的求救，不是吗？想到这里，莱因哈特知道自己欠姐姐的实在是太多了。

在持续每天繁忙的日子当中，有意外的消息，也有令人不悦的情报，陆续地传到莱因哈特的耳中。

其中一则便是优布·特留尼西特向皇帝请求官职。

他过去曾经在自由行星同盟担任国防委员长和最高评议会议长的职务，他的祖国之所以败亡，必须要由他负起绝大部分的责任。当时他宣称为了要躲避旧同盟过激派的报复，所以移居到帝都奥丁来，不过他现年才四十五岁，以一个政治家而言，他还正值少壮之年，他的行动力和财力所热衷的，与其说是醉心仕途，不如说是沉迷于猎取官位的运动。

莱因哈特的表情好像是看到什么不洁净的东西似地充满了不满。经过几秒钟后沉默之后，他有点坏心似地露出了牙齿，好像想到什么似地点头。

“特留尼西特那么想要求得官职吗？那么就照他的希望给他吧！罗严塔尔正好也需要一个精通旧同盟领事务的行政官来辅佐他吧？”“或许也不见得一定要作这样的人事安排，可以让他到边境的行星上从事开拓的事务，陛下以为如何呢？”莱因哈特笑笑地轻轻摇一摇手。为了自身的安全而来到帝都避难的特留尼西特，在皇帝作了这项决定之后的隔天，接受了这道毫不合乎情理的人事命令。

“他说他接受了？”虽然这是自己所颁下的命令，不过莱因哈特却无法不感觉到极深刻的不痛快。因为他很明显地是错估了特留尼西特羞耻心的质和量。莱因哈特原本的打算是，他提供这样的职位，特留尼西特应该没有理由会接受的，所以一旦他加以拒绝，那么莱因哈特便可以以此为理由，将特留尼西特永远地摒除在公职之外。

“那家伙要用什么脸皮回到那个被他所出卖了的国家呢？看来那家伙的神经，简直比大战舰上的主炮还要粗哪。”“这是陛下您所决定的事情。”希尔德的口吻当中，带有些微辛辣讽刺的意味，而莱因哈特则很不高兴地忍不住要啐舌。原本他还以为，如果特留尼西特拒绝这个官职的话，那么所有的事情就都解决了。特留尼西特如果辞退的话纵使有点坏心眼，不过却充分证明了莱因哈特的印象没有错，但是一旦特留尼西特答应了，那么这件事情就只不过是一樁孩子气的失败罢了。自从死去的菲尔姆特·雷内肯普出任驻海尼森的高等事务官以来，这是莱因哈特第一次对自己的人事安排感到不满。

这个人事安排在军部也受到批评。

“什么？特留尼西特要出任新领土总督府的从属官员？这么一来，罗严塔尔岂不是被硬塞了一个万万没想到的部下了吗？”最初米达麦亚之所以这样地苦笑着，是因为他察觉到皇帝最初的意图，不过苦笑随即消失了，因为他不禁有些怀疑。不管特留尼西特再怎样厚脸皮，他既然接受了这样的职务，或许在背后有些什么样的内幕也说不定。

像是从这个时候，与米达麦亚一起商变的，并不是年轻而且粗线条的拜耶尔蓝，而是年长且思虑细密、经验丰富的布罗上将。他和罗严塔尔的参谋长贝根格伦是老朋友，所以这件事对他个人来说，也是必须要关心的。

布罗虽然也有些疑惑，认为这一切是不是特留尼西特和奥贝斯坦两个人联合起来，为了要陷害罗严塔尔所策划出来的结果？这个问题太深刻了，不是可以随便一笑置之的。

“我也知道每次一有什么事，就说是奥贝斯坦策动的其实也是一个偏见。”米达麦亚搔了搔他那一头蜂蜜色的头发，一面像是叹气般地说道。现年三十二岁的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他本来是将自我局限在一个纯粹军人的范畴内的，不过这件事牵涉到他最亲密的朋友，让他没有办法以平静的心情来自处。布罗的回答是以私人信函的形式，唤起贝根格伦对于这件事的注意，目前米达麦亚最多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

七月三十一日，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在他所使用的办公室内，收到了则通信文。将这一则通信文送到手上的是安顿·菲尔纳准将。

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独自一人，在他的办公室内用眼睛扫过那一则通信文。这个平时不管是在处理多么重大的案子，一直都是面无表情的样子，这次也不例外。他在阅读过这一则通信文之后，就把它完全加以烧毁。

后来菲尔纳准将为了处理其他的事务，又来到奥贝斯坦的办公室，在接获指示之后，他突然从前几天的记忆当中拾起了一个话题。

“对了，军务尚书，那个优布·特留尼西特如果出任总督府高等事务官的话，可说是衣锦还乡地回到那个被他抛弃了的祖国——”“意外吗？”“没有想到陛下将特留尼西特派遣到旧同盟领的方案真的会付诸实行。他敢接受这个官职，脸皮之厚令人难以想像。难不成是有人在背后操纵他？”奥贝斯坦没有办法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

“费沙在最近不久就要正式成为银河帝国的首都了。而且成为名符其实的宇宙中心。”“是的，那么？”“就连一般市井的庶民要搬家的时候也会事先加以打扫。难道你不认为不仅是费沙，整个帝国的领土都必须要为皇帝清洁一番吗？”这样的一些话，对奥贝斯坦来说已经算是颇为饶舌了。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一个能说明到让部下能够接受的人。

“是的，潜伏在地底下的黑狐、或者是其他的妖怪都必须反他们全部熏出剿穴哪。为了如此而使用特留尼西特的话——”菲尔纳真心感到佩服。他了解他的上司军务尚书是一个没有私心的人，为了守护国家的皇帝的利益，他那尽忠勤奋的态度真的是值得尊敬。就这一点而言，奥贝斯坦真的是一个没有任何可非议之处的公务人员。

不过，奥贝斯坦所有的想法，经常都是藉着排除有害的东西以谋求帝权之安泰的模式。

不久之后，肃清的北风就要横扫帝国中枢了吧。

“如果因为柱子被虫子蛀蚀了，就要把柱子砍倒的话，那么房子也要因此而毁坏了吧。

不管大或小，所有的危险人物全部都肃清完毕之后，还有什么留下来呢？最后连军务尚书自己都要被压在柱子下面了也说不定哪。”菲尔纳心中如此地想着，不过他并没有想要向军务尚书进言的意思。或许军务尚书本身早就已经知道菲尔纳的这些想法，不过还是迳自进行着。

第九章 八月的新政府

I

在六月十二日的那一天，帝都还没有正式决定要迁移到费沙和时候，帝国军一级上将奈特哈特·缪拉以皇帝之代理人的名义，前往伊谢尔伦要塞致哀悼之意。当时他仅乘着旗舰帕西法尔单独前往，和他随行的只有欧拉少将、以及拉杰尔上校等人。

缪拉前来致哀，当然让伊谢尔伦要塞上的人们都感到意外。不过莱因哈特皇帝应该不至于是为了要确定杨确实已经“死亡”而把缪拉这种军部重量级的人物牺牲掉吧。毕竟，从皇帝性格上看来，应该是不会玩弄这种阴险策略的，尤里安心里如此地想道。华尔特·冯·先寇布也赞同尤里安的意见。不过他的表现方式就显得曲折多了。

“那是因为莱因哈特皇帝那个人喜欢耍帅，连杨提督还在世的时候都会这样。何况现在他已经过世了，当然就懒得和我们这种小人物，耍什么狡猾的策略喽！”另外，菲列特利加说道。

“他生前的时候，对缪拉提督赞赏有加。如果听到他来了的话一定会很

高兴吧。我希望无论如何能够让他们见面。”于是，缪拉被招待进入要塞里面的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奈特哈特·缪拉一级上将，这一年刚好三十岁。这名有着砂色头发和砂色眼眸的青年军官，以几近恭敬的、而且郑重的态度会见伊谢尔伦的代表们。他并不善于言词，不过从他短短的致悼词，以及会见放置在陶制棺木当中的遗体时所表现出来的态度，都让人充分地感受了的诚恳。他对着菲列特利加如此地说道：“这一次能够见到您真的很荣幸。您的丈夫，对我军来说是最强、而且是最好的敌人。”四年前，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以交换俘虏的使者身分来到伊谢尔伦的时候，尤里安曾经与他见过一次面，并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里安虽然不是一个有着强烈自我主张的人，不过他却形成了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深深地烙印在尤里安的人生里。所以那年收到吉尔菲艾斯的讣闻时，尤里安真的有一种星星从地平线上陨落的感觉。

在地球上的时候，自己隐瞒了真实的姓名与身分，与之会达面的奥古斯拉·沙姆艾尔·瓦列也是这样。和帝国军的最高级将帅们会面，尤里安从未有过任何不愉快的印象。尤里安现在才知道，莱因哈特皇帝能够擢用这样的将帅们，确实是有他作为一个君主的才干。

缪拉滞留在伊谢尔伦上的时间并不长，这是为了避免引起误解，认为他这是要探查要塞的内情。就在他出发前极短的时间当中，缪拉和尤里安在能够俯视港口的一个等候室里面喝咖啡，互相交谈着。

“敏兹先生”，缪拉连对这个比自己小十二岁的尤里安也是用敬称来加以称呼。尤里安固然已是弱冠之后，但因为是杨威利的代理人，所以他这才遵守着礼节吧。不过缪拉对于晚辈及属下，一直都保持着温和有礼的态度。粗暴和勇气，是由不同的元素所组成的。这名青年在巴米利恩会战时，曾四次换乘旗舰，由于他的奋勇作战，才阻止了杨威利的宏图。

“敏兹先生，虽然皇帝并没有交付我任何政治上的权限，不过，如果各位愿对皇帝表达和平或是恭顺态度的话，我可以将各位的意思转达给皇帝知道，您认为如何呢？”如果对方是以一种胜利者的优越感来说这些话的，那么尤里安便会以强烈的反驳予以回报吧。不过正因为对方并不是这样的态度，所以尤里安一时并没有办法立刻回答。经过几瞬间的思考之后，他回答道。

“缪拉提督，请原谅我作这样的假设，如果大家所敬爱的莱因哈特皇帝一旦过世了，各位所仰望的旗帜会有所改变吗？”“铁壁缪拉”从对方所提出的问题当中已经有所领悟了。

“确实诚如敏兹先生所言。我说了些没来由的话，我才应该要请您原谅。”比自己年长的缪拉如此地向自己低着头，尤里安着实感到惶恐。现在他的内心当中正尝试着另一个假设，那就是如果自己是生在银河帝国的话，他想要成为一个像缪拉这样的军人。过去杨威利曾经就他和吉尔菲艾斯的会面说了几句话：“不管是怎么样的了不起的人，如果所属的阵营不同的话，那么就免不了要互相残杀。”尤里安一面让这个回想出现在自己的脑海里面，一面面对即将踏上归途的缪拉提督。

“接下一为，大概要在战场上和您会面了。在那之前，祝您健康依旧。”

“我们彼此祝福吧。”缪拉那砂色的眼眸充满了柔和的微笑，让人很难将他想成敌手，不过接下来他的眼眸却闪耀起怀疑的眼神。在这个时候，要塞的港口里面有许多的输送船已经完成了出发的准备。

拿着行李的男男女女正准备要上船而排着队伍。他们的服装杂乱多样，不过那随便地穿着旧同盟军军服的身影却显得格外显眼。

“那是怎么回事？喔，如果没有不便的话，是不是可以请您告诉我。”“那些是看破了伊谢尔伦的将来，想要脱离这里的人们。缪拉提督，我知道对您提出这样的请求是不合情理的，不过，如果帝国军能够保证，这些人在回到海尼森之前能够一路平安的话，那么就太感激了。”事实上，因尤里安这番话而感到吃惊的不只缪拉一人。华尔特·冯·先寇布就曾经对尤里安开放仓库，允许想要脱离的人将物资搬出的做法提出异议。他说，就算那些物资可以再生产，还是没有道理让盗贼的手中握有装着金币的袋子吧？而年轻人的回答是这样的。

“反正也不能把多于需要量以上的东西空放着。还是让他们拿去自由使用比较好啊。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再付薪水或退職金了。”先寇布夹杂着苦笑地说“滥好人”，而缪拉虽然是人，不过他好像也为尤里安的宽容感到有些忧虑。

“我就答应给予安全上的保证吧。尽管如此，虽然以我的立场而言，是不应该说这种话的，不过那些脱离者当中，倘若有人成了我方的协力者，那么您岂不是麻烦了吗？”“是的，我们会有麻烦。不过只能逆来顺受。他们也算是被情势所迫才得如此，此外我们也没有权利说什么。”杨的弟子向师父学习是吗？想要这么说的眼神，充满了缪拉那砂色的眼眸，不过他只留下了好意的微笑，然后就离开了伊谢尔伦。

尤里安在目送缪拉离开之后，和卡介伦说道。

“将来会怎样姑且不论，就眼前来说，可以看出莱因哈特皇帝似乎可以在个人感伤的范围内处理伊谢尔伦问题。杨提督一过世，他就没有意思再进行以前那种层次的政战策略了，可以这么说吧？”尤里安一面说着，一面啜饮着自己冲泡的红茶。

“确实是如此。没有了杨威利，伊谢尔伦这个要塞对他而言，就只不过是边境上的一个小石头罢了。”“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尤里安循着自己思索的轨迹说道。

“皇帝会迁都到费沙上去。这么一来，费沙回廊将成结合新统一帝国集权的中心。对于边境宇宙地区的开发，将从费沙回廊的四角出发，而人类社会本身的扩大，也将以费沙为中心向四方推进吧。就算没有伊谢尔伦，人类的社会以及历史的同样还是会进步。我想皇帝的构想该是想造成这样的一种状态。”“皇帝会作这样的一个构想，嗯，或许是当然的也说不定。不过对我来说，真正让我觉得惊讶的，是你竟然能够看清这一点。你的战略判断力真了不起哪。”尤里安对卡介伦的这些赞赏点了点头，不过并不是因为肯定他的话，而是基于一种反射动作。尤里安现在正拼命地想要将杨生前所思考过的战略地图再一次重现出来。尽管结果还是只能靠自己的才干来加以判断，不过尤里安所能依赖的也只有这个而已。

“原本皇帝之所以亲征伊谢尔伦，是由于他本身的情感所导致的。皇帝之所以对伊谢尔伦回廊这么样的固执，并不是因为这个回廊当中有一个要塞，而是因为杨提督在的缘故。”“嗯，是这样子的话。杨过世的同时，皇帝也重新回归一个冷酷战略家的本份。那么，你看以后的情势会怎么演变呢？”“这不是我们要去预测，而是我们应该要去期待的。”“唉哟，连说许愿样子都像起杨来了。”当卡介伦这样揶揄他的时候，尤里安这才第一次露

出笑容。从过去到现在，尤里安所曾经露出的无数笑容当中，卡介伦觉得这一次最富有一个大人的成熟，不过这或许有些袒护的成分在里头也说不定。

“杨提督过去经常说，只有在伊谢尔伦回廊的两端，各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军事势力的时候，伊谢尔伦要塞才能够产生战略性的价值。”“嗯，这些话我以前也听过。”“现在伊谢尔伦之所以能够保持安泰，理由非常讽刺，那就是因为它已经失去了战略性的价值。当价值又重新恢复的时候，那也就是帝国产生分裂的时候，伊谢尔伦的转机还是会来的吧。”“嗯——”“总之，我不认为事态会产生什么急速的变化。国父亚雷·海尼森的长征一万光年花了五十年才完成。伊谢尔伦的转机大概也是如此吧，我们得先有些觉悟才行！”“五十年以后，我就将近九十岁了，如果那时还活着的话——”卡介伦一边抚摸着下巴，苦笑地说道。他现年三十九岁，还正值少壮年龄，不过却是除了梅尔卡兹以外，所有留下来的干部当中最年长的。

“不过，你、还有杨夫人，也都毅然地接下了这些吃力不讨好的职务啊。杨夫人大概会被人说是为了让自己的政治地位具有权威性而利用丈夫的名声。而你的话呢，如果失败了当然是会遭来一顿痛骂，如果成功的话就是成功了，不过或许会让人说是因为受到杨余荫的庇佑，或是抢夺了杨的构想之类的批评吧。”“被说成怎么样都没有关系，只要能够成功。”只有这句话是尤里安想要说的。

就这样，所有想要脱离伊谢尔伦要塞的人，在七月中旬全部离开了。余留下来的人，便可以重新开始订定新的组织编制。

余留下来的人共计有九十四万四千零八十七名，其中男性六十一万零二百九十名、而女性只有三十三万一千一百八十一名，而且大部分的女性都是男性的家人，单身的很少。虽然构成总人口的男女比例不平衡是无法避免的事情，不过迟早都会成为问题的。

“这会有问题的嘛，将近有一半的男人都是‘失业’的状态。对我来说，我一点也不想去协助那些没有积极心的家伙。”奥利比·波布兰以带着酒精残余的声音，悠哉悠哉地说道。尤里安听到这些话之后，知道他终于已经从精神失调的状态当中恢复了，内心觉得无限的喜悦。

“不管怎么说，最后都一定要留下军队这个组织。不过这么一来的话，就没有办法一举进行新国家的建设了。

那这该怎么办呢？此时的尤里安必须要重新思考。

ⅠⅠ

杨威利的死、莱因哈特皇帝发布迁都令，在这些大动荡当中，战乱看起来已经暂时告一段落，安治的季节已经要来临了。那些实际暗杀杨威利的行动者，应该可说是替这个季节接开序幕的人，不过尽管他们立下了这个功绩，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安稳地享受这个新来临的季节。

当时用来暗杀杨的两艘帝国军驱逐舰已经在六月上旬被发现了。其中一艘已经只剩下残骸，漂浮在瑞达ⅠⅠ号附近的宙域内；另外一艘暗杀杨威利成功后，在逃亡的途中为布罗上将麾下的巡航舰群所拦截。当时这艘驱逐舰无视于停船的命令，仍企图要逃走，不过这是一开始就不可能成功的。几十道的光束全部一起发射集中在暗杀者的舰艇上，舰上所有的成员都在那一瞬间化成了火球。

就这样，那些暗杀杨威利的实际犯人，全部都如数地“殉教”了。直接狙击杨的人，还姓名都未曾公诸于世，就这样无名而终。

暗杀杨威利的犯人乔妆成帝国军的将兵一事，当然立即就展开了调查，不过因为后来大约十名军官和士官自杀，使得整个真相的调查工作虽然还不至于无法进行，不过却变得极为困难。他们这些暗杀者也因为成了殉教者而得到自我陶醉的满足。

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就任新领土总督的职务，阶级和各省的尚书相同，军务和政务所统辖的范围遍及自由行星同盟到去年为止的整个区域。属于他麾下的军队，有舰艇三万五千八百艘、将兵多达五百二十二万六千四百人。这支军队的总名称叫做“新领土治安军”，不过在非正式的私下场合，有时被人冠上总司令的名字，叫做“罗严塔尔军”。

他所选择来用作行使职权的总部，是过去同盟政府经常举行喜庆宴会或是召开会议的“优佛利亚”高级饭店，在此他设立了总督府。

将兵五百万，已经是足以凌驾自由行星同盟末期之总兵力的大军。仅由一名军人指挥的话，或许是太过于庞大的物理力量也说不定。但是要统率这支经常充满了思乡情绪的大军，对于必须要支配这个一直到昨日为止都还是敌国的罗严塔尔而言，责任是非常重大的。如果是普通人的话，恐怕要被这个责任给压死了。

然而罗严塔尔很沉着冷静地上任了。在短短的期间就证明了他的处理能力。在战场以外的地方同样也是非常有效率的。还不到这一年的七月底，旧自由行星同盟的市民们，虽还称不上是很积极，不过却也好像已经接受了总督的统治。以作为治外法权的对象，不过现在军纪严正，并没有任何由士兵所犯下的凶恶犯罪事件发生。反而是旧同盟军已经失去控制的脱队者犯罪问题较为严重。

罗严塔尔将自己的职权区分为军事和治安政治两个范畴，并且分别在这两个范畴内设置辅佐人员。在军事方面，是由已经连续好几年一直辅佐着罗严塔尔的贝根格伦上将担任军事查阅总监的职务，事实上也就是等于总督代理的地位。

不过，格利鲁帕尔兹以及克纳普斯坦等人对于这项人事安排都稍稍有些不满。因为他们也都是上将级的人物，但是在形式上却必须隶属于与他们同等阶级的贝根格伦。另外他们原本是在雷内肯普的麾下，不过在他死去之后，就暂时直属于莱因哈特之下，如此让他们对贝根格伦有一些优越意识。

另外，过去曾经在斯坦梅兹一级上将的麾下，担任甘达尔巴驻留司令部总书记的里裘中将，由于他的实务能力和他对于旧同盟国内事情的了解，所以被任命为查阅副总监。他这人与其说是一个军人，还不如说是一个后方的军事官僚，所以他并没有参加“回廊战役”，躲过了与司令官一起战死的命运。不过这算是一个较为次级的地位，所以与诸位上将的不满是无缘的。

有一天，罗严塔尔把格利鲁帕尔兹与克纳普斯坦两名上将召进总督府的办公室，夹杂着讽刺的口吻加以训谕。

“你们两上对于军事查阅总监的人事命令好像很不能够释怀的样子。其实哪，贝根格伦比你们年长，而且担任上将的年资也比你们来得久，如果不用他，而用你们当中的一名来出任查阅总监这个职务的话，那么另外一人难道能够心平气和吗？”两人一言不发的退出去了，在这以后，至少他们就不曾再公开发肆地表露出心中的不满。

另外在治安政治方面，由于莱因哈特皇帝的推荐，罗严塔尔任用了在短期间内，历任本国的内务省次长以及民政省次长的技术官僚优利乌斯·艾尔

斯亥码来担任辅佐的职务，任职民事长官。很偶然的是，这位民事长官恰巧是克涅利斯·鲁兹一级上将的妹婿。

还有一位高等参事官，那就是优布·特留尼西特。因为艾尔斯亥码固然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官吏，但是对于旧同盟国内的情况并不是那么样地精通，所以在这方面还是需要一个人能够帮忙提供意见的人，不过对于这样一个只为了谋求一己的安泰而将他对于国家与人民的责任全部抛弃不顾的男子，实在也没有什么可以期待的。

“皇帝有时也会作这种奇妙的人事安排哪。在杨威利意外死亡之后，随即又让原来的同盟元首以帝国之官僚的身分回国。难道这是对民主共和政治作讽刺性的表示吗？”贝根格伦歪着头，不解地说道。不过罗严塔尔却多少能够了解皇帝的心情。现在对于这名厚颜无耻的男子，只有将他加以羞辱才能让人觉得有些快乐吧。特留尼西特能够成为一国的元首，并且身兼最高行政官，当然是有他相当的才干。不过他那种行动原理，与莱因哈特的审美意识相比，可说是差距甚远。

“嗯，算了。只要把特留尼西特的能力和知识加以活用就好了，没有必要去受到那家伙的人格影响吧。”罗严塔尔说了“用而不信”这句话，在正式的记录上流传下来。这位金银妖瞳的新提督，在心里面盘算着，只要特留尼西特有任何人令怀疑或险恶的言行，那么他就以自己的权限，一举将他处决掉。为了要制造将他加以处决的藉口，就要反过来接受这名令人不悦的男子，这也是另一方面的因素吧。

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脱离伊谢尔伦要塞的将兵们，在这个时候，提出希望能够回归海尼森的要求。

一听到这个要求的时候，罗严塔尔那一黑一蓝的眼眸闪烁着思虑的神色。而里裘中将则因为前些日子与他们这些人的交战，而令他失去了上司的记忆尚未忘怀，所以对他们是自然是不怀好意的。

“属下应如何处理呢？就算他们脱离了要塞，终究是曾经非法占领要塞、反抗皇帝之辈，难道可以无条件地赦免他们的罪行吗？”这个意见确实也有其道理，不过以罗严塔尔的立场而言，却不能诉诸于单纯或武断的决定。

“如果要把这些超过一百万名以上的男女全部都拘禁起来的话，就现实而言是不可能的吧。而且旧同盟的人心也是必须要加以考虑的。如果让他们的不安扩大，这岂不是一件蠢事。”罗严塔尔在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作了以下的指示。“凡脱离者”所搭乘的运输船，给予其在海尼森第二军用宇宙港着陆之许可。在“凡脱离者”当中，一般的平民以及非战斗员者，一律给予完全的自由，并且在今年之内，授与帝国臣民的公民权。士官以士兵阶级的人，则在登记姓名外，即可各自回家。

最后是军队的军官、以及在艾尔·法西尔自治政府担任公职的人，必须要登记姓名、地址、留下指纹，并且在帝国政府下达正式的处置之前，必须每个月一次到总督报到，然后更换新的登录卡。

在采取这些处置之后，罗严塔尔又重陷入沉思之中，原来他在高级军官的名单当中，发现姆莱中将的名字。

他过去曾是杨威利的参谋长，在军务处理以及司令部的营运方面，因为拥有坚实的手腕而闻名，这名男子竟然也脱离了伊谢尔伦，而且还自行率领脱队者。这一次脱离要塞折人之所以会有这么多，还是因为看到了他也想要脱离的缘故。

“大概是杨死后，对伊谢尔伦的前景不看好吧。人心虽然不是永久的，不过这样子就变节的话，虽然是他人之事，不过却让人觉得很不舒服。”“你这么认为？不过，你试着回想一下利普休达特战役刚刚结束时发生的事情吧，贝根格伦。皇帝为什么会眼睁睁地让刺客闯到御前？你不认为这是一个该留意的故事吧？”听了金银妖瞳的上司这么一说，贝根格伦无言以对。三年前，当门阀贵族联合军的盟主布朗胥百克公爵败亡的时候，其心腹安森巴哈事实丰主君的遗体来到莱因哈特的面前，当时众人以为他这是一种背信的行为，但是他真正的企图却是为了要暗杀莱因哈特。当时正在危急之时，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用身体护住了莱因哈特，为盟友的未来而牺牲了。

“那么，是不是要收押姆莱这号人物呢？”“不，还没有必要这么做，只要对他加以监视就行了。”总之，无论如何，罗严塔尔并没有要对这些脱离伊谢尔伦要塞的人加以重罚的意思，现在的他其实是在盘算着，将故人杨威利大加颂扬，那么旧同盟的市民也就会对这些背离杨的人加以批判吧。

在这些流入海尼森的“脱离者”当中，有一名自称是善良平民，本籍费沙的男子，年龄大约三十岁前后，给人富行动性的感觉，整个脸上充满了辛辣的表情。

原来那就是费沙名声颇高的商人，同时也是已入杨威利的友人波利斯·高尼夫。跟随在他左右的事务长马利涅斯克和宇宙飞行员维洛克。这些成员如果在国内安全保障局里面被敲一敲、打一打的话，大概会打出两、三公斤左右的灰尘吧。

“自由商人的国度费沙，现在已经沦落为皇帝陛下的直属地、帝政的大本营了。不是可以长久过活的地方。”现在他虽然踩在海尼森行星上面，但是关于海尼森的事，高尼夫反而没有提到。马利涅斯克思虑深远地回应着说道。

“不过，会把政治和军事的中枢放在费沙，让整个经济和交通被带动起来，足见皇帝也并不是个单纯的军人。”“所以他一点都不可爱啊，生副好面容就够了嘛，他应该要觉得满足，然后把才能或是才干分给别人就好了哪。”高尼夫一边臭骂着，一边把充满敌意的眼光，投向总督府主办举行的杨元帅追悼仪式的海报。

“这个新总督也不是一个软角色啊。也藉此盘算着多重的政治效果——”他忽然闭上了嘴巴，整个视线被现在通过海报前面的四、五名穿着灰色服装的男子吸引了过去。事务长怀疑的视线交互地在注视的人和被注视的人身上游移着。

“怎么了？船长。”“什么怎么了，去年你不是和我一起到地球那个狗不拉屎、鸟不生蛋的行星上去了吗？我看过刚刚那个脸，在那个阴森的地下神殿里见过。不晓得是叫主教或是大主教什么的。”此时洛维克的黑眼珠亮了起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下达指示去暗杀杨威利的人，很可能就是那伙人也说不定。”“嗯，非常有这个可能。暗杀现场只找到那些活凶器而已哪。持那些活凶器逞凶的家伙，现在一定不晓得在那里举杯庆祝啊。”高尼夫把怒气都集中在鞋底，然后重重地踹了一脚。

因为当时被带到伊谢尔伦的三个地球教徒，最后还是没招供，而真正的原因，一定是他们这些在教团属于下阶层的人，绝不可能知道这种最重要的机密。他们所主张的是，杨威利是宗教的敌人，根据神圣的意旨，必须将

他消灭掉，任务达成之后，就迫不及待地要殉教了。尽管巴格达胥上校用尽一切严酷的逼供手段，最后仍无成效。绕着如何处分他们的话题，伊谢尔伦的干部们之间，多少有些议论。

当目睹杨死亡的时候，尤里安瞬间发出的激动情绪，将暗杀者们打倒在鲜血的泥泞当中，不过当要重新宣告死刑的时候，却欠缺决断。在处分尚未决定的状况下，经过几天之后，这三个地球教徒们全都相继自杀了。其中两个人是咬舌自尽，而另外一个人则是在单独拘禁的牢房内撞墙而死——“尤里安这孩子才能是足够了，不过凡事非得要学得取巧一点才行。光凭梦想和理智是不可能胜过那个皇帝的。”“船长一贯的主张又出来了。不过，那孩子虽然年轻却做的很好呀。他毅然地决定要继承杨提督的遗业，这不是很勇敢吗？”“如果他一直把杨拿来作榜样的话怎么办呢？杨已经死了哪。杨那个家伙也真是的，如果是和皇帝决战的时候被打死的话就另当别论，谁知道竟会是这样一种和期待完全背离的死法呢？”“罪不在他，罪在于那些地球教徒的身上。”“我明白，所以才这样一直跟踪他们呀。”走进背面街道之后，他们三个人大约跟踪了二十分钟之久。不久，那群身穿灰色服装的人，进到一幢宅邸的后门进去了。隔了一段充分的时间之后，波利斯·高尼夫靠近那高耸的石壁。当他用视线扫过门前的门牌之后，他低声地笑了出来，原来那上面写着“优布·特留尼西特”。这一栋雄伟的住宅原来是前同盟最高评议委员会议长的私人宅邸，如今正在一片静寂声中，等待着最近已经更换了头衔的主人归来。

“看来，这家伙在海尼森同样可以观赏有趣的戏剧哪，我们就暂且在这里等着看好戏吧。”

I I I

尤里安十分明白自己接下了现在的这个地位，其实是一件多么狂妄自大，而且多么不自量力的事情。自己的经验当然及不上杨，而且无论是才能、才干都远远地不如杨。自己所能做的事情，就是对着自己问道“如果杨提督的话会怎么做呢”，然后用尽他一切的记忆力和理解力，将杨的生前重新再播放一次而已。尽管如此，杨确实是在匆促而且完全令人无法预期的情况下，从尤里安的眼前离开。

“一个好人、一个伟人，却在没有任何意义的情况下被杀死了。这就是战争、就是恐怖主义。战争和恐怖主义最后就是导致这样的结局啊！尤里安。”早就明白了。不，以为是明白了。不过，如果要把这当作是一个现实的话，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杨威利因为一些愚昧的反动主义者的恐怖行动，而毫无意义地被杀死了，这个事实实在令人难以接受。但是想要将杨的死变成有意义的死，事实上认同恐怖行动的效用，是生者将死者的尊严政治性地利用了吧。不过，尤里安想着，和自己在一起的这些人人都需要杨。

我们自己为了要守护杨所遗留下来的民主共和政治的小幼苗，就连死者的协助也是需要的。

必须要倚赖个人名望的民主共和政治——这是杨生前最感到苦恼的矛盾，但是这样的矛盾，并没有因为杨的死亡而减轻。因为，不管是杨的妻子菲列特利加也好，是杨在军事、政治思想上的后继者尤里安也好，都只能藉由扩大杨生前的虚像，然后才有可能使杨的理念在现实的地平线上具体化。就在莱因哈特皇帝以及他的帝国即将要完成宇宙专制统一的这个时候，民主共和政治的理念还在“拥护民主主义的英雄杨威利”的阶段，开始向专制政

治的激流挑战，并且继续努力生存下去。

杨生前的时候最迫切渴望、最后没有能够如愿的“作为民主主义人格化的个人”，终于由杨的后续者们找到了，那就是“死去的杨威利”。

后世的一位历史学家作了以下的记载。

“——同样都是支撑同盟末期的名将之死，但是亚历山大·比克古的死和杨威利的死，代表着不同的意义。比克古的死，代表着自由行星同盟这个国家所象征的民主共和政治的结束，而杨的死，则代表民主共和政治之精神的再生，而不受这个叫作同盟的国家的范围所束缚——后继者认为，至少这个可能性极大。而如果不这么想的话，他们或许会无法忍受自己所处的状况吧。杨威利对于他们来说，不仅是不败的，甚至还是不死的存在——”尤里安在悲伤和对暗杀者的憎恶当中，注意到了一些事情。

“不过，对了，这么一来杨提督是在维持不败纪录的情况下去世的。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人可以将他击败了，就连莱因哈特皇帝也是一样——”但是这样想就能够有勉强一点安慰吗？尤里安想起了菲列特利加所说过的话，但是却感觉到胸腔里面有尖锐的荆棘存在，因为希望杨能够活着，就算连战连败也没有关系。

现在杨威利只存在于记忆和回想当中了。不过反过来说，不要拘泥于他的死，反而让回想更丰硕，让记录成为永恒的不灭。从艾尔·法西尔的时代开始，亚斯提、伊谢尔伦、亚姆立札，以及巴米利恩等等接二连三的不败记录，再也没有人去加以抹煞。如果可能的话那么恐怕就是罗严克拉姆王朝的后继者已经压制了全宇宙，将始祖加以神化，并且企图要抹煞事实，侵犯史实之神圣的时候吧。不过，就连高登巴姆王朝也没有要将鲁道夫始祖的恶业对于后世加以隐瞒的企图，因为剑虽然可以胜过笔，不过却只是暂时的胜利罢了。

过去尤里安曾经度着劝杨。

“提督您不妨可以把您到目前为止，所经历过的战争全部总结整理起来，然后把它写成一本战术理论书。”但是杨却很认真地摇摇头说道。

“这不行哪，战略当中虽然有法则也有正确的形势，但是战术的展开，却往往会超过理论。”然后他接着就展开了自我的理论。

“战略是因为正确才会获胜，而战术是因为胜利，所以才显得正确。所以，如果是一个军人而头脑一本正经的话，那么就不会去想如何利用战术上的胜利，来挽回战略上的劣势。

不，正确说来，他们不会把这些要素列入计算来发起战争。”“所以应该要把您的这些相当写下来不是吗？”“太麻烦了啦，不过如果是你要写来赞扬我的话，那我是会很高兴的。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将我写成是一个充满了知性与魅力，而且沉静的男子喔！”每次只要是和自己有关的话题，他一定都会把结论带到开玩笑的方面，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另外，在和“共和革命战略”相关的方面，杨也曾经说道，那是再度占领伊谢尔伦之后的某一天。

“我们终究还是选择了占领伊谢尔伦要塞的这条路，其实我们并不是没有其他任何的选择。”另一个选择的作法便是，在革命军的移动之前，就把民主共和主义的政治组织遗留下去。其实也不见得要固守在单一的根据地上，可以将整个大宇宙本身当作是一个移动基地，然后在“人民之海”里面四处环游。

“其实，或许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会比较好也说不定。而固执于伊谢尔伦这个幻影之上的，或许是我自己也说不定，并不是帝国军的家伙们。”尽管杨心里并没有像是后悔这么强烈的想法，不过他确实也感觉到有些可惜。自从成为杨家的成员以来，不晓得已经为杨奉第几千杯的红茶了，尤里安问了一个太过于理所当然的问题。

“为什么是不可能的呢？”杨的战略构想回归到零而不得不采取次要构想的理由，是尤里安所想要知道的，因为如果可能的话，杨必然会采取最佳之途径。

“因为没有资金啊。”杨立即苦笑地回答道。

除了苦笑以外，束手无策的现实就是这样的。只要我们在伊谢尔伦要塞上的话，那么粮食和武器弹药勉强都可以自给自足。

不过，如果要离开伊谢尔伦要塞采取行动的话，那么定期的补给就绝对是必须且不可或缺的了。在巴米利恩会战的时候，可以利用同盟军的补给基地，不过这一次是不可能的了。

各种物资的提供都必须要以金钱来作为酬劳，但是却没有所要的资金。掠夺是绝对不被允许的，所以就只能固守在这个自给自足的根据地上。最初如果兵力充足的话，其实也可以采取突击甘达尔巴的帝国军基地，在得到那些物资之后，便调转方向的这个方法，不过这是在占据伊谢尔伦之后，杨才想出来的。

“战术附属于战略，而战略则附属于政治，政治则附属于经济，这是一个原则。”所以现在尤里安等人的基本战略必须是要长期性的。莱因哈特皇帝与罗严克拉姆王朝与银河帝国，现在是同一个存在。首先，必须要能够事先掌握莱因哈特对于政战策略采取的方向。

不过，莱因哈特皇帝在世的这段期间内，情势如果没有好转的话，那么共和政体将会以他的后继者，作为相互对立乃至于交涉的对象。莱因哈特结婚，并且有立下子嗣的情况，和莱因哈特在尚未有后继者就死去的情况下，自然会产生不同的对应方式吧。就算只局限在后者的这种情况下，那么究竟在一场混乱之后，会再重新产生一个统一宇宙的引导者呢？或者是会维持长期的混乱与分裂？随着情况的不同，局势也会随着产生变化。如果是电脑的话，只会回答一句“资料不足，无法判断”，然后就放弃责任了吧，但是人类是不能这样的。为了收集更多的情报，便拜托波利斯·高尼夫前往海尼森等等的这些举动，可见尤里安已经被迫要采取处理办法了。

有一天，菲列特利加正在办公室喝茶的时候，尤里安抱了一堆像小山似的报告书和裁决书走了进来，他注意到杨未亡人的脸色不好，有些担心的问道：“您累了吧，杨夫人。”“有一点，不过，我已经完全明白了，依照自己的构想来驾御发展事务，与在被赋予的权限范围内处理事务，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啜了一口红茶之后，菲列特利加重重的叹了一口气。

“从今以后，一定得要靠自己创造出自己的行动原理才行哪，我是这样，尤里安，你也是这样啊。”“是啊！真的是如此呢。”巨大的真实感搭乘在一艘回想往事的小舟当中。杨生前的时候，在他睡睡午觉、喝喝红茶、更新立体西洋棋的连败记录的间隙当中，究竟在进行着多么庞大的知性作业呢？尤里安对于这一点几乎真的要感到惊异。

对于杨生前一切的言行和思考，在尤里安的脑海中有大量的记忆，这些记忆已经不可能在量的方面有所增加了。年轻人必须要将这些记忆加以整

理、系统化，然后作为他今后实行被众人所赋予的责任时，可以奉行的一个指针。

他年轻的生命力与他所感受到的疲劳，正在他的身、心两方面争夺着支配权的其中一天，他正机械式地独自在餐厅吃饭，忽然有一个纸杯被放在他的面前。

这一杯颜色令人难以形容的液体，它的味道更是在原先的想像之外。原先一直板着脸孔，注视着尤里安表情变化的少女，此时皮肤表面的薄冰好像深化了似的。

“这不是什么饮料，是药哪！当然不好喝啊。这是克罗歇尔家的疲劳消除药。原料和作法是秘密，有安定精神的作用。”卡琳让他那蓝紫色的眼眸中所绽放出来的光芒呈水平移动。现在伊谢尔伦上的人口，和三年前的“最盛期”比较起来，仅有当时的五分之一，所以人影遮断视线直线进行的情况也就减少了。

“机伶的人全都离开了，整个伊谢尔伦顿时变得空旷了起来。”“可是您并没有离开呀？”“真不凑巧，因为我哪，不喜欢搬家。而且我很敬爱菲列特利加·G·杨夫人，所以我想要留在这里帮助她。”这是非常令人高兴的决意证明。这些话比克罗歇尔家传的药更能让尤里安的疲劳像阳光下的霜一样快速地消退。

“不过，这是当然的吧，看着菲列特利加的身影，没有想要去帮助她的话，以身为女性而言也站不住脚的。”“男性也是一样的啊。”说出这一句话之后，尤里安心想这句话真是多余的，不过卡琳并没有加以反驳的意思，反而选择了漠视这句话的态度。她用手指顶着她那形状美好的下巴说道。

“菲列特利加有一年，而我的母亲则只有三天，与她们的另一生在一起生活。”卡琳好像没有意思去谈论母亲的另一半之意，遂将话题绕着菲列特利加的身上打转。

“我曾经问过菲列特利加一个很失礼的问题，杨提督有什么地方吸引她。那个时候菲列特利加并没有洋洋自得的表情，她回答说——等有一天，当你遇见一个满心想要把他所被赋予的责任完成的男人时，你就会明白了。”卡琳的视线好像试着要鉴定艺术品之真伪似地，集中在尤里安的身上，这名被鉴定的对象则轻轻地耸耸他的肩膀说道。

“如果能够不去完成就这样算了的话，我倒想要这样子哪！不过，也不可能让谁代替自己的话，也许也只能达到这种程度就是极限了也说不定。”卡琳轻轻地摇了摇她那像是淡红茶颜色一般的头发，她那蓝紫色的眼眸，就像是从彩虹上截取下来的一部分，正闪烁着美丽的光芒。

“不愧是先寇布中将的女儿哪。”尤里安心里确实有着这种奇妙感受，不过他避免将这种感受说出口来。是否可以将她所表现出来的亲和感，当作是恒久的呢？不，原来甚至连亲和都说不上，她眼前的态度说不定只是妥协？或是只是暂时的情绪变化也说不定哪。

“菲列特利加真的是很伟大，不过，或许正因为如此，男人就得意忘形了。我并不是在指杨提督，不过那种利用女人的宽容心，不负责任的男人是最差劲的。”这些责问的矛头当然并不是针对尤里安的，不过尤里安还是替当事人缩了缩脖子。其实如果是当事人的话，大概会嗤之以鼻，然后吹嘘地说道——如果想要对男人说这说那的话，至少要先能够把一打的男人玩弄于股掌以后再说——等等之类的话。

在两人的背后，有个观叶树的大盆栽，在那个盆栽的后面，有两具闲人在面前放着空的咖啡杯，捡拾着换气系统的风所送过来的会话片段。奥利比·波布兰脸上充满了不能只用邪恶来形容的微笑，远远地望着尤里安和卡琳的身影。

“哎呀、哎呀，这边的父女关系还没有修复，人家那边中途就已经和好了哪。什么都不做就自动会有漂亮女孩靠近过来的这种事，尤里安的命运一定是从杨那边家传下来的。”“你还说呢，人家可只有一个女人。”“只是羡慕又嫉妒是不行的，亚典波罗提督。关于女人哪，一下面就是零，没有什么小数点以下多少多少的。”“谁羡慕又嫉妒了？这世界上也是有人和你抱持不同的价值观的。”“是那位抱持着侠气和醉狂，只朝向革命的贵人吧？”这两个人顿时像是年轻食肉兽似地相互露出笑容。在没有事先说好的情况下，两人的视线却不约而同地转向尤里安他们那边——原来是打算如此地，只是他们早就已经离开了，这两个大量制造麻烦的人，只好让视线在空虚中漂浮。

“嗯，怎么说呢，这些年轻人并没有互相冲突，或是闹别扭，如果他们能够表现出精神方面的成长，这到底也是一件好事啊。”亚典波罗自己其实也还是被人称为黄口孺子的年龄，却好像一副理所当然的喃喃自语，而波布兰也用一副很严肃的态度，赞同他的话说。

“青春岁月如果只有革命的话，那么就显得太孤寂了。啊，青春真是太好了。”严肃与笑话，就好像是二条铁轨上的轮子，带领着伊谢尔伦快车，每日每日快速地奔驰前进着。

“我们自己的正式名称，如果定为共和国的话，那么与帝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就没有办法去修复与妥协了。而且，国家、政府、军队，这三者的关系也会变得太过于复杂了吧。有没有什么适当的名称，可以适合我们这个小组的呢？”菲列特利加这么一说，先寇布、亚典波罗、波布兰这些平常反对太过严肃的男人们，也都认真地思考起来了，这大概是她担任主席以来，最大的一件事也说不定。

不久之后，波布兰那绿色的眼眸闪亮起来。

“伊谢尔伦集团，这个名称不错吧，而且还有押韵呢。”听到这句话之后不到一秒钟的时间，亚典波罗立即发表强烈反对的声音。

“驳回。”“为什么？仰望你可不要只用你个人贫乏的嗜好来判定事情。”

“在革命史上，凡是命名为集团的革命组织，全部都中途就失败，我可不希望让这个伊谢尔伦成为民主共和政治的坟墓。”因为亚典波罗意外地表现得极为严肃，所以波布兰也就没有想要再打岔的意思了。

于是接下来众人都沉陷在思索的沉默当中，不过，这沉默并没有持续太久，凯斯帕·林兹上校用冷淡的口吻接着发言了。

“如果只是一味地想要一个稀奇古怪的名称的话，其实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意义，而且杨提督一向是讨厌这种事情的。所以，如果暂时用‘伊谢尔伦共和政府’这个名称的话，各位以为如何呢？”后来，虽然没有大多数人赞同这个提案，不过却也没有人反对，结果就采用了这个名称。至于这个平凡无奇的名称，是否能成为迷人的光彩而在历史上永恒不灭，就视今后的发展如何而定了。

只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为了要让它与艾尔·法西尔独立政府之间容易作区分，这个组织也有着“八月的新政府”乃至“八月政府”这些不同的名称。

在菲列特利加之下，至少也必须要设置一些辅佐她的机构部门。要决定这些事情，还必须要另外协议。于是以自由行星同盟初期的组织作为参考，后来又召开了三次的协议。

最后，共有办公厅、外交、情报、军事、财政、经济、工部、法律制度、内政，七个部门设立起来。因为在这个小小的组织当中，如果设立了许许多多的部门机关的话，也只是增加麻烦而已。

所谓工部局的这个机关，不管是在名称上也好、在管理内容方面也好，都是模仿帝国的工部省而订定的，因为借用好的东西没有必要去忌讳，这是他们所一致达成的共识。举凡要塞内非军事的硬体以及能源，都是由这个部门来管理。

机关诞生之后，就必须要设置负责管理的人。目前，军事局长就由军政的补给方面的权威卡介伦来担任，至于其他的人事则暂时予以保留。虽然如此，不过尤里安并没有那么样的悲观。

伴随着国父海尼森一起长征的那些人们当中，连一个帝国的重臣、富豪、或是知名的人士都没有。这些基于反专制的思想，而且过去长久以来，一直在忍受虐待与压抑、默默无闻的人士们，熬过了长达半世纪之久的苦难之旅，然后接着完成了建国的大业。不仅限于菲列特利加、或者是尤里安，没有任何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名称声响亮、成功、而且光芒闪耀的伟大人物。

“将亚雷·海尼森和杨威利的肖像，并排在总会议场、中央委员会、主席办公室、以及革命军司令部这四个地方，至于其他的公共场所则一律禁止，以免变成英雄崇拜——”菲列特利加的这个提案，让尤里安的脸颊上轻轻地绽放出笑容。他想起了当初，杨和菲列特利加结婚的时候，那种板着面孔的表情。

“和国父并列在一起，杨提督可会害羞的呢，他会说身份不配的。”“他所希望的应该是在天上、或是在来世的时候，都能够好好地睡着午觉，不过至少得要他看着，他所遗留的作品，最后有怎样的一个结果。”——就这样，宇宙历八零零年、新帝国历二年的八月八日来临了，这是在杨死后的第六十三天。

在这一天里面，共和政府将正式发表成立宣言。菲列特利加·G·杨向收放在陶制棺木中的丈夫遗体致哀之后，在尤里安·敏兹的伴随之下，前往宣言仪式的会场。

“亲爱的，请在天上看着我好吗？”菲列特利加在心里面呼喊着她撒下就自己先走了的丈夫、将她的人生作二度改变的男子，然后就步上了讲坛。几万名男男女女，将这个通风良好、广大的楼面挤得密密麻麻的，他们将视线和热情全部都集中在她的身上。她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从宇宙的一个角落，向全人类宣告这棵幼小嫩苗的存在。

“我、菲列特利加·G·杨，根据所有支持民主共和政治的人们所表达的整体意见，在此发表宣言，宣布伊谢尔伦共和政府成立。宣布以亚雷·海尼森为首，人们对于自由、平等、和人民主权的渴望，以及为了使这个渴望能得以实现的战争，今后将持续下去——”她的声音不大也不高昂，因为菲列特利加所呼喊的对象，严格说来只有一个人，她深深地知道自己只是一个代理人。

“在眼前这个不利且时运不济的一刻，必须要向孕育出民主共和政治之幼苗的各位女士、先生致十二万分的谢意，谢谢大家。在这所有的一切完全

结束之后，只希望还能够向各位说一声，谢谢您——”她的声音中断之后的那一瞬间，数万人所形成的一片静寂充满了整个会场，接着在尤里安·敏兹、达斯提·亚典波罗、奥利比·波布兰的带领下，众人开始高呼：“伊谢尔伦共和政府万岁！”“走死吧！莱因哈特皇帝！”欢呼的声音与扁帽顿时四处飞舞，无数只手臂也同时伸向空中。

宇宙历八零零年、新帝国历二年的八月八日，伊谢尔伦共和政府诞生了。帝国和它之间的人口比例为四百亿比九十四万。仅为全人类四十二万五千分之一的人口，再度高高地竖起了民主共和政治的旗帜。

罗严克拉姆王朝统治下的银河帝国，还是没有能够完全地统一全宇宙。杨威利的骤逝，对罗严克拉姆王朝的统一而言，究竟是促进或者是延迟，在这些活着的人当中，没有人能够预测得到。

